# 黃帝內經素問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五

錢塘張志聰隱菴

同學倪朱龍冲之參訂

男　張兆璜玉師校正

熱論篇第三十一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此論熱病。故篇曰熱論。蓋論外因之熱病也。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之氣主肌。凡外淫之邪。始傷表陽。皆得陽氣以化熱。故曰凡病熱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六日氣周。七日來復

死于六七日之間者六經之氣已終而不能復也愈下十日以上者七日不作再經十三日六氣已復故愈。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大也屬會也謂太陽爲諸陽之會

其脉連于風府故爲諸陽主氣也。風府穴名在腦後髮際內一寸乃督脉陽維之會督脉者總督一身之陽與太陽之脉俠背下行言太陽之氣生于膀胱出于胸膈升于頭項主于膚表太陽之脉起于睛明會于風府俠督脉循行于背經氣皆陽故爲諸陽主氣

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爲者謂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標陽而本寒天之寒邪始病太陽之氣者同氣相感也得太陽標陽之化是以則爲病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言本寒邪而反爲熱病反以凉藥治之是病太陽之標熱而不病天之陰寒是以熱雖甚不死也。

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傷寒一日太陽受之

二日陽明三日少陽是陰寒之邪得陽氣以化熱雖傳入于三陰而亦爲熱病七日來復于太陽不作再經而其病自愈若兩感于寒者陰陽交逆榮衛不通故不免于死。

帝曰願聞其狀

狀形象也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而兼涉于皮膚肌肉之形層故曰狀者謂無形之氣象有形之形層

歧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

太陽之氣主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受之陽氣在上故頭項痛脊爲陽故腰脊強此言始病太陽之氣也傷寒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七日來復于太陽者此六氣之相傳不涉有形之經絡故首論太陽而不言太陽之經也然傷寒爲病變幻無常有病在六氣而不涉六經者有經氣之兼病者有氣分之邪轉入于經者爲病多有不同是以太陽止言氣而不言經陽明少陽兼經氣而言也○倪冲之曰有云素問言其常而常中有變在焉

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

營隨經而行于脈外衛氣而及于絡也

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陽明之氣主肌肉。身熱者病陽明之氣也。病雖有氣而陽明之脈俠鼻絡目而屬胃。故有目疼鼻乾之形證。胃不和。故不得臥也。○楊君立問曰。六經傷寒。既病在氣。奚復見有形之證。曰太陽曰陽明者。謂無形之氣也。以有形之病。證無形之氣。非實病于經也。若三日邪在經。則溜于府。不復再傳少陽及三陰矣。

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少陽之氣主樞主膽。膽氣升則諸陽之氣皆升。所謂因于寒。欲如運樞也。諸陽之氣從樞脇而出于膚表。太陽主表。陽明主肌。少陽主胸脇。胸脇痛而耳聾者。病在氣而見有形之經證也。

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于藏者。故可汗而已。藏者裏也陰也。言三陽之經絡。皆受三陽邪熱之病。然在形身之外。而未入于裏陰。可發汗而解也。

四日太陰

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六經之脈皆外絡形身內連藏府三陰之脈言內而不言外者謂傷寒之邪藏陰氣而衛于內也。傷君立月即此可見病在氣而見于經證也。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氣相傳雖入于裏陰而皆爲熱證故燥渴也。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厥陰木火手氣故煩滿脈循陰器故囊縮也。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夫經絡受邪則內于藏府此言六氣相傳而經脈亦病是以榮衛不行藏府皆傷而爲死證也。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此所謂兩感者承上文而言榮衛血氣皆傷以致藏府俱病故不免于死。

若止于氣分相傳。六日已周。七日來復于表陽。則太陽之病氣漸衰。而頭痛少愈矣。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傷寒之邪。爲毒最厲。故曰大氣。邪氣漸衰。則正氣漸復矣。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藏脈謂手足三陰三陽之經脈。病傳六氣。故當調其六經。經氣和調。則榮衞運行。而不內干藏府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前三日在陽分。故當從汗解。後三日在陰分。故當從下解。此言六氣相傳。表裏陰陽之大綮耳。然傷寒有病傳者。有不傳

者有八九日仍在表陽而當汗者有二三日邪中於裏陰而當急下者此又不在陰陽六氣之常法也

○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傷寒論曰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如博碁子五六枚此因傷寒熱甚之時而強食其食故有宿食之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傷寒論曰病人脈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強與穀脾胃氣尚弱不能消穀故令微煩損穀則愈謂其餘熱未盡而強增穀食也此即復釋上文之意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夫邪之所湊其正必虛正氣虛者補其正氣餘熱未盡者清其餘邪傷寒論曰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

豕畜屬水故能生寒

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者以下解之。此之謂調其逆從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少愈者。邪熱未盡也。肉。謂豕肉。豕乃水畜。其性躁善奔。稟天之寒邪。即太陽寒水之氣。邪未盡而食以豕肉。是動吾身之寒。以應病之餘熱。似猶寒傷太陽而復病也。此言天之六淫。與人之六氣相合者也。水畜之肉。其性寒冷。是以多食則遺。○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此復論陰陽兩感之爲病也。太陽與少陰相爲表裏。一日而陰陽俱受其邪。是以見太陽之頭痛。少陰之煩滿咽乾。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故見太陰之腹滿。陽

明之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見少陽之耳聾厥陰之囊縮而厥水漿不入穀氣絕也不知人者神氣傷也此藏府皆病榮衛不行故盡氣終而死也○倪沖之曰傷寒重在胃氣神氣胃氣已絕則水漿不入邪傷神藏則昏不知人即病在三陽亦係危證如兩感于寒而胃氣尚存神氣精爽者即不致于死也。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此言榮衛血氣藏府精神皆賴陽明之所資生如胃氣先絕者不待六氣之終三日乃即死矣。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

至日者爲病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復論邪氣留連之熱病也。凡傷于寒。則爲病熱者。此即病之傷寒也。如邪氣留連而不即病者。至春時陽氣外出。邪隨正出而發爲溫病。蓋春溫夏暑。隨氣而化。亦隨時而命名也。伏匿之邪。與汗共并而出。故不可止之。

諸弟子問曰。本篇論三陰三陽之脈。皆繫足經。是以有傳足不傳手之說。蓋本諸此乎。曰傷寒相傳。病在三陰三陽之六氣。蓋以六經配合六氣。經之所循。即氣之所至。故兼論其脈。非病在有形之經。而可以計日相傳者也。夫天爲陽。地爲陰。風寒暑濕燥火。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上呈天之六氣。故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在地爲火。在天爲暑。在地爲木。在天爲風。在地爲金。在天爲燥。在地爲土。在天爲濕。故在天爲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是以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

脾生肉。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髓。是人之形骸藏府。感在天無形之六氣。在地有形之五行。而生長成形者也。是以人身有無形之六氣。以配三陰三陽之經脈。有有形之藏府骨肉。經脈皮毛。[illegible]屬在地之五行。而三陰三陽之經氣。又由五藏五行之所生。此亦陰陽形氣之相合也。是以有病在無形之氣。而涉于有形之經者。有病在有形之皮毛肌腠。筋骨藏府。而涉于無形之氣者。此形氣之相感也。若夫傷寒之邪。係感天之六氣。故當于吾身之六氣承之。病在六氣。而六經之經脈應之。此人與天地之氣相參合者也。按六微旨論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為諸陽主氣。故先受邪。是以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六日經盡。七日來復而病氣即衰。如七日不愈。又從太陽而當作再經。此病在無形之六氣。故能六經傳遍。而末復于太陽

若病在有形之經脈。此係轉屬一經之病。而不相傳于別經者也。再按本篇曰。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少陰之上。君火治之。中見太陽。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又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少陽太陰從本。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于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蓋太陽標陽而本寒。少陰標陰而本熱。此皆有寒熱之化。故曰從本從標。如天之寒邪。卽太陽之本氣。而病在太陽之標陽。得太陽陽熱之氣而反化爲熱病。是反天之本寒。而反病標陽之熱。所謂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既病太陽標陽之熱。而反以凉藥治之。所謂治反其本。得標之方。此太陽之從標也。如病在太陽而不得標陽之熱化。則太陽經中。有四逆湯。及諸附子湯。以救太陽之本寒。此太陽之從本也。如少陰經中。有急下之大熱證。此少陰之從本也。有急溫之大寒證。此少陰之從標也。故曰太陽少陰。從本從標。如陽明感陽

熱之悍氣，則為大下之熱病，如得中見陰濕之化，則為汗出和平之緩證，如厥陰得中見少陽之火化，則為便利膿血之熱證。如病本氣之陰寒，則為手足厥逆之危證，此皆寒熱陰陽之氣化者也，本篇論太陽為諸陽主氣。先受天之寒邪。得太陽標陽以化熱，即六經傳遍。熱雖甚而不死，故篇名曰熱病論，蓋專論病熱之傷寒，而不論傷寒之變證。以其得太陽陽熱之氣化故也，至如其脈連于風府，循膂絡嗌，皆病在無形之六氣，而見有形之經證，非太陽之脈，可傳于陽明。陽明之脈，可傳于少陽，少陽之脈，可傳于三陰者也，能明乎天地陰陽五行六氣之化。庶可與論傷寒之為病。

諸生復問曰。是傷寒之邪。止病在足經而不病手經耶，曰六藏六府，配合十二經脈。十二經脈。以應三陰三陽之氣。然陰陽之氣。皆從下而生。自內而外。故靈樞經云。六府皆出于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是以本經以三陰三陽之氣，俗應足之六經。足之六經。復上與手經相合。

# 刺熱篇第三十二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此論五藏之熱病夫五藏者五行之所生也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人之十二經脈上應天之六氣傷寒之邪病三陰三陽之氣是以死于三日六日而愈以十二日也五藏之熱病病涉于五行是以死生皆係于十干也病六氣者外因之邪病在肌形病五藏者內因之病傷五藏之神志靈樞經之所謂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病形也曰先者謂先有此內因之熱而先見是證也肝主疏泄故小便赤黃肝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腹痛也肝藏魂魂傷故多臥木火主氣故身熱也此言內因之病始在氣分先下而上內而外也○倪冲之曰先者謂先有此內熱之證而未與外熱交爭也

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熱爭者寒與熱爭也此言外淫之邪內干五藏與內

因之熱交爭而為重病也。外因之邪內于五藏者。即陰陽應象論之所謂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是也。蓋風寒之邪。始傷皮毛。留而不治。則入于肌腠。以及于經脈。留而不治。則內干五藏。故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與內因之熱交爭而為重病者。即玉機論之所謂傳化有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者是也。謂外感風寒之邪。內傷五藏。猶皆有次。又因五志內傷。故令不得以次相傳。致令人有大病也。魂傷則狂言。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脈布脇肋。故脇滿痛。風木之熱淫。故淫于四末也。人臥則血歸于肝。肝氣傷而不能納血。故不得臥也。○王子方曰。寒已化熱。故曰熱爭。

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

病在肝。加于庚辛。庚辛不死。起于甲乙。大汗者。正勝邪而外出也。氣逆者。熱淫而反內逆也。

刺足厥陰少陽。

黃帝曰。外因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治也。夫

形先病而未入藏者。謂外因之邪未內入而與藏熱交爭也。藏先病而形乃應者。謂五藏之熱。出于形身而與外熱相應也。蓋邪并而逆于內者。難治。內熱出而外合于形身之間。刺之易愈也。○楊元如曰。此篇乃記述之書。是當後引君臣問答以證之。

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員員。周轉也。此言肝藏之熱發于外。而與形熱相應熱甚而上逆于頭。故頭痛而員轉也。蓋三陽之脈。上循于頭。肝熱與少陽交爭。因脈引而上衝于頭也。當知病在氣者。關于膚。病在脈者。關于氣。脈氣之道。大宜體會。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

心志在喜。而恐勝之。先不樂者。為恐所傷也。夫心為君主之官。藏熱乃神志之病。故獨舉心藏。以申明五藏之熱。乃五志之為病也。

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

外內交爭。熱于脾藏。故卒然煩痛也。少陰病者。欲吐不吐。故善嘔。心為陽中之太陽故頭痛。心之華在面。故面赤。心主血。故無汗也。○董

補圍曰。論熱爭。當在內因外因之證兼看。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心病者。加于壬癸。壬癸不死。起于丙丁。丁逆則無起色矣。刺手少陰太陽。手少陰太陽相爲表裏。故宜刺二經。以寫其熱。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illegible]氣從足上行至頭。故先頭重。陽明之脈逆頰。故頰痛也。脾絡注心中。故心煩而顏青。熱邪干胃。故欲嘔。脾主肌肉。故身熱也。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釋云。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陰藏熱于內。陽熱甚于外。陰陽外內交爭。故腰痛不可用俛仰也。腹者脾土之邪郭。故腹滿泄。胃之悍氣。上衝頭者。循牙車。下人迎。故頷下痛也。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脾病者。加于甲乙。甲乙不死。起于戊己。如反逆而內干于藏。則不能外出而汗解矣。刺足太陰

陽明。足太陰陽明相爲表裏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皮毛者。肺之合。藏氣熱于內。故淅然寒慄于外而惡風寒。蓄熱盛則寒也。肺上連于喉嗌。故舌黃。藏眞高于肺。主行榮衛陰陽。故身熱也。熱爭。則喘咳。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熱于肺藏。故喘咳不得太息。肺主胸中之氣。氣傷。故痛走胸背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而手陽明之脈。上循于頭。故頭痛不堪。熱爭于內。故汗出而身寒也。王氷曰。肺之絡脈。上會于耳中。故頭痛不堪。倪沖之曰。肺藏居于胸中。而俞在肩背。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肺病者。加于丙丁。丙丁不死。起于庚辛。如氣逆。則遇勝尅之日。即死矣。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此言六經之刺。皆宜寫而不宜補者也。肺乃五藏之長。故舉肺以申明之。腎熱病者。先腰痛

外感曰發熱從內而外曰身熱

胻痠苦渴數飲。身熱。腰者腎之府。故先胻痠。腎主骨。故胻痠。腎爲水藏。津液不能上資。故苦渴數飲也。按五藏之熱病。皆主身熱。益內因之熱。從內而外也。五藏之熱爭。多主內證。益外淫之熱交爭于內也。熱爭。則項痛而強。胻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外熱在太陽。則頭痛而強。內熱在腎。故胻寒且痠。足下熱者。熱流陰股也。不欲言者。腎爲生氣之原也。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其爭氣上逆。則爲項痛。員員澹澹。痛之微也。膀胱者外之府。太陽爲諸陽主氣。其氣上升。腎藏之熱。隨太陽之氣而上衝于頭也。此陰陽表氣。外內交爭。一隨陰引。一隨氣升。皆陰出之陽。故止頭痛而不死。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腎病者。加于戊己。戊己不死。起于壬癸。從則外出于形身。故汗出。逆則內干于真藏。故死。剌足少陰太陽。足少陰太陽。相爲表裏。五藏六府。經氣之相通也。諸汗者。至其

所勝曰汗出也。本氣旺日。謂之所勝。汗出。則熱隨外洩而自愈矣。所謂自得其位而起也。按此節乃論經氣之兼證。故曰大汗。曰汗出。蓋氣分之汗大。經脈之汗微。○肝熱病者左頰先赤。此言內因五志之熱病者。必先見于色也。五色之見。各有其部。肝屬木而位居東方。故左頰先赤。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今始見於色者。尚在氣也。故曰治未病。未病者。病未及于藏也。心熱病者。顏先赤。五色篇曰。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心合火而位居南方。故顏先赤。顏。額也。脾熱病者。鼻先赤。土位中央。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肺屬金而位居西方。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頤下謂之頤。腎屬水而位居北方。故頤先赤。此從天之卦象也。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藏氣熱于內。必先見于色。病雖未發者。謂

雖病而未與外熱交爭也。見其色而即刺之。名曰刺未病。言藏氣病而形未應者。當先刺之。勿使榮交而爲難治也。

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

此復申明五藏之熱。先見于色者易愈也。部面部也。從部所起者。如肝熱病左頰先赤王甲乙大汗而病已矣。此病在五藏之本氣。而不與外熱交爭。故至期而愈。如小便先黃。腹痛身熱。是涉于有形之形層。將與外熱交爭。而有反逆之死陰矣。

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

反者。謂反逆爲也。言不能治其未病。以致外內交爭。其氣反逆于內者。急當以刺取之至三日而後已。如再不急治。使外內陰陽之熱。重逆于內則死矣。按伯高曰。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應形。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三刺者。三周也。九日者。病久而外內交爭也。

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

此言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當自大汗而病已

也。勝日。謂本氣勝旺之日。如肝之甲乙。心之丙丁。

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諸熱者。謂表之三陽。裏之五藏。外內之熱交爭也。飲之寒水。裏之使寒也。寒衣寒處。表之使寒也。以刺取之。必俟其身寒而後止。

○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此言外因之熱。病在三陽者。各有刺取之法也。先胸脇痛者。病發于少陽也。足少陽主筋。熱甚則筋急。故手足躁擾。靈樞經曰。熱病手足躁。取之筋間。故當刺足少陽。以寫陽分之熱。補足太陰。以禦外入之邪。蓋邪在少陽。三陽爲盡。太陰當受邪也。病甚者。爲五十九刺。病甚者。陽熱甚而及于內也。水熱穴論曰。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

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于寒。而傳爲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甚則生熱也。

此言凡傷于寒則爲病熱。熱甚于表陽而入于内者。當爲五十九刺也。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身半以上手太陰陽明皆主之。熱病始于手臂者。病在上而發于陽也。故當刺手陽明太陰。手太陰之主表也。

熱病始于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始于頭首者。太陽之爲病也。刺項者。刺風池風府也。太陽爲諸陽主氣。其脈連于風府。故刺之而汗出乃止。

熱病始于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熱病始于足脛者。發于陽而始于下也。故當刺足陽以取汗。

熱病身先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爲五十九刺。此病發于陰而爲熱病者。當取足少陰也。腎主骨而爲生氣之原。氣傷故身重。腎開竅于耳。故

耳聾。少陰病。但欲寐。故好瞑也。病甚者。亦當為五十九刺。靈樞熱病篇曰。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蓋足少陰主骨。故取之骨也。五十九刺骨者。取骨空之穴也。夫少陽少陰主樞。熱在少陽者。可入于裏陰。熱在少陰者。可樞轉而外出。故在陰分陽分之病甚者。皆當為五十九刺也

男兆瓊曰。少陽之上。火氣治之。少陰之上。熱氣治之。故病在少陽少陰。而皆為熱甚。

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

此言少陽少陰之二氣相通也。夫陰陽出入。皆從樞轉。熱病先眩冒而熱。病發于少陽也。胸脇滿。將入于裏陰矣。故當刺足少陰少陽。從樞轉而外出。按以上三節。用十六先字。蓋言有先于內者。有先于外者。有先從氣分者。有先見于色者。皆當先治之勿使其外內之交爭也。男兆瓊曰。首節論熱甚于少陽。上節論熱甚于少陰。此論少陰與少陽相合。蓋君火與相火之相合也。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

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此言外病六氣之熱。內有五藏之熱。始在氣分。而未及于經榮者。當急取汗而解。勿使外內相交。當成不救也。傷寒論曰。太陽之爲病脈浮。見太陽之脈者。乃六氣之病。始在太陽之表陽。此外因之熱病也榮。華也。謂赤色之榮于顴頰之間。乃五藏之熱始病氣而見于色。此內因之熱病也。曰骨者。謂尚在內而隱見于皮膚之間。當此之時。五藏之榮色。尚未與表陽之氣相交。表陽之熱。尚未與五藏之榮氣相交。故良工曰。病在太陽者。可從表汗而解。熱在五藏者。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今且得汗。是可待時而已矣。若不急從汗解。則太陽之熱。與藏熱相交。而太陽與厥陰之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矣。○按此節與玉機真藏論之所謂傳化有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之義相同。蓋表陽之邪。始病太陽。六氣相傳。移皆有次。不以次入者。因五志內傷。而五藏內熱。太陽之脈。與厥陰

張兆璜曰。太陽主正月二月。厥陰主三月四月。少陽主七月八月。少陰主九月十月。是以陰陽二經表裏相合。與上節同

脈爭見者。是太陽之熱與厥熱相交矣。蓋太陽爲陽之始。厥陰爲陰之終。舉太陽與厥陰交爭。是表陽之邪。不以次入。而與五藏之熱。隨所乘傳。陽脈與陰脈爭見者。皆爲死證。故不必備言五藏也。當知表陽之熱。先氣而經。經而藏。五藏之熱。亦先從氣而經。內而外也。外內之熱。交出于陽分者生。重逆于陰藏者死。首節論內熱與外熱交爭。此論外熱與內熱交爭。

其熱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此言表陽之熱與藏熱交爭。不以次入。惟少陽與腎脈相連耳。本輸篇曰。少陽屬腎。蓋少陽之氣發原于腎。故熱病內連腎者。少陽之脈色也。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頰前。顴也。外見少陽之脈。少陽之熱病也。色榮頰前。腎藏之熱病也。〇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

問氣穴曰
榮在骶言
稱存盛者
取氣穴病
存榮者取
榮穴
靈樞條曰
病骨者骶
背也

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言刺未病者。當取之氣穴也。氣穴者。爲五藏氣分之熱。故曰三椎下間。四椎下間。乃谿谷之穴會。與五藏之熱兪穴不同也。膈中爲上。乃心肺之宮城。主膈中熱者。爲肺熱也。爲中熱者。爲心熱也。不曰心肺而曰膈中膈中者。意言熱在氣分。而不干于藏真也。榮在骶也。項上三椎。陷者中也。此言五藏之熱。入于經榮者。當取之骨穴也。脊骨之盡處曰骶。謂如取榮穴。當在骶而至項上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蓋氣爲陽。榮血爲陰。故取氣穴在三椎至七椎之間。從上而下也。取榮會之穴。在骶骨之十四椎。而上至項上之三椎。陷者中而取之也。男兆黃曰。此所謂刺之反者。○頰下逆顴爲大瘕。下牙車爲腹滿。顴後爲脇痛。頰上者。鬲上也。此後結內病五藏之熱。不重感于外邪者。無外內之交爭。而止于在內之藏府。自相乘傳也。頰下爲顴。如頰下

旁上應應
首篇中高
中
上章熱論
外內之熱
病此章末
結熱論內
因之熱病
此上古聖
應之旁法

之色。上逆于顴。是腎熱乘肝。當爲大瘕泄。如下于牙車。是腎熱乘胃。當主腹滿。逆于顴後。是熱邪乘膽。當爲膽癉。如逆于頰上者。是在鬲上。心肺之分也。蓋言五藏之熱。色見于頰上面部。面有外邪之熱者。當治其未病交爭。勿使外內相合。而成不救之死證。如五藏之熱。見于面部。面無外因之熱病者。亦當治未病乘傳。勿使其有瘕泄脹滿之病。男兆瓚曰。此篇首言五藏之熱病。末結五藏之熱色。自相乘傳。蓋五藏之熱。有重感外邪者。必有外內之交爭。如止病在內。而不感于外邪者。只當于在內之藏府中求之。男應略門有在外之熱病。有在內之熱病。有病在外而內不病者。有病在內而外不病者。不必定有外內之交爭。故後以此證明之。

#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

黃帝問曰。有病温者。汗出輒復熱。而脉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温病者。冬傷于寒。先夏至日發者。爲病温也。陰陽交者。謂汗乃陰液。外出于陽。陽熱不從汗解。復入之陰。名曰陰陽交。交者乃正不能勝邪。而邪復傷正氣。故爲死證。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于精。汗生于水穀之精。水穀之精。由精氣之所化。故曰穀生于精。夫汗之發原有二。一出于水穀之精。一出于腎藏之精。而曰皆生于穀者。言腎藏之精。亦水穀之所生也。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交爭于骨肉者。邪氣伏匿于骨肉之間。至春時與正氣交

爭而發爲溫病。得汗是精氣勝而邪當共併而出矣。○倪冲之曰。胃主肉。腎主骨。穀精之汗出于胃。血液之汗原于腎。邪在肉者。得水穀之汗而解。邪在骨者。得腎精之汗而後解。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此言水穀之精。出腎藏精氣之所化。所謂穀生于精也。夫腎爲水藏。受水穀之精而藏之。其精氣上與陽明相合。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消水穀之精微。而復生此精。是先後二天互相資生者也。今汗出而邪留不去。則熱邪復傷其陰精矣。精氣受傷。則不能復與陽明合化而使之食。是精氣之生原並絕。其壽命可立而傾矣。○董帷園曰。云帝生長之道。旋轉如環。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此復引熱論以釋明汗生于穀。穀生于精。不能食而

精無俾者之義。靈樞熱論篇曰。熱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陰脉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脉靜者生。熱病者脉尚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脉之極也。死。脉盛躁得汗靜者生。夫汗者精氣也。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是邪氣盛而精不勝也。陰脉。少陰之脉。極。終也。此邪熱盛而少陰之氣終也。脉尚躁而不得汗者。是陽熱盛而胃氣絕也。

今脉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

脉不與汗相應者。胃氣虛而不勝其邪。正不勝邪。是胃氣將絕。其死明矣。腎藏志。狂言者。是精氣傷而志先死。志先死者。不過一日半而死矣。

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

病而留者。一死也。胃氣絕者。一死也。腎氣絕者。一死也。夫腎為生氣之原。腎之精氣。由水穀之所生。水穀之精由腎氣之所化。如汗不勝邪。而腎藏之精氣尚在。一生也。如精氣受傷。而陽明之生原未絕。一生也。愈者謂邪病去也。邪雖去而生氣已絕。亦死之道也。以上

論邪正陰陽之理。而歸重于正氣之生原。不可傷也。○

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按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以制勝。汗者精氣也。一出于水穀之精。一出于腎藏之液。水穀入胃。津液四布。汗出溱溱。水穀之精氣也。又腎爲水藏。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所藏之精。奉心化赤而爲血。血之液爲汗。此腎藏之精氣也。是以上節論汗生于穀。此以下復論風傷腎藏之精。蓋風行則水渙。水氣泛溢。則精氣自虛。此節論風動腎藏之精氣。勞風節論風動腎藏之水氣。腎風節論風動腎藏之水邪。而總屬精氣皆虛。

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風爲陽邪。開發肌腠。腠理之汗。水穀之精也。津液外泄。風熱留之。故身熱也。風熱不去。則傷動其腎氣而上逆。逆于上。則心煩。乘于脾土。則中滿。病名曰風厥。謂因風邪而使腎氣之厥逆也。上節論病雖愈而正氣絕

目清者肉精之液水胃之聚亦

倪冲之曰水止在腹腫見于目下者水氣也

直上于頭。熱在下焦。故小便黃也。○倪冲之曰。太陽與少陰。標本相合。風邪傷腎。若病太陽。甚則入腎。今腎熱上蒸。亦隨太陽之氣而上。故從胸背而上至于頭。

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此中兜陽邪傷陰。而動腎藏之水也。正偃。仰臥也。水上乘于胃。則胃中不和。故不得正偃。肺脈下絡大腸。還循胃口。故上迫肺也。上節論陽熱傷其精氣。此復論動其水焉。○倪冲之曰。勞風法在肺下。謂水氣迫于肺下。而所出之涕。乃是肺液。非腎藏之水也。蓋腎乃水之生原。腎氣反逆。則水源凝聚于上矣。今正偃迫肺。亦係胃氣上乘。而非腎藏之水。即目下微腫。亦屬水邪在腹。而腫見于目下。當知腎虛水泛。止至于腹耳。

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太陰

有形之水乾于脈外無形之氣乘于脈中

者。至陰也。水邪上乘于腹。始傷胃而漸及於脾。故微腫先見于目下。脾主約束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眞氣者。藏眞之心氣也。心屬火而惡水邪。水氣上乘。則廹其心氣上逆。是以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此言水氣上乘。始胃而脾。脾而心。心而肺也。腎爲本。肺爲末。金水子母之藏。皆積水也。是以水氣上逆于肺。則欬出清水。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此言腎邪上乘于胃。則胃氣上薄于心。胃氣薄于心。則心氣廹于肺矣。水邪乘胃。故不得臥。胃絡上通于心。陽氣入陰。陰陽相薄。故驚恐也。心氣上乘于肺。金畏火熱。故欬甚也。上節論水氣從下而上。此復論府藏之氣。亦從下而上焉。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此言水氣乘于經脈之中。隨經

此當[illegible]
蓋[illegible]精
血汗液之生
[illegible]知生始
之事[illegible]知所
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耶矣
水穀之精
[illegible]之
[illegible]之
[illegible]出胃者
水穀之所生

環轉復從上而下也水病本于胃而隨經下泄故腹作雷鳴薄于脾則煩而不能食蓋脾絡上膈注心中故煩上焦主納故不能食也胃脘阻隔故食不下水氣隨經下流故身重難以行也○倪冲之曰灌經自水邪止乘于胃其薄脾干肺迫心乃胃氣之轉乘非水邪直至于心下蓋腎者胃之關也水出于關則邪留在胃故曰病本于胃

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帝曰善

中焦之汁流溢于腎而為精奉心化赤而為血血之液為汗此節首論風傷腎藏之精未結不能奉心化赤蓋此篇評論陽熱之邪惟藉陰精汗液以制勝前章論穀精之汗不能勝邪者死此言腎藏之精為風邪所傷而又不得心氣下通以化赤是風邪亦不得從汗解矣再按榮氣之道納穀為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榮于經隧常榮無已是血乃中焦水穀之汁而行

循背裏者入于經絡循腹行者滲于皮膚故曰浮而外曰絡若否則走氣分矣

于經脈。滲于皮膚。有二道焉。夫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此專精而行于經隧之血也。流溢于中。布散于外者。是流溢于胞中。布散于皮膚之血也。胞脈屬心得心氣下通而爲血。衝脈任脈。皆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于咽喉別而絡唇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淡滲皮膚。生毫毛。男子至唇口而長髭鬚。女子至胸中而下爲月事。是血之液爲汗者。乃滲于皮膚之血。非經脈之血也。故舉女子之月事。以申明之。氣上迫肺者。與氣上逆。口苦舌乾。驚則欬甚。是心氣上炎。而不下通也。〇王方侯曰。出紅汗曰衄。此診于皮膚之血。而又不能化汗者矣。

此前論心腎水寒之氣上下和調心火乃從二陰所生之太陽寒陰中之生陽也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

調，和也，順也。言人之陰陽水火，榮衛氣血，表裏上下，皆當和調，逆調則為病矣。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此論上下陰陽之不和也。非常溫者，謂非常有溫熱之病在表也。非常熱者，謂非常有五藏之熱在裏也。為之者，乃陽熱之氣為之也。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火為陽而居上，水為陰而居下。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於上也。

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身非衣寒，表無寒也。中非有寒氣，裏無寒也。寒從中生者，謂寒從陰中而生也。岐伯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痺氣者，氣

寒藏之氣內所生也如下文之骨痺皆不因于外邪

此節論表生下爻上生于裏陰陽和諧則陽生陰長逆則孤陰不生獨陽不長矣

□日五飲相尋而考有今

閉也。陽氣少而陰氣多者。因是人多痺氣故也。病相陰若名曰痺。寒濕之氣。閉于裏[illegible]火熱不得下交于陰。而陰氣盛。陰氣盛。則陽氣陰寒之氣過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蓋熱出于陽火。故煩。寒出于陰水。故如從水中出。此上下水火陰陽之不和也。〇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此論表裏陰陽之不和也。四支爲諸陽主氣。四支熱者。陽熱之氣在表也。逢風寒而如炙如火者。邪正相搏。而表陽之熱。而熱更盛極也。歧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陰氣虛者。裏陰之氣虛也。陽氣盛者。表陽之氣盛也。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四支者。陽明之所主也。兩陽。陽明也。兩陽合明。故曰陽明。相得者。自相得而爲熱也。陰氣少者。少陰之氣少也。

諸陽相得者。二陽與一陰。三陽自相搏。此陽生陰長。腎精我生之氣。以合化陽。為不得并生之陰。則為陽不生。少陰不得所生之陽。則孤陰不長。

少水者。津液少也。津液少而不能還入胃中。則火大盛而不能滅矣。夫腎主藏精。陽明之所生也。腎之精氣。復上與陽明相合。戊癸合而化火。火土之氣。陰氣虛少。則陽獨治矣。然獨陽不生。謂不能生長其陽熱。惟此獨勝而止矣。○張兆璜曰。能滅盛火。即是陰陽和調。

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

此釋明陽明之氣主于四支。而又所主肌肉也。二陽之氣。在于皮膚肌腠之間。而又逢風熱之陽邪。邪正相搏。則火熱熾而銷爍其肌肉矣。

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為何病。

身寒而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者。太陽氣衰。而寒在表也。不凍慄者。二陽火熱之在裏也。

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為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

腎爲陰中之太陰膀胱爲陰中之少陽腎精有氣之化腎爲孤藏

故寒甚至骨也。腎氣勝者。腎水之氣勝也。以水爲事者。膀胱之水勝也。謂其人水寒之氣偏勝。水寒偏勝。則太陽氣衰。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水。精水也。腎藏之精枯不長。而膀胱之一水。不能勝二火矣。夫腎生骨髓。水生肝。腎脂不生。則髓不能滿于骨。是以寒至骨也。以上兼論陰陽水火。互相生長之道。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肝者。一陽初生之木火也。心者。地二所生之君火也。腎爲牝藏。孤藏也。孤藏之陰。藉太陽標本以合化。太陽氣衰。則孤陰不長矣。膀胱之津液。不能勝二火。故其人不能凍慄者。二陽之火熱在內也。病名骨痺。髓枯而骨痛也。故其人當骨節拘攣。此論表裏陰陽之不調也。○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謂何疾。此論榮衛之氣

不和也。苛膚也。謂[illegible]岐伯曰。營氣虛。衛氣實也。虛實

衣絮。而苛膚如故也。

者。不和也。言榮氣乃衛。衛氣之和。則榮氣虛。衛氣不與榮氣相和。則衛氣實也。蓋陽道常實。故曰實。然則通。猶不及也。

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不仁者。不知痛痒。不用者。痿而不勝。蓋言榮衛不和。則兩者皆虛矣。榮衛兩虛者。不仁且不用。不仁不用。而肉苛如故者。不和而致虛也。○張兆璜曰。此釋明上文之所謂虛實者。乃不和也。

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人身者。榮衛之所留行也。志者五藏之神志也。本藏篇曰。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故氣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

此論上下氣升降出入由下逆上論肺氣節逆呼吸起居動情氣動則呼吸起居皆靜定逆則呼吸起居皆逆

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經脈通利，精神得安矣。此人之平常也。是三者之所當和調者也。如三者皆相失而不相有，則氣血不行，魂魄離散而死矣。此言榮氣當與衛氣和調，榮衛之氣，又當與神志和調者也。）

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此論經氣上下之不調也。經氣生于藏府，故曰何藏使然。）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一呼一吸曰息，息有音者，呼吸有聲，氣逆之所致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故三陽者下行，今反逆而上，以致呼吸之有音也。○

天之一集來　升于水火[illegible]　濁氣[illegible]精氣　精氣生于[illegible]　肺臟居上而　主氣腎居下　而主精是以　此肺腎足之　陰陽少陰手　足太陰

朱聖公曰。是陽明之逆也。何集上下二節而言。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illegible]海。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illegible]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按靈樞動輸篇[illegible]帝問曰。經脈十二[illegible]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illegible]胃脈也。胃為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illegible]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illegible]一吸脈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illegible]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illegible]岐伯曰。氣之離藏。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illegible]言十二經脈皆足陽明胃府之所生。胃氣上注于肺[illegible]以司呼吸。下注于腎。以資十二經脈。故曰陽明者[illegible]脈也。言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胃之所出血氣者[illegible]大絡而上注于肺。從胃脈而下注足少陰也。如陽明[illegible]逆。不得從其道。則為不得臥而息有音。手太陰逆。[illegible]為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足少陰逆。則為不得臥而[illegible]

也此論經脉呼吸之逆調也下經者即下文之所謂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蓋陽明之津液[illegible]氣而下注于腎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腎之水氣反上客于陽明是以胃不和而臥不安也○再按上十焉息者謂陽明所生之榮衛宗氣如弓弩之發上注于肺以行呼吸以榮經脉居十分之十焉下人迎伏者謂陽明所生之津液下注于足少陰如水之下所居十分之八焉蓋榮氣宗氣衛氣皆主上行是氣之十分皆上行也津液二分行于經隧八分流溢于腎故止八分而伏藏于下也何道從還者衝脉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街衝脉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氣街者氣之徑路也如絡絕則徑通是流溢于腎藏之精液從衝脉氣街之道路還循于十二經脉如環無端而莫知其極此血氣生始之根原經脉衛行之道路學者所當用心理會者也○張兆璜曰靈樞論經脉順行之道此篇論經脉逆調之因故當從引經語以證明之

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脉逆

絡主氣而主行于衛陰陽絡逆在經脈是當不得臥不能行而喘矣不得臥不能行是非起居如故矣

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此言手太陰之絡逆也。肺主呼吸。肺之絡脈逆。故呼吸不利而息有音也。夫脈之循于裏曰經。浮而外者爲絡。外內上下。經絡相貫。循環無端。絡脈逆。則氣留于經。而不行于絡矣。絡脈浮于皮膚之間。其病輕微。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

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此言足少陰之逆調也。夫津液者。水穀之所生。腎者胃之關也。胃之水液從關而下入于腎者順也。如陽明逆。不得從其道而下入于腎。則腎之水氣。反循津液之道路。而上乘于胃矣。是以胃不和而臥不安也。故曰腎者水藏。主藏津液。又主臥與喘也。夫手太陰足少陰陽明。主血氣生始之根原。經脈呼吸之道路。人之一身。總不外乎

水火陰陽，榮衛氣血。是以上章論水火陰陽之寒熱，後章論呼吸經脈之逆調。○楊君立問曰：帝問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岐伯皆未詳答，後人有言簡脫者，有增補其文者，是耶非耶？曰：此節專論氣之呼吸，脈之順逆。蓋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是以三陽之脈上行，則氣逆而為息有音，如三陽之脈順行而下，止陽明不得從其道，是當不得臥而息無音矣。如病在經脈，則陰陽不和而不得臥，筋骨不利而不能行，今病在絡脈，故止息有音而起居如故也。聖人立言，渾然槩括，或言在意中，或意居言表，奈何後學不細心體認，而妄增簡論耶。

# 瘧論篇第三十五

黃帝問曰。夫痎瘧皆生於風。其蓄作有時者。何也。痎音皆。○吳崑曰。痎亦瘧也。夜病者爲之痎。晝病者謂之瘧。方書言夜市謂之痎市。蓋本乎此也。蓋病息邪伏也。盧子繇曰。瘧者。惟火沴金。酷瘧殆甚也。岐伯對曰。瘧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腰脊俱痛。寒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伸欠。引伸而呵欠也。衛氣同邪氣將入于陰。表氣虛。故先起于毫毛伸欠。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邪正陰陽之氣。上下出入。故交爭于上下也。病并于陰。則陰實而陽虛。并于陽。則陽實而陰虛。是虛實更作。陰陽寒熱相移也。陽并于陰則

此論陰陽之先寒後熱因于陰陽相并

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邪與衛氣內薄。則三陽之氣。同併于陰矣。併于陰。則陰實于內。而陽虛于外。陽明之氣主肌肉。而經脈交于頷下。是以寒慄鼓頷。太陽之氣主表。而上升于頭。其經脈上會于腦。出于項。下循背膂。故腰背頭項俱痛。馬蒔曰。陽氣陷。則陰氣勝。經云。病痛者陰也。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于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陽虛于外。則陰勝于裏矣。經云。二陰主裏。是以骨寒而痛。而寒生于內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并于陽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是以喘渴而欲冷飲也。○盧子繇曰。不列少陽形證者。以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而開闔之能開闔之能闔。樞轉之也。設舍樞。則無開闔矣。離開闔無從

暑邪在于腸胃之外故其病不遠矣[illegible]

覔偃矣。故開闔既留。偃機豈能獨留。倘中見偃此皆象。即為開闔兩持。所以持則俱持。留則俱留也。

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盧子繇曰。以夏氣通于心。心主榮血之故也。經云。以奉生身者。莫貴于經隧。故不注之經而注之舍也。舍即經隧所歷之界分每有界分。必有其舍。如行人之有傳舍也。○倪中之曰。天之暑熱。與君火之氣相合。心主榮血。故邪藏于榮舍。衛氣者。陽明之悍氣也。風木寒水。乘侮土氣。故風木之邪。與衛氣併居。此令人汗空疎。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盧子繇曰。暑令人汗空疎。腠理開者。以暑

張兆璜曰。暑邪舍于榮分。故先從陰而發陽。

張應略曰。瘧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先寒而後熱。



性植發。致腠理但開。不能旋闔耳。不即病者。待值夏出之從內而外。衛氣伏此。肖可捍禦。因遇秋氣。襲衛已轉。自外而內矣。其留舍之暑。令汗空疎。腠理開。風遂乘之以入。或得之以沐浴水氣。舍于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于陽。夜行于陰。風于水氣亦得陽隨衛而外出。得陰隨衛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也。○莫子晉問曰。衛氣日行于陽。奚先入于陰而致寒慄伸欠也。曰。邪得陰而內入。得陽而外出。邪氣與衛氣并居。故同邪內陷。非衛氣之行于陰也。夫內爲陰。外爲陽。邪留于形身之外。與衛應乃作。衛氣日行于陽。故發作于日也。○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也。間去聲者著同○言邪氣舍深。內薄于陰之分。陽氣獨發于外。裏陰之邪。留著于內。陰邪與陽氣交爭。而不得皆出于外。是以間日而作也。按此節經

文。與薄于五藏募原之間不同。○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于風府。循膂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此言邪從風府而客于脊背之間者發作有早晏也。衛氣一日一夜行陰陽五十度。而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邪先客于脊背。而與衛氣相遇故也。至于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其出于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骶骨。此申明衛氣日下一節。則上會于風府也亦晏。故病作日晏也。蓋衛氣至于風府則腠理開。開則客于脊背之邪。遂入風府而與衛氣相遇則病作。其衛氣出于風府。日下一節

客于脊背

腠理故曰

至府入于風府

督脈至陽衛脈至陰陽脈從上而下陰脈從下而上衛氣從之亦行陽行陰之理

則上會于風府也。稍益晏。故病作稍晏。二十一日下至骶骨。則上會于風府也。益晏。故病作益晏也。二十二日。入于脊內。注于伏膂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作日益早也。伏膂。伏衝督筋也。衛氣每循督脈而下。內循衝脈而上。其氣上行。九日出于缺盆。其氣日高。則會于風府也。日早。故作日益早也。○其間日發者。由邪氣內薄于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募原者。橫連藏府之膏膜。即金匱所謂皮膚藏府之文理。乃衛氣遊行之腠理。邪氣。不得與衛氣皆出。故間日也。○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于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

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帝問邪有不當風府其病亦以日作者何也岐伯曰此邪氣客于頭項循膂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客于頭項者謂客于風府也伯言邪入于風府循脊而下留其處者有虛實之不同若邪中異所則無有早晏矣虛實者早晏也言衛氣虛而日下則其發日晏衛氣實而日上則其發日早此邪從風府而留于脊膂之間者也若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矣如邪中于頭項衛氣行至頭項而病作中于腰背手足邪即舍于腰背手足之間衛氣行至腰背與腰背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衛氣行至于手足與手足

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此或發于早者每日早發或發于晏者每日晏發非若客于風府之邪日晏而日早也○張兆璜曰風府循督脈而下至脊內循衝脈而上乃衛氣之隧道故邪留于此內者遇衛氣之日上日下而病有早晏之分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

衛氣之所在者謂衛氣行至邪氣所在之處與邪相合而病作故風邪或中于頭項或中于腰背手足無有常處非定客于風府也夫衛氣之行至于所在之處而發必開其腠理腠理開然後邪正相合邪與衛合之處即其府也

○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瘧得有時而休者何也

夫瘧疾皆生于風然病風者常在其處病瘧者休作有時故帝有此問

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

氣隨經絡。沉以內薄。故衛氣應乃作。風邪則傷衛淺病風者謂于風
腠筋骨之間而不移。與衛氣舍于榮。故○帝曰。察先寒
隨經絡以內薄。與衛氣相應。乃作也。
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
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水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
傷於風。則病成矣。風寒曰淒。水寒曰滄。蓋夏時暑熱溽蒸。腠理開發。或汗出從風。或得
之于沐浴水寒。藏于腠理皮膚之中。至秋時復傷于
風。風寒兩感。是以寒熱之病成矣。按此節所論先寒
後熱。與上節不同。上節以夏傷之暑。藏于榮之所舍。
秋受之風寒。與衛氣併居。蓋榮為陰。衛為陽。此氣得
陰而內薄。得陽而外出。是以榮舍之邪。先行于陰而
為寒。復行于陽而為熱。此乃吾身中之陰陽寒熱也。
此節論夏受淒滄之水寒。秋傷于風之陽邪。此論天
之陰陽寒熱也。是以經旨少有不同。學者亦宜體析

承上文而言教下後論所以上之風寒止二病熱氣之有

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天之陰邪。感吾身之陰寒。天之陽邪。感吾身之陽熱。是以先受之寒。先從陰而病寒。後受之風。後從陽而病熱。病以時作者。應時而作。無早晏也。

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王冰曰。以其先熱。故謂之溫。倪冲之曰。此天之陰陽。病人身之陰陽。陰陽兩感。是以寒熱交作。雖有先後之感。與故病新病不同。學者亦宜體認。

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承上文而言。上文之所謂溫瘧者。邪氣藏于骨髓之中。骨髓者。腎藏之精氣所生。故久而不去。則與腎氣

此因風寒藏于骨髓之中而發癉瘧未夏之暑痎乃秋寒客于皮膚之內

相合。是以溫瘧之病氣藏于腎。其氣先從內而出之外也。從內出之外。故陽病極而復反入之陰。其但熱不寒者。邪氣藏于骨髓之中。而腎陰之氣先虛骨氣耗絕。是外邪不及于裏陰。而獨發于陽也。熱傷氣故少氣。心惡熱。故煩寃。手足爲諸陽之本。故手足熱。經云。諸嘔生痰。皆屬于熱。此溫瘧之不復寒者名曰癉瘧。癉。單也。謂單發于陽而病熱也。盧子繇曰。癉瘧有二因。此其一也。帝曰。夫經言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其爲病逆。未

可刺也。熇音稿漉音鹿。陽熱爲有餘。陰寒爲不足。經言。引靈樞順逆篇而言。熇熇。熱甚貌。渾渾。邪盛而脈亂也。漉漉。汗大出也。言當此之時。邪病甚而正氣逆。故未可刺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此言寒熱始盛之時。乃陰陽之氣交并。正氣錯亂。未分。故未可刺。○張兆璜曰。此言熱爲陽實而有餘。寒爲無氣而不足。所謂有餘不足者。陽氣邪氣也。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上節論陽氣虛實之寒熱。此論陰陽勝并之寒熱。皆屬陰陽未和。而邪氣方盛。俱未可刺。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至。此復論有天陰陽之邪而爲寒

熱也。風者陽邪也。寒者陰邪也。風寒之氣。變幻不常。如病風而爲熱。熱極則陰邪之寒氣復至。有寒而爲寒。寒極則風邪之陽熱復至。當知寒熱虛實之有二因也。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

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

上節論陰陽交并。正氣未分。故未可刺。此承上文而言邪氣方盛。未可刺也。邪氣之發。如火之烈。如風雨之不可當。故經言方其盛時而取之。必毀傷其正氣。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兵法云。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陣。避其來銳。擊其情歸。○倪冲之曰。如火之烈。陽熱盛也。如風雨不可當。陰寒盛也。

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

邪氣未發。則正氣未亂。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去。所謂治未病也。若待其

已發。雖良工弗能為。為其氣逆故也。上節論治其已衰。此先治其未發。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早者。謂病之未發。晏者。謂病之已衰。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此申明治未病之法也。且者。未定之辭。言瘧之將發。陰陽之將移。必從四末始。蓋三陰三陽之氣。從手足之井滎而更移也。如病在陽而陽已傷。則陰經將從而受之。故當先其未發之時。堅束其四末。令邪在此經者。不得入于彼經。彼經之經氣。不得出而并于此經。審其證而候其脈。見其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而去之。此陰陽真氣。往來和平。而未得交并者也。○倪仲宣曰。瘧氣舍于皮膚肌腠之間。故病見于孫

絡。○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言瘧病未發之時。其脉候證候。何如而應。岐

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

熱而脉躁。在陰。則寒而脉靜。言瘧氣者。有陰陽更并之盛虛。皆當氣之所在

也。如病在陽。則熱而脉躁。在陰。則寒而脉靜。欲知脉與病之相應。但審證之寒熱。脉之躁靜。則知病之在陰在陽矣。

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

復病也。言陰陽之所以更盛更虛者。衛氣行之也。衛氣者。行陰而行陽者也。是以衛氣相離。其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

○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

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

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六府

數日者無定期也間有時相失故無定期者不得與衛氣皆出而作間一日矣



者。謂六府之募原也。六府之膜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也。相失者。不與衛氣相遇也。蓋六府之募原。其道更遠。氣有所不到。故有時相失。不能相得其邪。故或間二日。或數日乃作也。倪冲之曰。藏之膜原而間日發者。乃胸中之膈膜。其道近。六府之膜原。更下而遠。故有間二日。或至于數日也。○張介賓曰。按本經言瘧之間二日。及數日發者。以邪氣深客于六府之間。時與衛氣相失。其理甚明。丹溪以作于子午卯酉日者為少陰瘧。作于寅申巳亥日者為厥陰瘧。作于辰戌丑未日者為太陰瘧。此不過以六氣司天之義為言。然子午雖曰少陰。而卯酉則陽明矣。巳亥雖曰厥陰。而寅申則少陽矣。丑未雖曰太陰。而辰戌則太陽矣。如三日作者。猶可借此為言。若四五日者。又將何以辨之。殊屬牽強。倘按此施治。未必無誤。學者不可執以為訓。馬玄臺曰。本經言間日數日發者。邪與衛氣不相值。何丹溪乃以為三日一發者。受病一年年。間日一發者。受病半年。一日一發者。受病一年。不知何據為然。蓋惟圖日看書。當參討經義。庶不為前人

此言陰陽更勝之有甚有不甚非日發者爲不甚間二三日者爲甚也

所數。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言陰陽更勝。而有甚與不甚。故陽熱甚則渴。或不甚則不渴矣。○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言有不必夏傷于者而爲病瘧者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伯言夏傷于暑。秋必病瘧者。此應四時者也。應四時者。隨四時陰陽之氣升降出入而爲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反四時者。非留言之邪。乃感四時之氣而爲病也。秋時陽氣下降。天氣新涼。故感秋涼之氣。而爲病者寒甚。冬時陽氣伏藏于內。即受時行之寒。得陽氣以化熱。故寒不甚。春時陽氣始出。天氣向寒。故惡風。夏時陽氣外泄。腠理空疏。故多汗。此隨感四時之邪。而即爲病瘧也。○倪冲之曰。

寒瘧溫瘧其因則同故合於兩問其合則析故後論其溫瘧甚寒瘧之風寒舍于腠理皮膚之中已論于前矣

痺瘧溫瘧其舍則同其氣則異

春傷于風。故惡風。夏傷于暑。故多汗。秋傷于濕。故寒甚。冬傷于寒。則為病熱。故寒不甚。蓋言風寒暑濕之邪。在四時而皆能病瘧也。○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此後問前節溫瘧之病因。是以帝問溫瘧與寒瘧病皆安舍。而伯止答其溫瘧焉。蓋寒瘧之因。已論悉于前矣。但前論佈以先傷于風。後傷于寒。為溫瘧。此論先出于陽。後入于陰。為先熱後寒。一論在天陰陽之邪。一論形身中之陰陽出入。文義雖殊。而理則合一。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衰

則氣復反而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藏眞下于腎。腎藏骨髓之氣也。冬氣通于腎。故邪藏于骨髓之中。而內與腎氣相合。夫至春。陽氣大發。而邪不能自出者。邪藏于骨髓之中。而氣行乎外故也。腦為精髓之海。腦髓爍者。暑氣虛而精髓爍熱也。肌肉消者。腠理開而肌肉消爍也。汗乃腎藏精髓之所化。或有所用力。則傷動其腎氣。是以所藏之邪。得與汗共併而出矣。夫骨氣與腎氣相合。故病氣藏于腎。其氣先從內出之外也。從內出外。則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氣從內出之外。故病復反入之陰。○張兆璜曰。故先熱而後寒者。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者。名曰癉瘧矣。故字宜着眼。○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

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

及於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

之間。令人消鑠脫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此復論癉瘧之有因

于內熱者也。肺主周身之氣。肺素有熱。故氣盛于身。其氣厥逆上衝。故不泄于外。而但實于中。此外內皆實者矣。氣此實于外。則邪不能外侵。故因有所用力。滕理開而後邪舍于皮膚之內。中氣實。則邪不能內入。故其氣不及于陰。而單發于陽也。心主血脈之氣。氣內藏于心者。謂邪藏于血脈之中。而氣內通于心也。內藏于血脈之裏。外舍于分肉之間。陽氣盛而無陰氣以和之。是以陽熱不衰。而令人消鑠脫肉也。前節論外因之瘧。此論兼有內因之癉瘧焉。黃金匱要略以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脫肉。是陰氣孤絕而陽氣獨發

癉瘧重脈實至骨髓

上章論瘧之因此章論瘧之証二章當合看

發者。名曰癉瘧。若但熱不寒者。亦名癉瘧。是癉瘧之有二證也。○與先項曰。邪舍于血脈之中。而氣內藏于心。與邪藏于骨髓之中。而病藏于腎者同義。但腎爲至藏。故邪復反入之陰。心爲陽藏。故氣不及于陰。而單發于陽也。

## 刺瘧篇第三十六

此承上章以記刺瘧之法故不曰論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熇熇暍暍然。熱止汗出難已。刺郄中出血。

暍音謁○此論三陰三陽經氣之爲病也。太陽是動病者。腰似折。衝頭痛。太陽標陽而本寒。故先寒後熱。背爲陽。故寒從背起也。熇熇。如火之熾。暍暍。暑熱氣也。太陽乃日中之陽火。故熇熇暍暍然也。如熱在氣分者。熱止汗出。其病則愈

張兆璜曰。經之足經。與手衆病。天並天之。六經偕人。三陰三陽。不能皆從。[illegible]而發也。

此乃經氣之兼證。故病難全已。當刺郄中出血。以寫在經之邪。蓋據藏氣法時論曰。心病者。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其變病刺郄中血者。謂取手少陰之陰郄穴也。此所謂郄中出血。是亦當取項上之絡。但屬下之浮郄矣。王氏曰。郄中。委中也。盧子繇曰。此詳足經而無手經者。經云風寒暑火。天之陰陽也。

足少陽之脉。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出甚。刺足少陽。㑊音亦。○解㑊。懈惰也。少陽主初生之氣。病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少陽主樞。寒不甚。熱不甚。樞象也。膽病者。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少陽相火主氣。故熱多。少陽所生病者汗出。當取足少陽之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之中。刺入三分。留三呼。此足少陽之滎也。

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

刺足陽明跗上。陽明者。兩陽合明。陽熱光明之氣也。病則反其本。而洒淅寒甚。熱去汗出。則病氣去而喜見光明。復其陽明之本氣也。本氣復。而仍取足陽明者。經邪未去也。故當取足跗上衝陽。刺人三分。留十呼。此足陽明原也。按三陰三陽之瘧論在六氣。則不涉經絡之有形。足以見太陽之先寒後熱。少陽之寒熱從樞。如少陰之標寒本熱。此病無形之六氣也。又如膽病之恐人將捕。脾土之濕濁。四病少陰之嘔吐。厥陰之腰痛。是又涉于有形之經。當知經不離乎氣。氣不離乎經。可分而可合者也。能明乎經氣之理。進乎道矣。○王芳候曰。日月光明也。大氣陽熱也。

足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即取之。足太陰脾土。主氣。主灌四藏。心肺居上為陽。肝腎居下為陰。脾為孤藏中央土。間于陰陽之間。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乃宗氣之所居。上出于肺以司呼吸。經云。心系急

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一令人不樂好太息者。足太陰病壅而上及于心肺也。腎病者寢汗出。肝脈鍰甚而善嘔。所生病者爲嘔逆。一汗出。病至則善嘔者。下及于肝腎也。病至者言病至于肝藏則善嘔。嘔已。則肝藏之病已衰。而即當取之。蓋言脾壅而病至于四藏。見四藏之病已衰。而即當取之足太陰也。不嗜食多寒熱。太陰之本病也。脾病而不能轉輸。故不嗜食。太陰居中土。間于陰陽之間。故多寒熱也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足太陰寒水主氣。故嘔吐甚。少陰標陰而本熱。故多寒熱。熱多寒少。本氣勝也。大凡病熱多而陽氣勝者易愈。寒多而陰氣勝者難已。欲閉戶牖而處者。陰寒甚也。故其多病難已。本經曰。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王芳侯曰。陽熱甚者。宜刺泄其邪。陰盛。故不言刺也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

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陰。[illegible]

滿。厥陰之經遶也。乃水中之生陽，故肝主疏泄液。如癃非癃，而小便頻數不利者，厥陰之氣不化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經云肝氣虛則恐，蓋肝藏之神魂不足，故意恐懼也。○至春生之氣受金之邪，故生氣不足，不舒不達，故腹中悒悒也。宜刺足厥陰之太衝，在足指本節後二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一呼。○朱聖公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氣虛則恐懼矣。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

肺者心之蓋。故令人心寒熱。心氣虛則善驚如有所見。經云：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物。宜刺手太陰之列缺，手陽明之合骨。列缺在手腕後寸半，刺入三分，留三呼。合骨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刺入三分，留六呼。盧之頤曰：邪不干藏，列藏證者，非真藏之證，乃藏募之氣化證也。莫仲超曰：邪入于五藏六府

募原之間。不干藏府之氣。則爲間日之瘧。干藏府之氣。則爲五藏六府之瘧。涉于三陰三陽。則爲六經之瘧。故日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心爲火藏。心氣熱。故煩甚而欲得清水以自救。熱極生寒。故反寒多。寒久。則真火氣衰。故不甚熱也。宜刺手少陰之神門。在掌後銳骨端陷者中。刺三分。留七呼。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蒼乃東方之青色。肝主色。故令人色蒼蒼然。膽病者善太息。膽附于肝。故肝病必及于膽。肝膽主春生之氣。膽氣升。則藏府之氣皆升。生陽不升。故其狀若死。刺足厥陰中封。見血。在內踝前一寸半陷者中。仰足取之。伸足得之。刺入四分。留七呼。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脾爲陰中之至陰。故令人寒。腹乃脾土之郛郭。故腹

中痛。濕熱下行則腸鳴。上蒸則汗出也。鳴已汗出者。下行極而上也。宜刺足太陰之商丘。在足內踝下。微前三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腎瘧者。令人洒洒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眴同句。足少陰寒水主氣。故令人洒洒寒。腰乃腎之府。故腰脊痛而欲其宛轉也。腎開竅于二陰。故大便難。眴眴目搖動而不明。骨之精為瞳子。故目眴眴狀也。腎主生氣之原。手足為諸陽之本。邪病則有傷生氣。故手足寒也。宜取足太陽之委中。足少陰之太鍾。太谿。委中在骨約橫紋中央有動脈。太鍾在內踝後衝中。刺入二分。留七呼。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胃主受納水穀。故胃瘧者。令人病飢而不能食。中焦受邪。不能主化。故支滿腹大。橫脈。脾胃之

横絡脉也。○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脉。開其空。出其血立寒。此言瘧之來熱。乃病在陰陽之氣分。當取于陽明太陰焉。夫三陽主表。三陰主裏。瘧發身方熱。是邪將出于表陽。陽明者。兩陽合明。間于二陽之間。主行氣于周身。陽盛之氣也。故當取陽明之衝陽。按針以開其穴。寫出其血。則陽熱去而立寒矣。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夫身半以上為天。身半以下為地。手太陰陽明主天。足太陰陽明主地。故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又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瘧方欲寒。是邪將入于裏陰。故當刺手足陽明太陰。使天地陰陽之氣。上下外內和平。而無偏陰之患矣。瘧脉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旁五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痏去聲○此言瘧病在經絡者。當取其背俞五蓋經脉內合五藏。五行之氣。五藏之俞在背。故

[illegible]五藏俞下
[illegible]
處五藏乃傷
說凡病在經
脈者立取若
氣之經俞其
至俞受于藏
于俞藏取其
背俞
脈氣虛寒者
宜久灸艾大
壯者勿用藥
不立所紅

實取背俞以寫之。脈滿大急者，邪盛于經脈中也，取腧也。俞，傍也。胠俞者，五藏俞之旁，近于胠脇，乃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也。謂當刺取俞，各刺其一，者深而留之，瘦者淺而疾之，各適其當，以出其血為[illegible]

**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此言經脈之氣陷者，宜灸足少陰也。蓋經脈之氣，發原于少陰腎藏。脈小者，脈氣虛也。經云：諸急為寒，小實急者，脈氣虛寒，而邪氣實也，艾灸水寒。能于水中取火，能啓陷氣之陽，故當灸少陰脛下之太谿，以啓經脈之生氣，刺足小指之井穴，以寫經脈之實邪。此論攻邪，又當養其正氣也。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五胠俞背俞各一，適行至於血也。**俞俱音輸，各篇皆同。○此復申明背俞與胠俞之經氣相通也。曰背俞五胠俞背俞各一者，言背俞旁之五胠俞與背俞各刺其一也。背俞者，離脊骨兩旁各一寸五分，乃五藏之俞也。胠俞者，去脊骨兩旁各三寸，近于胠脇，乃五藏神氣之所舍，故曰魄戶者，肺藏魄

也曰神室者謂心藏神也曰魂門者謂肝藏魂也曰意舍者謂脾藏意也曰志室者謂腎藏志也此臟俞與背俞之氣相通故當各取之適其肥瘦以行其鍼而至于出血也此蓋言邪虛于血脈者取五臟俞甚而及于五藏者兼取背俞是以上節之灸臍此下之用藥亦少有別焉○莫子晉曰血者神氣也故痛在經脈而邪傷血者宜取藏神所舍之俞厥經脈內合五藏故又言兼取其背俞也

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便平聲○此承上文而言五藏之經氣虛者便于用藥而不宜用鍼也脈緩大虛則血氣兩虛也靈樞經云少氣者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而瀉之則五藏氣壞矣上節論經脈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陰腎此言經俞血氣又五藏五行之所生○按有邪有正有實有虛而灸刺用藥各有所宜也○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此論治瘧

謂先後與時先發如食頃者，俟其瘧發如一飯之頃，而後取之。所謂無刺熇熇之熱，渾渾之汗也。方其衰也，乃可以治，若太過之，則又失其時矣。

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此言邪在皮膚氣分者，宜刺十指之井穴也。蓋在氣分，故不見于脈。不見者，謂不見滿大急之脈也。當刺十指之井穴出血，血去其病立已。蓋所出為井，乃經氣始相交會之處，故刺之可泄氣分之邪。身有赤如小豆者，邪在膚表氣分，有傷澹滲皮膚之血，故赤如小豆，當先取而去之。此言邪在經脈之血，與澹滲皮膚之血，所見脈證不同，而取刺亦各有別。

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此言邪在藏府經脈者，更有刺之之法也。十二瘧者，謂六經五藏胃瘧也。其發各不同者，言厥陰與肝瘧，陽明與胃瘧，太陰與脾瘧，少陰與腎瘧，各有藏府經氣之不同也。故

當時察其病形，或膚痛頭重，或心寒善驚，以知其何脈之病。蓋經脈乃胃府之所生，五藏之所主，故曰以知何脈之病。

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

先其發時如食頃者，先于未發之前而刺之也。刺之者，以足太陽之瘧取郄中，陽明之瘧取足跗，肺瘧刺手太陰陽明，心瘧刺手少陰也。一刺則病衰，二刺則知，三刺則病已。按上古以小便利，腹中和為知。○倪仲之曰：此先其發時與上節先發如食頃，文義少別，其字亦當着眼。楊元如曰：邪在氣分者，宜後其時以刺之，蓋氣為陽，其性銳，故當避其來銳；邪在血分者，宜先其時以取之，蓋血為陰，其性柔，故當迎而奪之。

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

舌下兩脈，任脈之廉泉穴也。郄中，王氏為委中也。盛經者，謂血氣盛于此也。項以下俠脊者，謂背俞

俞也。蓋任脈統任一身之陰，爲經絡之海，而藏府之經俞皆屬于太陽，故刺本經不愈，而復取任脈，又足太陽之郄中背俞，其病立已也。○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此言邪中于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于背者，氣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必先問其所先發者先刺之。倪冲之曰：用二先字者，謂邪或舍于頭項，而又兼中于腰背，或舍于腰背，而又兼中于手足，衛氣先至之處，其病先發。是一日之中，或又有兩發之瘧也。

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頭上，謂上星百會。兩額，謂懸顱。兩眉間，爲攢竹諸穴也。項背痛

推擴皆生于風故論刺風瘧于後

者或刺風池風府或項背所痛之處隨其痛而取之郄中王氏謂委中也手少陰陽明十指間者謂十指間之少衝商陽也足陽明十指間者足十指間之厲兌也蓋少陰心藏主血脈而手足井榮之血氣皆陽明之所生是以手足痛者獨取于少陰陽明○張兆璜曰推項背之瘧見證不一有邪入于風府隨衛氣上下而日作早晏者有邪留于項背而遇衛氣以日作晏者有邪留于項背之間而下與衛氣之日作晏者故槩而言之○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之日先刺之○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此言病風瘧者亦當取足太陽之經也蓋發則汗出惡風名表陽之氣虛也三陽太陽也背俞太陽之經俞也蓋太陽之氣主表邪傷太陽則表氣虛而惡風故宜寫太陽之邪。䯒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䯒下徵切痠音酸胕音附鑱音讒○此風邪浮入于骨髓中者宜刺足少陽之絕骨穴蓋少陽之氣

主骨也。胻，足骨。跗，足面也。風邪入傷骨髓，故痠痛不可按。鑱鍼，九鍼之第一，主寫陽熱之氣者也。絕骨在足外踝上三寸動脈中，鍼二分，留七呼。○倪仲宜曰：足跗乃陽明之部分。此風木之邪賊傷胃土，故名曰胕髓病。

身體小痛，刺至陰。

此言風瘧之病身體痛者，宜取至陰之經也。脾為陰中之至陰，而外主四肢肌肉，故經云：脾絡實則一身盡痛。是以身體小痛者，宜刺脾藏之經。蓋亦風木之邪賊傷脾土也。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手足三陰之井穴，不宜出血。蓋井穴乃經氣之交，故邪在陽之氣分者，宜寫出其血。病在陰之經，而宜取陰之井者，可間一日刺，則邪氣自泄，不必至于出血，以泄真陰之氣。○張兆璜曰：此申明上文之所謂刺至陰者，當刺至陰之井穴，并申明所謂至陰者，非太陽之至陰也。

○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瘧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此言瘧之渴與不渴者，又有水火寒熱之氣化也。太

陽之上。寒水主之。故不渴者。取足太陽少陽之上相火主之。故渴者。取足少陽。間日者。邪入于裏也。夫邪入于裏則為。是以間二日或間數日者。有陰陽更勝之或甚或不甚。若陽分之邪入裏。則有水火寒熱之或渴或不渴也。○溫瘧汗不出為五十九刺。溫瘧者。得之冬中于風寒。病氣藏于腎。若汗不出。是邪不能出之于陽。故當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者。以第四鍼刺骨也。

言邪藏在膜原之腠理不能外出而從汗解則成鼓脹在膜原之小絡不得入于大經則成積蓄膜原在腸胃之外故也

# 氣厥論篇第二十七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illegible]實問藏府寒熱相移則爲何如之病。蓋承上章而復論藏氣之厥逆也。寒熱者。邪正陰陽之氣也。如邪舍于藏府募原之間。陰陽外內相乘。則爲往來之寒熱。如藏邪傳發于藏。府邪傳發于府。則爲氣厥之變病矣。是以此篇單論五藏六府寒熱相移。○楊元如曰。藏邪不解。多生變病者。當[illegible]氣厥之所致。倪冲之曰。藏不死人。病雜而有死者。[illegible]藏故也。

岐伯曰。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按下文腎移寒于脾。此移寒于肝。亦當作脾。脾主肌肉。寒氣化熱。則腐肉而爲癰腫。脾統攝元真之氣。脾藏受邪。故少氣也。脾移寒于肝。癰腫筋攣。肝主血。寒則血凝泣。經曰。榮氣不行。乃發爲癰。肝主筋。故筋攣也。

肝移寒于心。狂。隔中。肝爲陽藏。而木火主氣。陽升于陽。故狂。心居膈上。肝處膈下。母

子之氣。上下相通。肝邪上擾于心。留于心下。故爲膈中。蓋言藏不受邪。五藏之寒熱相移。畱薄于藏外。主于藏氣不傷藏真者也。○倪冲之曰。治五藏者。半死半生。蓋病藏氣者生。傷藏真者死。

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受心邪。則不能通調水液漏瀆下溲矣。肺爲金水之原。寒隨心火。消爍肺精。是以飲一溲二者。肺液并消。故爲不治之死證。

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腎爲水藏。肺主生原。是以肺之寒邪。下移于腎。而腎之水氣。反上偏于肺矣。大腸乃肺之府。肺居膈上。故水氣客于大腸。疾行則鳴濯濯有聲。如以囊裹漿者。水不沾流。走于腸間也。○倪冲之曰。肺移于腎。肝移于心。傳其我所生也。腎移于脾。脾移于肝。傳其所不勝也。心移于肺。乘其已所勝也。

○脾移熱于肝。

則爲驚衄。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肝主血。故熱甚則衄。肝移熱於心則死。心主君火而不受邪。邪熱乘之。故死。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肺居于膈上。火熱逞于肺金。則金水之液涸矣。鬲消者。膈上之津液耗竭而爲消渴也。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痓。腎者水也。而生骨。腎藏燥熱。則髓精不生。是以筋骨痿弱而爲柔痓。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太陰濕土主氣。不能制水。而反受濕熱相乘。脾氣虛傷。則不能磨運水穀。而爲腸澼下利。穀氣已絕。故爲不治之死證。○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膀胱者。胞之室也。衝任起于胞中。爲經血之海。胞移熱于膀胱。是經血之邪。移于膀胱。故溺血。熱則水道燥涸。故癃閉也。張兆璜曰。藏爲陰。府爲陽。故藏邪相傳。有寒有熱。府邪相傳。但熱不寒。蓋寒邪在府。亦化熱矣。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

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膈屬小腸。小腸之下。名曰闌門。濟泌別汁。滲入膀胱。膀胱反移熱于小腸。是以鬲腸不能下滲。濕熱之氣。反隨渾上逆。而口爲之糜爛矣。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虙瘕。爲沉。虙音伏。與伏同。瘕者假也。假津血而爲聚升也。蓋小腸主液。大腸主津。小腸移熱于大腸。則津液留聚而爲伏瘕矣。沉。痔也。小腸主火。大腸主金。火熱淫金。則爲腸痔。邪氣藏府篇曰。腎脈微濇爲沉痔。曰沉者。抑上古之者文或簡脫耶。朱聖公氏諸家註釋。皆以沉爲伏瘕沉滯。按經文用二爲字。是係二證。不可併作一證論。當以師註爲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亦。胃主受納水穀。大腸爲傳導之官。大腸熱邪反逆乘于胃。是以胃熱則消穀善食。陽明燥熱。則榮衛津液不生。故雖能食而瘦。亦解㑊也。謂雖能食而身體懈墮。故又謂之食亦。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五藏六府之生氣。皆取決于膽。府氣燥熱。則生陽不升。故身體懈惰。胃氣

熱則消穀善饑，故亦曰食㑊。張兆璜曰：足少陽之氣令人身體解㑊，今胃移熱下少陽，故名曰食㑊。

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頞音遏。○膽氣上升，則熱隨入腦，[illegible]鼻爲[illegible]曰頞辛[illegible]鼻頞辛酸也。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蓋腦爲精髓之海。髓者，骨之充也。腦者，陰也。故腦滲則爲涕[illegible]。膽腦髓奇恆之府也。腸胃[illegible]形藏[illegible]府相傳者，謂膽與腦，腦與髓[illegible]經絡之相通[illegible]熱之邪在氣，而氣相乘也。[illegible]于腸胃之逆傳，[illegible]非熱在氣而不在府，故爲伏瘕。令[illegible]水之穀而不得從下解。○楊元如曰：腎主藏精而居下，腦爲精髓之海而居上，膽者中精之府也。三者並主藏精，精氣相通，故膽邪移入于腦。從冲之曰：少陽屬腎，腎氣通下，腦髓通于胃，是精氣之上下循環。

傳爲衄衊瞑目，故得之氣厥也。此總釋藏府寒熱相移，皆在氣而不在經，故曰得之氣厥也。夫熱氣上升，迫于絡脈，則爲衄。淡滲皮毛之血不能化液爲

府之源　客于藏　之間導　者即舍　所謂虛　藏府之　入經乃斷　遂行出　入之所

汗則爲衊。邪熱傷氣而陽氣虛則目瞑。言邪出于腑則傳于氣分而爲衄衊瞑目之證。併釋經脈內連藏府。如藏邪在經。入藏則死。府邪在經。則溜于腸胃而從下解。此邪在藏府氣分。故外內相乘。則爲寒熱之往來。藏府相移。則爲寒熱之氣厥。此在氣而不在經。故篇名氣厥論。而末結曰。得之氣厥也。

# 欬論篇第三十八

黃帝問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肺王氣而位居尊高受百脈之朝會。是欬雖肺證。而五藏六府之邪皆能上歸于肺而為欬。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為肺欬。此首論欬屬肺藏之本病也。肺為陰。毛欬。金清肅之氣。是以形寒飲冷則傷肺。皮毛者。肺之合。天之寒邪。始傷皮毛。皮毛受寒。則邪氣從其合而內傷肺矣。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還循胃口。寒飲入胃。則冷飲之邪。從肺脈而上至于肺矣。外內之邪合并。因而客之。則為肺欬矣。、五藏

客者如客而合于其脈若邪在脈則入于藏邪在氣則傳于藏之外

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夫論五藏之邪上歸于肺而為欬也。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邪。乘秋則肺先受邪。是五藏各以所主之時而受病。如非其秋時。則五藏之邪。各傳與之肺而為欬也。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欬。甚則為泄為痛。人與天地參也。五藏之氣。與四時五行之氣相合。故五藏各以所主治之時而感于寒。則受病。微則上乘于肺而為欬。甚則上行極而下為泄痛矣。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邪。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此申明五藏各以其時受病也。曰先受之者。謂次第傳及于肺而為欬也。欬乃肺之本病。故先言肺先受邪。帝曰。何以異之。言何以明其五藏之不同也。岐伯曰。肺欬之

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狀，形狀也。肺病引呼吸，故欬則喘息有音。肺主氣，甚則謂氣上逆而唾血也。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痹。藏府病形篇曰：心脈大甚為喉介。喉乃肺之竅，心火尅金，故喉中介介如梗狀。手少陰心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上挾咽，故咽喉皆腫痛也。肝欬之狀，欬則兩脇下痛，甚則不可以轉，轉則兩胠下滿。肝脈布脇肋，上注肺，故欬則兩脇下痛。不可轉者，不可以俛仰也。脇下謂之胠。蓋肝邪上乘于肺則為欬，甚則下逆于經，兩不可以轉，轉則胠下滿也。脾欬之狀，欬則右脇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脾藏居右，故欬則右脇下痛。脾氣上通于肺，肺之俞在肩背，故陰陰引于肩背也。不可以動者，不能動搖也。經脈篇曰：肝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脾病則身體

皆重不能動搖。搖動則上乘于肺而爲欬。甚則病及于太陽。腎欬之狀。欬則肩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腎脉貫膈入肺中。故欬則肩背相引而痛。腎皆積水也。故甚則欬涎。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奈何者。何府也。安所受病者。病從安生也。蓋五藏之氣。與天地四時五行之氣相參合。故各以時受病。而六府之病。又從藏氣而轉移。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脾與胃合。脾病移于胃。則胃氣反逆。故嘔。嘔甚則穀氣消。穀消則蟲上下作。故甚則長蟲出。長蟲。蛕蟲也。張兆璜曰。胃之精氣。上輸于脾。脾病傳胃、故胃氣反逆而爲嘔。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嘔膽汁。膽汁。苦汁也。邪在膽。則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故曰嘔膽汁也。肺欬不

已則大腸受之。六腸欬狀。欬而遺失。大腸者。肺之府。為傳道之官。是以上逆則欬。下逆則遺。遺失當作矢。廉頗傳曰。坐頃三遺矢。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失氣後氣也。夫厥氣上逆則欬。下逆則為失為遺。氣與欬俱失者。厥逆從上下散也。男兆潰曰。陰陽氣厥。則為寒熱相移。邪氣上逆則為欬。下逆則為失為遺。寒熱之氣。客于形身則為痛。當知百病皆生于氣也。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水道出焉。故欬而遺溺。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靈樞經曰。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府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是以腎欬不已。膀胱受之。久欬不已。三焦受之。是腎為兩藏。而合于六府者也。二焦為

中瀆之府。故腹滿。欲則上焦不能主納。故不欲食飲也。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此言膀胱三焦之欬。皆邪聚于胃。而上關于肺故也。夫三焦為決瀆之府。膀胱者津液之所藏。關門不利則聚水而從其類矣。水聚于胃。則上關于肺。而為欬。欬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故使人涕唾。水氣上乘。故面浮腫而氣逆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欬在五藏。當治其俞。五藏之俞。皆在于背。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間。以草度其背。是謂五藏之俞。灸刺之度也。合治內府。故欬在六府者。取之于合。胃合于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浮腫者。取肺胃之經脈以治之。

#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本經云。氣傷痛。蓋痛在有形之形身。而發于無形之氣。分是病皆主于寒熱七情。而證見于臟腑經脈。舉痛而論。百病皆然。能會通此道。庶明而不惑。是以帝言知天道者。貴能驗于人。知往古者。苟能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足于己。知此。則道不惑而知要數之極。斯所謂之明道者也。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而發明解惑。可得而聞乎。經云。知一爲工。知二爲上。知三爲神。知斯三者。望見其色。按其脈。問其病者。是以帝欲問此三者之應驗。而闡發于未明。岐伯再

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請示問端也）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泣音澀卒叶猝入聲○經氣流轉如環無端寒氣客之則凝泣而不行矣客于脈外則脈縮踡而血少客于脈中則脈滿而氣不通故卒然而痛也○張兆璜曰氣爲陽血爲陰氣無形血有形氣行脈外血行脈中客于脈外則血少客于脈中則氣不通正言其形氣交通之要道）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脇肋與

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形，證也。言痛證之各有不同，將何以別之。岐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踡，縮踡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炅則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縮音所，炅音炯，重平聲。絀，猶屈也。寒則血凝泣，故脈縮踡，縮踡則絀急而外引小絡。夫經脈為裏，浮而外者為絡。外內引急，故卒然而痛也。炅氣，太陽之氣也。脈寒而得陽熱之氣，則絀縮即舒，故其痛立止。若復感于寒，則陽氣受傷，故痛久而不止。○莫子晉曰：太陽者，日中之火也。太陽主諸陽之氣

陽熱之甚者也。此受天之寒邪。併吾身之陽氣以化熱。故痛立止。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氣血亂。故痛甚不可按也。榮血行于脈中。陽氣行于脈外。寒邪在脈。與陽氣相搏。則血氣淖澤而脈滿矣。脈滿。故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于脈中。陽氣燔乃而從上。血氣不能相將而循行則亂矣。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止。膜原者。連于腸胃之脂膜。亦氣分之腠理。金匱要略云。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蓋在外則皮膚肌肉之腠理。在內則爲橫連藏府之膜原。皆三焦通會元氣之處。如寒氣客于腸胃膜原之間。則絀引小絡。故痛也。夫痛者陰也。氣爲陽。血絡爲陰。是以寒

篇論痛皆邪傷于經脈如邪客于脈外之氣分而迫于經絡爲痛者或得炅或按之則痛止蓋寒邪得氣而易散也如邪入于經絡虛寒痛者甚則不可按或雖按之無益蓋陰分之邪難散也此邪在裏之道分卒引小絡而痛故按之即止張兆璜曰亦有肌[illegible]之脈外則外引小絡而痛邪在膜原之脈寄肉引小絡而痛蓋膜原之間有血絡也

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俠脊之脈伏衝之脈也伏衝之脈上衝背裏邪客之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倪中之曰則深者謂邪客于俠脊之衝脈則深在于腹之衝脈則浮于外而淺矣

寒氣客于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此言衝脈之衝于腹者會于咽喉而散于脈外也夫衝脈之衝于背者在于經其浮而外衝于腹者至胸中而散于脈外之氣

分故脈不通則氣因之而喘動應手謂脈逆于膺之下而氣因痛于胸之上喘動應手者人迎氣口當急應手也○倪冲之曰分別衝脈之有俠脊循膂故曰循膂直上則氣因之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泣脈泣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此言太陽為足熱之氣雖寒客于經俞得氣至則痛止矣背俞之脈者足太陽之脈也太陽之脈循于背而五藏六府之俞皆在太陽之經故曰背俞之脈藏府之血氣皆注于俞故寒客之則脈泣而血虛血虛則痛矣夫心主血脈五藏六府之俞皆注于心故相引心而痛心為陽中之太陽蓋與太陽之氣標本相合是以按之則熱氣至而痛止矣

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故脇肋與少腹

相引痛矣肝主血。故寒氣客于厥陰之脈。則血泣脈急。肝脈布脇肋。循陰器。故脇肋與少腹相引而痛。○倪冲之曰。五藏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血發原于衝脈而藏于厥陰之肝經。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衝脈亦[illegible]厥陰也。

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此承上文而言。寒氣在上。厥氣在下。上下相引而為痛也。厥陰之脈。上抵少腹。下循陰股。故腹痛引陰股。蓋言經氣上下相通。故邪正相引而為痛。

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此言膜原之間亦有血絡。寒氣客于膜原之血絡。不得入于大經而成積也。百病始生篇曰。邪在絡之時。痛于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于腸胃之外。膜原之間。留着于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illegible]言邪在于外內之絡脈者。必轉入于大經。而後

[illegible][illegible]淵絡血氣稽留于絡脈則宿昔而成積矣宿昔稽留久也息止也大經藏府之大絡也

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肰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

寒氣客于五藏藏陰之氣厥逆于上而從上泄則陰氣內竭矣陽熱之氣又未入于內則寒氣盛傷故卒肰痛死不知人得陰陽之氣復反于內則生矣

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也

寒氣客于腸胃之間從胃上出故痛而嘔愚按在藏之邪留府而解在腸胃之邪從下泄而解今藏府之邪皆從上逆而出者痛氣而不入經也

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洩腹痛矣

言此寒氣客于小腸之膜(?)則精入于腸內故不成積聚而為後洩腹痛也楊元如曰邪在于膜原血絡之中轉注于大經則入于腸內矣(?)邪入于經則溜于府

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

藏府氣色見于面之部位詳靈樞五色篇

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此承上文[illegible]言小腸之[illegible]不得後泄而爲熱閉也。熱氣者。寒氣稽留而化熱也。小腸爲赤腸。乃心藏之府。故感火氣[illegible]化熱[illegible]也。小腸主液。腸中熱。則液消而爲癉熱矣。焦者火之氣。感火熱之氣而爲焦渴也。液消熱燥。則受盛之物堅乾而不得出。故痛閉不通矣。楊元如曰。此節論寒氣而未結熱。氣一條者。謂寒邪稽留不去。得陽熱之氣而能化熱者也。

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言而可知者。言其病而知其處也。視而可見者。視其色而見其病也。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爲熱。白爲寒。青黑爲痛。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五藏六府之氣色。皆見于面。面各有所主之部位。視其五色。面可見其病矣。中有熱。則色見黃赤。寒則血凝泣。故面白脫色也。青黑。乃陰寒凝滯之色。故爲痛。帝曰。

[illegible]

靈樞經曰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寒暑天之氣也喜怒人之氣也蓋因氣而病氣者也

捫而可得奈何。謂撚其脈而得其病也。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主病之脈者。藏府所主之病脈也。堅而血者。邪氣實也。陷下者。正氣虛也。言邪正虛實。皆可捫而得之。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夫寒暑運行。天之陰陽也。喜怒七情。人之陰陽也。是以舉痛而論陰陽寒熱。知百病之皆生于氣焉。董子繁露曰。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樂。張兆璜曰。智者之養生。順四時而適寒溫。和喜怒而安居處。則苛疾不起。百病不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問寒熱七情。皆傷人氣。而氣有上下消耗之不同。是何病之所生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故

氣上矣。怒為肝志。肝主藏血。怒則肝氣上逆。故甚則嘔血。木氣乘脾。故及為飧泄。脾位中州。肝藏居下。故嘔血飧泄。皆為氣上。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喜乃陽和之氣。故志意和達。榮衛舒通。其氣舒徐而和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悲氣并于肺。則悲。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上連于肺。心系急則肺布而葉舉矣。肺主氣而位居上焦。主行榮衛陰陽。肺藏布大。而肺葉上舉。則上焦之氣不通。而榮衛不能行散矣。氣鬱于中。則熱化。氣不運行。故漸消也。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氣者。水中之生陽也。腎為水藏。主藏精而為生氣之原。恐傷腎。是以精氣退卻。而不能上升。膻中為氣之海。上出于肺。以司呼吸。然其原出于下焦。故精氣卻。則上焦閉。閉則生升之氣。還歸于下。

而下焦脹矣。上下之氣。不相交通。故氣不行矣。

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腠理者。肌肉之文理。乃三焦通會元真之處。寒氣客之。則腠理閉而氣不通。故氣收于內矣。

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衛行脈外之腠理。汗乃榮血之陰液。夫氣爲陰之固。陰爲陽之守。炅則腠理開。汗大泄。則陽氣從而外泄矣。

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驚則心氣散而無所倚。神志越而無所歸。思慮惑而無所定。故氣亂矣。

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勞則腎氣傷而喘息于內。陽氣張而汗出于外。外內皆越。故氣耗散矣。

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所以任物謂之心。心之所之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故思則心神內存。正氣留中而不行。故氣結矣。

太陰濕土 [illegible] 胃中變之 運化

# 腹中論篇第四十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此篇論外不涉于形身，內不關乎藏府，在于宮城空郭之中，或氣或血，或風或熱，以至于女子之妊娠，皆在於空腹之中，故篇名腹中論。帝曰心腹滿者，謂胸腹間乃心主之宮城，腹中乃藏府之郛郭也。岐伯對曰：名爲鼓脹。鼓脹者，如鼓革之空脹也。此因土氣虛，不能磨穀，故旦食而不能暮食，以致虛脹如鼓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雞矢，取雞屎上之白色者，雞之精也。雞屬陽明秋金，在卦配巽風木，此乃脾土艱于運化，以致脹滿不食，風木制化土氣，陽明燥合太陰。醴乃熟穀之液，釀以稻米，炊之稻薪，主補益中土，而先行于榮衛者也，故一劑則腹中溫和，二劑其病則已。○張兆璜曰：雞鳴于寅酉之時，鳴則先

鼓其翼。風木之象也。蓋木擊金而則鳴矣。又讀者曰。雞矢無時。故無前後。屎中之白者精也。帝曰。其時有後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飲食不節則復傷其脾。故時有後發也。或雖非飲食不節。值其病且已之時。而即受其飲食。故當病氣聚于腹。此深戒其慎節于飲食也。〇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上節論腹中氣虛。其病在脾。此論腹中血脫。所傷在肝也。夫血乃中焦水穀之汁。專精者行于經隧。為經脈之血。其流溢于中者。注于腎藏而為精。復奉心化赤而為血。從胞中而注下衝脈。循腹上行。至胸中而散。充膚熱肉。淡滲于皮膚而生毫毛。卧則歸藏于肝。寤則隨衛氣而

大患吐血
其多而不
致于死者
乃衝脈行
散于肝經
之血也

舉女子之月
事以明胞中
之血上藏于
肝

後行于皮膚之氣分，男子絡唇口而生髭鬚，女子下溢，時下爲月事。此流溢于中，布散于外之血也。是以此血虛脫，則肝氣大傷。有病胸脇支滿者，肝虛而脹滿也。食氣入胃，散精于肝。肝氣傷，故妨于食也。肝臭臊，肺臭腥。不能淡滲皮毛，則肺虛；無所歸藏于肝，則肝虛。肝肺兩虛，是以病至則先聞腥臊臭也。肺氣虛，出清液。肝藏虛，先唾血也。不能充膚熱肉，則四支冷。肝開竅于目，故目眩也。肝主疏泄，時時前後血者，肝無所藏而妄泄矣。

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

有所大脫血則傷肝，肝傷在女子則月事衰少不來矣。醉以入房，在男子則傷精，精傷則無從而化赤矣。氣生于精血，精血虛脫，則氣竭矣。○楊元如曰：傷寒論熱入血室，刺肝經之期門。本經曰：肝傷故月事衰少。是女子之月事，發原于胞中，上行于衝任，布散于皮毛，歸藏于肝藏，而後下爲月事者也。

帝曰：治

之奈何。復以何術。問治以何藥。復以何法救之。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爲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鰂賊同。藘茹當作茹藘。○烏鰂骨。烏賊魚之骨也。鰂魚狀若胞囊。腹中有墨。脊上止生一骨。輕脆如通草。蓋烏者腎之色。骨乃腎所生。主補益腎藏之精血者也。茹藘一名茜草。又名地血。汁可染絳。其色紫赤。延蔓空通。乃生血通經之草也。夫魚乃水中動物。屬陰中之陽。血中之氣。故用烏鰂骨四者。以布散于四支也。血乃中焦所生。用茹藘一者。主生聚于中焦也。夫聚者主氣。散者主血。卵白主氣。卵黄主血。雀乃羽蟲。潛入大水爲蛤。故末以雀卵者。因氣竭肝虛。補血而補氣也。豆乃腎之穀。五者土之數。氣血皆中焦所生。故宜飯後而服五豆許也。鮑魚味鹹氣臭。主利下行。故飲鮑魚汁以利腸中。而後補及于肝之傷也。張二中曰。烏鰂亦寒烏所化。

○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盛，滿也，少腹齊下也，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病在血分，有脈絡之連絡于上下四旁也，伏梁如梁之隱伏于內也，按上二節。論氣血之虛脹，此下二節，論血氣之實脹也。帝曰。伏梁因何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裹大，如囊之裹物而大也，居腸胃之外，在空郭之間也。不可治者，不可治以按摩也，如急切欲其解散而按摩之，必致痛而欲死，蓋有形之邪。不易散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此下，謂少腹陰前後二陰也，衝脈起于胞中，並足陽明，俠臍左右，循腹上行，此因陰中必下膿血，循經而上，則迫及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以致留

積膿血于腸胃之外。而如橐籥之大也。○張兆璜曰胃脘正當鬲間。日鬲俠胃脘內癰者。謂癰生于鬲胃之間乃在胃外之膜原。而非胃上也。朱聖公曰。真此係熱中之病。故在陰則下膿血。上則迫生胃癰。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齊臍同○久病者。謂癰生于鬲胃之間。病者不覺。故癰膿漸積于腹中。而成拳大也。臍上乃腹中之氣分。故為逆。臍下乃胞中之血分。易于行泄。故為從。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勿動者。不可按摩引動也。亟。急也。言亟當迎而奪之以寫之。其刺取之法。用圓利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納以取癰痹。此論在鍼經之刺法中。○帝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風根也。此論邪留氣分而為伏梁也。氣行于肌腠之間。是以身體股䯒皆腫。夫風邪。傷人陽氣。此風邪傷氣而留于腠理之間。故曰此風根也。其

此言腹中乃脾土所主，土位中央，其氣和緩，故不可妄施升降

此言過于高梁致傷脾土

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言肓者○大腸，謂大腸之外，募原之間，風邪之氣，充溢于大腸之外，而留著于膏肓之膜原之腸。肓之原出于脖胦，正在臍下，故遶臍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為水溺澁之病。不可動者，不可妄攻以動之也，蓋風邪之侵背于臍下，動之則風氣淫泆，而鼓動其水矣，水溢于上，則小便為之不利矣。○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熱中，謂癉熱風邪，留中而為熱也。消中，謂氣虛血脫，而為消中之虛滿也。高梁，厚味也。芳草，芳香之草。石藥，金石之藥也。芳草之氣，升散為陽，故令人發狂；金石之藥，沉重為陰，故令人發瘨也。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

君尊服芳草石藥是重出矣

此言憺淡鬱鬱之人土氣厚者可服此而使之上下交精

聞其說。富貴之人。形樂而志苦。華食而縱淫。夫四體不勞。則血氣留滯。心志煩苦。則中氣內傷。高梁華食。則脾胃有熱。放縱淫欲。則精血耗竭。是以熱中消中。多生于富貴之人。如不豊美其食。是不合其心。留中之病。宜于上下分消。若禁芳草石藥。故病不能食。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芳草者。其氣急疾丁馨散。石藥者。其性堅勁于下沉。故非中心和緩之人。服之則中氣易于虛散也。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此言腹中之氣。脾所王也。柔敦化土之德也。熱中消中。有虛有實。皆為熱氣留中。若更服芳香悍熱之藥。二者相遇。則內傷中和之脾

王矣、脾病者加于甲乙、至甲乙則甚、有勝尅之變、故王期更當別論也。○帝曰、善。有病膺腫頸痛、胸滿腹脹、此為何病、何以得之。岐伯曰、名厥逆。以下三篇復申明腹中之氣與血焉。腹氣者、脾氣也。內主于腹、外主于肌肉、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不同也。腹中之血者、起于胞中、散于脈外、與十二經脈之血不同也。是以腹中之氣血虛脫、則為消中之虛脹。腹中之血暴氣實、皆為有餘之候。故今復論腹中之氣反厥逆于上、則為膺頸胸腹之腫痛滿脹。下節論腹中之血氣和平、則為懷子之且生。末節論二陽之氣反下入于陰、則為腹中之積脹。帝知血氣流行而又各有所主之部署也。俾[illegible]之日脇腹脹滿者、因中氣厥逆于上、而虛脹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

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

夫瘖陽之氣上升，而腹氣又厥逆于上，是陽氣重上，而有餘于上矣。夫陽氣陷下，則灸之，令陽盛于上；而反灸之，則陽鬱之氣反入于經脈之陰，則爲瘖；若以石砭之，則陽氣外泄而虛，虛則狂矣。氣并者，血氣合并也。須其脈并之氣與血相并，而後治之，可使全也。○朱永年曰：脾氣主于腹中，行于肌肉，乃五藏元真之氣也。衝脈之氣，亦從胸中而散于肌腠皮膚之間，故與脾氣并合。須其氣并者，使氣歸于肌腠，而與血交并。如不之，則泄于皮膚之外；灸之，則逆于經脈之中。

帝曰：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

此論腹中之血氣和平，而有生成之造化也。長氣主生物，豆于成物。懷子者，有血氣之相和也。且生者，謂血氣之所以成胎者，虛繫于腹中，而無經脈之逆常，故至十月之期，可虛脫而出。當知凡事懷妊之要，腹中之血氣和平矣。女子則能懷妊，在男子則爲無病。

此篇大意謂在腹中之血非經脈之血也腹中之氣非三陽之氣也是以腸覃石瘕入二陰中謂爲腸覃

在氣分而不在經脈也。身有病者。月事不來也。熱邪脈者。血氣和平也。傷元如曰。至哉坤元。資生萬物。腹中之氣。坤土之氣也。是以白术補脾。爲資生之聖藥。衝任之血。原于腎藏之精。陽主施化。陰主成形。是以歸芎熟地。乃助產之神方。

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䐜脹而頭痛也。帝曰善。

此言三陽之氣。主于形身之表。如下入于陰中。則爲腹脹矣。夫病熱者。陽脈盛也。陽脈盛者。三陽之氣動之也。是以人迎之脈。一盛盛在少陽之氣。二盛盛在太陽之氣。三盛盛在陽明之氣。三陽俱盛。當主病熱頭疼。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如陽入于陰。又當病在頭與腹。乃䐜脹而頭痛也。蓋言表裏陰陽之氣。各有所主之部署。如陰氣厥逆于上。則爲肩頭腫痛。陽

氣下入于陰也。則為腹中䐜脹也。○莫仲超曰。伯言病熱者。乃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謂陽脈之盛。乃三陽之氣動之。兼少明陽入于陰。乃是三陽之氣。而非三陽之經脈也。傷寒論曰。藏府相連。邪高痛下。此言經病于表陽之上。而下連于裏矣。經脈上下相連。故病在上而痛在下也。當分病在經脈。而隨經下入于裏陰者。則痛而不脹。此病在氣分而陽氣下入于腹中。故脹而不痛也。

[illegible]病在氣脈[illegible]經脈中[illegible]內血而又與合外之氣血各別腰者要也前後圍轉一週[illegible]之腰要平[illegible]

#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此篇承上章而復記病在形身之外經絡之間令人腰痛者有刺取之法也夫身半之中在內為腹在外為腰腹中之血氣不循經而灌于膜原郛郭之間是以為病則腸滿腹脹為治所不宜灸砭至于陰陽經脈皆從腰而循膂是以為病則痛于有形為治皆所當刺取此形身外內之各有別也所謂經脈者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八脈皆循腰而上惟足太陰之脈從髀股內廉入腹屬脾以主腰中故不論于外也○男兆璜問曰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八脈有從腰脊而上循于頭項有從胸腹而上屬于膺喉今獨主腰痛者何也曰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而帶脈橫束于其間是以無病則天地交而經脈調病則經氣阻滯于其間而為痛故諸脈皆令人腰痛也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足太

陽之脉。從巔別下項。俠脊抵腰中。經脉阻滯于其腧則腰痛。上下不能疎通。故引項脊尻背如重狀也。王氷以委中爲郄中。在膝後屈處。出血者。寫而疎之也。春無見血者，正月太陽寅。故不宜出血。以泄太陽方盛之氣。按此篇記經脉爲病。而痛于腰之實證。與內傷肝腎外病筋骨之虛痛者不同也。少陽令

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少陽之氣主夏。而夏氣在皮膚。故皮中如針刺循循漸次也。少陽主樞。循循不可以俛仰者。經脉病而樞折也。足少陽之脉。從目銳眥循頸至肩。故不可以回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膝外廉陽陵泉之下。有獨起之骨。爲成骨。蓋足少陽主骨。至此筋骨交會之處。爲成骨也。少陽爲心之表。主夏之三氣。故夏無見血。○莫仲超曰。太陽之氣。生于水中。故主正月寅而始盛。少陽爲君火之相。故爲心之所表。夫火

陽主初生之氣者，少陽先天之所生也。少陽乃心之表者，少陽之上，相火主之也。太陽正月寅者，太陽從水中之所生也。太陽主夏火之氣者，太陽之後陽明天也。陰陽之道，推散無窮，學者當詳究其妙。

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顧，回視也。足陽明之脈，循喉嚨，入缺盆。經脈强急于前，故不可回顧。下後，夫血脈榮衛，陽明之所生也。血脈和則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陽明脈病，則神氣乃虛。精神虛亂，故妄見非常物。神不足則悲也。

刺陽明於骭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骭前三痏者，足三里，及上廉、下廉也。陽明居中土，故當上下以和之。陽明主秋令，故秋無見血。陽元如日，少陽太陽之氣，生于下焦水中，而合于上焦君相之火。故有先後天之分。陽明之氣，生于中焦水穀，而居中土，故獨主于秋令。集

足少陰令人腰痛，痛引脊內廉。足少陰之脈，上股內廉，貫脊屬腎，故痛引脊內廉

奉也。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內踝上二痏，取左右之太谿也。夫血乃精水之所生，腎主閉藏，以奉春生之氣。春時出血，則洩其所藏，是以多則不可復矣。厥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足厥陰之脈，抵少腹，布脇肋，故腰痛如張弓弦。蓋耎弱端長，肝之平脈也。肝脈病，故強急如弓弩弦。刺厥陰之脈，在腨踵魚腹之外，循之累累然，乃刺之。腨，腿肚也。踵，足跟也。魚腹，謂腨之形如魚腹也。取腨踵之間，魚腹之外，循之有脈累累然者，乃刺之。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肝主語，故其病令人善言。默默，安靜貌。謂雖善言而不狂妄也。不慧，語言之不明爽也。其病若此者，于腨踵之外，刺之三痏。二痏者，取經外穴也。按腰中如弓弦者，所病在經也。善言不慧者，病厥陰之氣，而有是證也。三陰三陽之主腰痛，有單

病在經者。有病經而及于氣者。故以此節分而論之。

〔〕解脈令人腰痛。痛引肩目䀮䀮然。時遺溲。䀮音荒○解脈者。[illegible]行散[illegible]之絡脈也。蓋經脈為裏。浮而橫者為絡。絡脈橫散于皮膚之間。故名曰解脈。此絡脈者。在皮之部。皮主太陽之氣分。故痛引肩目。時遺溲。而直取太陽之郄也。散上聲。

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膝後筋肉分間。太陽之委中穴也。郄外廉之橫脈。穴外之橫絡也。鍼經云。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盛而血者疾誅之。故宜寫出其血。黑變赤而止。倪冲之曰。邪在橫解之絡脈。故亦取橫脈以寫之。

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善恐。此復論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足以令人腰痛如引帶。腰似折者。太陽之氣病也。橫盛于中。則上虛下實。下實則氣并于陰。故善恐也。

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

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有結絡如黍米。刺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腫。此論陽蹻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蹻脈有陰陽。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不當數者爲絡。是男女陰陽。經絡交并。故爲同陰之脈。其脈行健。故名曰蹻。在跟中。則不上行。故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怒意。言堅實如怒起也。按蹻脈爲病。少腹痛裏急。腰及髖節下相連陰中痛。陰病。本經言痛如小錘居其中。即裏急陰病之證也。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爲三痏。陽蹻者。足太陽之別。脈起于跟也。出于外踝下足太陽申脈穴。當踝後遶跟。以僕參爲本。上外踝三寸。以附陽爲郄。直上循股外廉。故宜取外踝絕骨之處。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此論陽維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陽維總維一身之陽。陽氣盛。故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

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尺所陽維起于諸陽之會其脈發于足太陽金門穴在足外踝下一寸五分。上外踝七寸會足少陽于陽交。爲陽維之郄。故當與太陽合腨下間而取陽維之郄也。郄上踝七寸是維地一尺所矣。

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絶惡血歸之此論帶脈爲病而令人腰痛也。衡讀爲橫。帶脈橫絡于腰間故曰橫絡之脈。夫足之三陽循腰而下。足之三陰及奇經之脈皆循腰而上。病則上下不通。陰陽間阻而爲腰痛之證。惟帶脈橫束于其間。然上下之相貫。故必因舉重傷腰。以致橫絡之脈絶傷。而惡血歸之。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也。

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橫居爲二痏出血郄陽。謂足太陽之浮郄。在膕下腰筋之間。上郄數寸。是在腰尻之下矣。橫取二痏者益隨帶脈之[illegible]形而取之。按靈樞經曰。足少陽之正

主膂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是帶脈之下。遶于足少陰太陽。故當從浮郄而上衝太陽之絡以取之。

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

此論任脈為病而令人腰痛也。任脈起于至陰。與督脈交會。分而上行。故名曰會陰。任脈統任一身之陰。汗乃陰液。故漯漯然汗出也。汗乾則液竭。故令人欲飲。走者陽象也。任與督脈。上下相交。飲已欲走者。陰液渴而交于陽也。

刺直陽之脈。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橫居視其盛者出血。

直陽之脈督脈也。督脈總督一身之陽。貫脊直上。故曰直陽。其原起于腎下胞中。循陰器。遶篡至少陰。與太陽中絡者合。故取蹻上郄下者。循足太陽之絡以取之也。按會陰穴後當有刺條。刺直陽前宜有腰痛。或簡脫誤。抑督與任交。病在陰。而取之陽耶。○渭仁曰。任督二脈。一源而二岐。一任于身之前。一行于身之後。又督脈別絡

自長強歩任脈者。由小腹直上。貫臍中央。入喉上頤。會太陽于睛明穴。是任督二脈。陰陽會界。分而上行。狀其間又有交會之處張池瓊口。飲已欲走。走竅入于陽。故當從督以旁任。且任脈循于腹。而其病在腰。是所病之因在任。而所成之證在脊也。

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

此論陰維之脈而令人腰痛也。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陰維之脈。起于足少陰築賓穴。為陰維之郄。故名飛陽者。謂陰維之原。從太陽之脈走少陰而起者也。怫怫。謂怒貌。腎病者意不樂。氣并于腎則恐也。○朱永年曰。任督二脈。與陽維陰維。陽蹻陰蹻。皆陰陽互相交會而起。

刺飛陽之脈。在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陰維之脈。在內踝上五寸。腨肉分中。上循股內廉。上行入腹。故于此取之。蓋內踝上五寸少陰之前。乃足少陰與陰維交會之處。

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膺目

䀮䀮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此論陰蹻之脈而令人腰痛也。陰蹻者足少陰之別。其脈起于照中。同足少陰。上內踝之上二寸。以交信爲蹻。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出人迎之前。至咽喉。交貫內眥。合于太陽陽蹻。是以痛引膺目䀮䀮然。交足太陽。故甚則反折。循咽喉。故舌卷不能言也。馬蒔曰。昌陽。即足少陰穴名。一名復溜。又名伏白。刺內筋爲二痏。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內筋謂大筋之前分肉也。太陰後。大筋前。上踝二寸所。即陰蹻之郄。交信穴也。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此論衝脈爲病而令人腰痛也。衝脈者。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至胸中而散。滲于皮膚。滲于脈外。故名散脈也。衝脈爲十二經脈之原。心主血脈。故痛而熱。熱甚生煩。其循于腹者。出于氣街。依臍下兩旁各五分。至橫

骨一寸。經脈阻滯于其間。故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溺。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間。絡外廉束脈。為三痏。衝脈者。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故取膝前外廉者。取衝脈之下會也。以上論奇經之八脈。皆循腰而上。故並主腰痛。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此論坐至之脈而會人腰痛也。肉者。分肉。里。皆說肉之文理也。經云。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分肉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其小痹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蓋謂谿谷分肉之間。亦有穴會。循脈往來。邪氣淫溢。用微鍼取之。與取絡脈之法相同。夫分肉連于筋骨。屬于氣分。欬則動氣。故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也。刺肉里之脈為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為二痏者。取左右二足穴也。足少陽陽輔穴。又名分肉穴。在太陽膀胱經之外。少陽絕骨穴之後。去足外

澤瀉行解、谷風骨骨、霎䕃起

髁間者。乃其脈也。夫脈肉之文理。屬骨而生。是篇而起。足少陽屬骨主筋。故取少陽之分肉穴也。按分肉之間。谿谷之會。小鍼注溢。循脈往來。能令人腰痛也。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令人腰痛。是以首論橫解之絡脈爲痛。末論肉里之間。亦循脈而爲腰痛也。

腰痛俠脊而痛至頭几几然。目𥉂𥉂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几音殊

○此論經俞爲痛而令人腰痛也。夫五藏六府之俞。皆在太陽之經。而足太陽之脈。俠脊抵腰。上至于頭。是以腰痛俠脊而上及于頭目者。邪入于經俞也。几几短羽之鳥。背強欲舒之象。陽盛者不能俛。故欲僵仆也。夫邪之傷于人也。先客于皮膚。傳入于孫絡。孫絡滿則傳入于絡脈。留而不去。傳舍于經脈。留而不去。傳入于經俞。邪中于人。雖有淺深。然皆在于形身上下之間。故發乎所痛。是以論肉里之膚腠。解脈之橫絡足之三陰三陽。及奇經之經脈。以至于太陽俠脊之經俞。爲痛之見證。各有不同。而取刺亦各有法也。

〇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此論陰陽之氣不和。而令人腰痛也。痛上寒者。腰以上寒也。痛上熱者。腰以上熱也。夫陰陽二氣皆出下焦。陽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寒。陰氣不能上升。則腰痛而上熱。蓋氣阻於陰陽上下之間。故腰痛也。太陽巨陽也。爲諸陽主氣。陽明陽于二陽之間。爲陽盛之經。故上寒者。當取此二經。以疏三陽之氣。少陽主樞。故不可俛仰者。當取足少陽也。厥陰主一陰初生之氣。上熱者取足厥陰。少陰之氣。中合于陽明。上合于肺藏。陰氣逆于下。故中熱而喘也。郄中膕也。謂經穴之委中穴爲郄。陰郄者。足少陰之築賓穴也。〇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按此以下至引脊內廉。刺足少陰。係衍文。謹照王氏原注。王冰曰。上寒。陰市主之。在膝下三寸伏兔下陷者中。足陽明脈氣所發。不可顧。三里主之。在膝下三

寸所外廉，而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上熱刺足太陰。王冰曰：地機主之，在膝下五寸，足太陰之郄也。中熱而喘刺足少陰。王冰曰：湧泉、太鍾悉主之。湧泉在足心陷者中也，足少陰脈所出。太鍾在足跟後衝中動脈，足少陰之絡也。大便難刺足少陰。王冰曰：湧泉主之。少腹滿刺足厥陰。王冰曰：太衝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動脈應手，足厥陰脈之所注也。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王冰曰：如折，束骨主之。不可以俛仰，京骨、崑崙悉主之。不可舉，申脈、僕參悉主之。束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者中也，足太陽脈之所注也。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脈之所過也。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之所行也。申脈在外踝下五分，容爪甲，陽蹻之所生也。僕參在跟骨下陷者中，足太陽陽蹻二脈之會。愚按于氏所取之穴，不過承襲前人，或彼時俗

在取，非出于經旨也。引脊內廉，刺足少陰。王冰曰，復溜主之。後腰痛上寒不可顧至此件經語，除注並合本書，○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並太素。自腰痛上寒並此經無，乃王氏所忝者，今注云復腰痛上寒至並合本澤十九字，亦非王冰之語。蓋後人所加也。○腰痛引少腹控䏚，不可以仰。此後結足太陰之絡而爲腰痛也。控，引也。䏚，季脇空虛也。足太陰之絡，從髀合陽明。上貫尻骨中，與厥陰少陽結于下髎，而循尻，內入腹。上絡嗌，故腰痛引少腹而控䏚也。腹䏚拘急，故不可以仰息。按此篇承上章之論腹中，而并記刺形身之腰痛，足之三陰三陽，皆循腰而上下。而足太陰之脈。從股內廉，入腹屬脾。以至腹中，足以首節此論少陰厥陰。而不及于足太陰也。故太陰之支別，從髀貫尻。亦令人腰痛，故後記于篇末，以使後學分形身外內經絡之各有別也。刺腰尻交者，兩髁胂上，以月生死爲痏數，發鍼立已。○胂音申 腰尻

交者。腰下髎骨間。乃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交結于其間。故曰腰尻交也。兩髁。即腰下兩旁起骨。胂即兩髁骨上隨起肉也。以月生死爲數者。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蓋月生。則人之血氣漸盛。月虧。則人之血氣漸衰。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爲痏數。蓋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故以月之生死爲期。張兆璜曰。月始蘇曰朔。每月朔日。是月始生之一日也。

左取右。右取左。脈之大絡。左注右。右注左。此邪客于太絡。故當以左右兩間取之。若在橫解之浮絡。脈又當總取郄外廉之橫脈矣。

風論篇第四十二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厲風。或為偏枯。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風乃陽動之邪。而人之表裏陰陽。血氣藏府。又有虛有實。故其為氣也善行而數變。因其善行數變。是以或為寒熱。或為偏枯。或外在于形身。或內至于藏府。其病各異。其名不同。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洩。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快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此論風邪客于膚腠

寒熱存脈中故曰寒中熱中脈中之邪發從皮膚而出

而爲寒熱也。皮膚肌腠之間。乃三焦通會元真之處。風邪客之。則氣不內通。邪不外泄。風動之邪。善行而數變。動而腠理開。則元氣空泄而洒然寒。變而腠理閉。則邪熱留而腑腸悶。其爲寒也。則三焦虛而食飲衰。其爲熱也。則邪熱盛而肌肉鑠。怢栗。振寒貌。蓋言邪之所勝。其正必虛。正氣爲邪所傷。故使人怢慄而不能食也。名曰寒熱。○怢音秩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此論風邪客于脈中而爲寒熱也。夫血脈生于陽明胃府。如風傷陽明。邪正之氣。并入于胃。則循脈而上至于目。蓋諸脈皆系于目也。其人肥厚。則熱留于脈中而目黃。其人瘦薄。則血脈之神氣外洩而爲寒。脈中寒。則精神去而涕泣出。風氣與

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

上節論風從氣而入于脈。此論風行脈而散于分肉衛外內之交通者。

道不利。故使肌肉憤䐜而有瘍。衛氣有所凝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此論風邪與衛氣相干而不仁也。足太陽之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背膂而絡藏府之脈俞。循氣一[illegible]一在大會于項之風府。亦循背膂而日下一節。[illegible][illegible]宮太陽與太陽之氣。俱入于項背之間。行諸脈俞。散于分肉轉于衛氣。以致衛氣所行之道不利。故使肌肉憤䐜高起而有癰瘍。衛氣凝滯于項背之間。不能通行于周身之膚腠。故其肌肉麻痹而不知痛癢也。○兆璜曰。衛與陽明之氣。入胃而循于脈中。亦行太陽之脈俞。復散于肌肉而轉于衛氣。是太陽之氣主表。陽明主肌。而主脈也。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此論風傷榮氣而為癘瘍也。胕肉也。夫營衛皆精陽之氣。浮氣之不循于經者為衛。精氣之營于經者為營。有營氣熱胕者。言有因風傷營氣。搏而為熱。熱出于胕肉之間。則

肌脈外內之氣不清矣。鼻者肺之竅。藏真高于肺。主行榮衛陰陽。風邪與榮熱搏于皮膚之外。則營衛之氣不清。故使其鼻柱陷壞。面色敗惡。而皮膚潰瘍也。

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

此承上文而言如風寒之邪。客于脈中而不去者。亦名曰癘也。風寒寒風也。風寒之邪。客于脈中而不去。則營氣受傷。亦名曰癘風。夫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故或名曰寒熱。蓋亦或爲寒中熱中之病。以上二節。論風傷營氣。皆名曰癘。如營熱搏于脈外者。爲敗壞之癘瘍。風寒留于脈中者。爲寒熱之癘風。故曰癘者。有營氣熱胕。言有一種者名曰營氣之熱。外出于胕肉之間。營衛邪正之氣相搏陰陽清濁之氣不清。以致鼻柱敗壞皮膚癘瘍。此勤癘之甚者也。有因風寒客于脈中。久而不去。或爲紫雲白癜之癘風。故爲寒中熱中之營病。此爲癘之輕者也。○兆璜曰。寒傷營。故風寒客于脈中而不去。風乃陽熱鼓動之邪。故與營氣爲熱。而後出于胕肉之外。[illegible][illegible]曰。前二節。論風傷氣血。後二篇。

論風傷營衛。營與衛氣與衛。各有分別。故爲病不同。○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此論風傷五藏之氣。而爲五藏之風也。夫天之十干。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藏。是以人之藏氣。合天地四時五行十干之氣化。而各以時受病也。風者。虛鄉不正之邪風。故曰風。曰邪。曰傷。曰中。蓋言不正之風。或傷之輕。或中之重也。

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此論風中五藏六府之俞。而亦爲藏府之風也。夫五藏之氣。外合于四時。故各以時受病者。病五藏之氣也。如風中于經俞。則內連藏府。故亦爲藏府之風。病五藏之經也。以上答帝問藏府之風。有二因也。愚按此二因。與金匱之所謂邪入于府。卽不識人。邪入于藏。舌卽難

言。口吐涎之因證不同。金匱之所謂中藏中府者。要直中于藏府。而傷藏府之元神。本篇之論。一因隨時而傷藏氣。一因經絡受邪。而內連于藏府。是以五藏之風狀。止見色證。而不致如傷藏神之危險者也。

○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此論風邪偏客于形身而爲偏風也。門戶者。血氣之門戶也。夫上節之所謂風傷血氣者。乃遍體之皮膚脈絡也。如各入其門戶而中其血氣者。則爲偏枯。謂偏入于形身之半也。

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此論風氣循風府而上爲腦風也。風府穴名。在項後中行。乃督脈陽維之會。上循于腦戶。故風氣客于風府。循脈而上。則爲腦風。

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此論風客于頭。而爲目風也。係系同。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風入于頭。下太陽之目系。則爲目風。足太陽寒水主氣。故爲眼寒也。

飲酒中風。則爲漏風。此論飲酒中風而爲漏風也。酒者熟穀之液。其性慓悍。其

氣先行于皮膚故飲酒中風則腠理開而爲汗洩之漏風也。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此論入房中風而爲內風也。夫內爲陰。外爲陽。精爲陰。氣爲陽。陽爲陰之衛。陰爲陽之守。入房則陰精內竭。汗出則陽氣外弛。是以中風則風氣直入于內而爲內風矣。新沐中風則爲首風。此論新沐中風而爲首風也。以水灌首曰沐。新沐則首之毛腠開。中風則風入于首之皮膚而爲首風矣。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外在腠理則爲泄風。此論久在肌腠之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在外則爲泄風。蓋脾胃之氣。外主肌腠。內主腹中。風邪久在肌腠而入于中。則脾胃之氣受傷。而爲腸風飧泄。蓋大腸小腸。皆屬于胃也。若久在外之腠理。則陽氣外弛而爲泄風。泄風者。腠理開而汗外泄也。以上論風氣之善行數變。所中不一其處。而見證各有不同。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

致有風氣也。長上聲○風乃東方之生氣。為四時之首。能生長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故為百病之長。至其變化無常。故為病不一。如春時之非東風。夏時之非南風。或從虛鄉來之則風謂風之類。皆其變化而為他病也。方。處也。言風邪之客于人。無有常處。如風氣客于皮膚之間。則為寒熱。客于脈中。則為寒中熱中。客于藏府。則為藏府之風。循于風府。則為腦風。風入係頭。則為目風。無有常處。而致有風氣也。上三句。言風氣之變化。下二句。論風客于人。而無有常方。○王子方問曰。按此篇岐伯所答。詳于帝問。後人乃疑之。或言帝有所缺問者。或有增補其間者。果屬缺文與。曰聖經安可改也。夫帝曰或為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則百般風證。盡括三句之中。故後曰風者。百病之長也。蓋言風之變化無常。即此論中。不能盡其變耳。豈可以膠執之識見。而增改聖經乎。○

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診。視也。驗也。帝問五藏之

四時之風獨干藏氣而後病出予形證

風證見于形身之外其狀不同者所在何處須問其胗驗之狀病能者謂藏氣受邪能爲形身作病也

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皏普梗切差青色〇風爲陽中開發腠理故多汗風氣傷陽邪正不合故惡風也皏然淺白貌肺屬金其色白肺主氣在變動爲欬風邪迫之故時欬短氣也晝則陽氣盛而能勝邪故差暮則氣衰故病甚也眉上乃闕庭之間肺之候也〇男兆璜問曰五藏之色如肺始言皏然白而復曰胗在眉上其色白有似乎重見矣曰所謂皏然白者謂肺氣受風而藏氣之見于色也所謂胗在眉上其色白者謂五藏之病色見于面也靈樞五色篇曰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部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于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于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故先言五色而後言五

諸病論廿釋此篇不言治 焦者火之象

色之見于面部者。謂病之從內而外也。聖人設教揮然。後雖不言治。而治法已在其中矣。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心爲火藏。風淫則火盛。故脣舌焦而津液絕也。風化木。木火交熾。故善爲怒嚇。心主舌。病甚則舌本强而言不可快。心和則舌能知五味。故胗驗在口。口者。兼脣舌而言也。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肝開竅于目而主泣。故善悲。本經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其勝于目是以俱悲。故泣出也。蓋言悲而後泣出也。微蒼。淡青色也。足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風木合飛則火熱盛而嗌乾。肝氣病。故善怒也。怒勝思。故時憎女子。目者肝之官也。故胗在目下。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肢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

記後人認
集一並傳
日蒼日炲
日肺肌日
數貴、
大意與五
藏生成篇
之論色同

食胗在鼻上，其色黃。（脾主肌肉四支。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脾氣病也。足太陰之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經絡篇云：是主脾所生病者，食不下。土位中央，故所胗在鼻也。○此篇言五藏四時之風，始下藏氣，而後病于形身，自內而外也。夫邪下藏則死，此病在藏氣，而不傷于藏真也。故居中五藏六府之俞，乃經絡受邪，亦內干于藏府。然身中于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于陰經，則溜于府。是以後止言胃風者，乃經絡之邪，總歸于胃，陽明為萬物之所歸也。）

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胗在肌上，其色黑。（痝音芒。炲音臺。○風邪干腎，則水氣上升，故面痝然浮腫。風行則水渙也。腎主骨，故脊痛不能正立。炲，煙煤黑色也。腎主藏精，少陰與陽明會于宗筋，風傷腎氣，故隱曲不利。水氣上乘，故黑在肌上，水乘土也。○盧氏曰：胗在眉目上者，脾肝之本部也。心胗在口，脾胗在鼻者，母病而傳見

從膝下而入肩後從肩而輸氣

于子位也。腎病而見肌色黑者。乘其所不勝也。是以本篇五藏之脉。與靈樞經之五閱五色篇之法。少有不同。蓋言五藏之色。有見于面部之本位。而又有乘傳之變者也。

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頸有風池風府。乃經脉之要會。故頸多汗。胃府受邪。故飲食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也。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腹脹滿。是以形寒則䐜脹。飲冷則泄者。胃氣虛傷也。胃者肉其應。腹者胃之郛。故主形瘦而腹大。

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頭乃諸陽之會。因沐中風。則頭首之皮膚疎而陽氣蒸。故多汗惡風也。風者天之陽氣。人之陽氣。以應天之風氣。諸陽之氣。上出于頭。故先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戶內。蓋風將發而氣先病也。毛其風

諸陽之氣
上升煩勞

發之日。氣隨風散。故其病少愈。男兆璜曰。風邪發而所舍之風亦發。故先一日病甚。人氣之通于天也。

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

飲酒者。胃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或因胃氣熱而腠理疎。或絡脈滿而陰液泄。故常多汗也。酒性悍熱。復風氣相搏。故雖單衣而汗不可以常服。酒入于胃。熱聚于脾。脾胃內熱。故食則汗出。甚則上薄于肺。而身汗喘息惡風。身常濡也。津液內竭。故口乾善渴。陽氣外張。故不能煩勞于事。

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帝曰善。

泄風之病。風久在腠理而傷氣。故多汗。汗泄衣上。漸漬滲泄。玄府不閉也。津液外泄。故口中乾燥。上漬其風者。謂身半以上。風濕相搏。則陽氣受傷。故不能煩勞其事。若妄作勞。則身體盡痛而發寒矣。按偏

則[illegible][illegible]而
精化



風而下。此論首風漏風泄風之狀。蓋此三者，皆在皮膚氣分。風氣相搏。而善行數變。故曰肺風之狀。皆風之狀，首風之狀，言風氣變動之病狀也。如入下經厥在偏風。則為半身不遂。循經入腑。則為腑風。循系入頭，則為目風眼寒，不復再有變證，故不復論也。

# 痺論篇第四十三

黃帝問曰。痺之安生。岐伯對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也。痺音避○痺者閉也。邪閉而為痛也。言風寒濕三氣。錯雜而至。相合而為痺。其風氣勝者為行痺。風者善行而數變。故其痛流行而無定處。寒氣勝者為痛痺。寒為陰邪。痛者陰也。是以寒氣勝者為痛痺。濕氣勝者為着痺也。濕流關節。故為留着之痺。按靈樞經有風痺。傷寒論有濕痺。是感一氣而為痺也。本篇論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是三邪合而為痺也。靈樞周痺篇曰。風寒濕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是寒痺先發而他痺復發也。本篇論風氣勝者為行痺。濕氣勝者為着痺。是三氣雜合。而以一氣勝者為主病

能者謂此三邪也

也。經論不同。因證各別。臨病之士。各宜體認。〇帝曰。其有五者何也。帝問三氣之外。而又有五痹也。上節論天之三邪。此下論人之五氣。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痹。以春遇此者為筋痹。以夏遇此者為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痹。以秋遇此者為皮痹。皮肉筋骨。五藏之外合也。五藏之氣。合于四時五行。故各以其時而受病。同氣相感也。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于其合也。肺合皮。心合脈。脾合肌。肝合筋。腎合骨。邪之中人。始傷皮肉筋骨。久而不去。則內舍于所合之藏。而為藏府之痹矣。故骨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于腎。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痹不已。復感于邪。內

邪後從皮肉而受于筋骨

舍於心。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痺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所謂五藏之痺者。各以其五藏所合之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也。蓋皮肉筋骨內合于五藏。五藏之氣。外合于四時。始病在外之有形。復傷在內之五氣。外內形氣相合。而邪舍于內矣。所謂舍者。有如館舍。邪客留于其間者也。邪薄于五藏之間。干藏氣而不傷其藏真。故曰舍。曰客。而上見其煩滿喘逆諸證。如其入藏者則死矣。男兆璜曰。首言以冬遇此為骨痺者。謂痺病之多深入也。故先言骨而筋。筋而脈。脈而皮膚。○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滿喘而嘔。此論五藏之氣受邪。而形諸于病也。肺主氣而司呼吸。其脈起于中焦。還循胃口。上膈屬肺。故痺則煩喘而嘔。兆璜曰。藏氣受邪。則病在五藏。五藏受病。復轉及于經脈形層。心痺者。脈不通。煩

魂神往來 肯之現

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主脈。故痺閉而令脈不通。邪薄心下。鼓動而上于心。藏則痺。故煩則心下鼓也。肺者心之蓋。而心脈上通于肺。故逆氣暴上。則喘而嗌乾。心主噫。心氣上逆而出。則善噫也。夫水火之氣。上下時交。心氣厥逆于上。則不能下交于腎。腎氣虛。故悲也。兆璜曰。心下鼓。暴上氣。謂邪氣上逆也。厥氣上。謂正氣厥逆也。

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肝藏魂。臥則神魂不安。故發驚駭。肝脈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循喉嚨。入頏顙。肝氣痺閉。則木火鬱熱。故在上則多飲。在下則便數。上引于中。而有如懷妊之狀也。

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尻苦高切音膏○腎者胃之關。關門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脊椎盡處為尻。腎主骨。骨痿而不能行。故尻以代踵。陰病者不能仰。故脊以代頭。

脚痺者。四支解墮。發

欬嘔汁。上爲大塞。脾氣不能行于四支。故四支解墯。脾脈上膈挾咽。氣[illegible]欬也。入胃之飲。上輸于脾肺。脾氣不[illegible]輸。故嘔汁。脾氣不能通調。故上爲大塞。[illegible]欬

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腸痹者。兼大[illegible]五言。小腸爲心[illegible]而主小便。邪痹于小腸。則火熱鬱于上而爲數飲。下爲小便不得出也。大腸爲肺之府而主大便。邪痹于大腸。故上則爲中氣喘爭。而下爲飧泄也。

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爲清涕。胞者膀胱之室。內居少腹。邪閉在胞。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水閉不行。則畜而爲熱。故若沃以湯。且澀于小便也。膀胱之脈。從巔入腦。腦滲則爲涕。上爲清涕者。太陽之氣痹閉于下。不能循經而上升也。愚按六府之痹。止言其三。蓋營氣者。胃府之精氣也。衛氣者。陽明之悍氣也。營衛相將。出入于外內。三焦之氣。遊行于上下。膽之氣。先藏府而升。夫痹者閉也

以時而合于肉日舍體俞而入曰象

正氣運行。邪不能留。三府之不病痹者。意在斯與。〇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此言藏氣不藏。而邪痹于藏也。陰氣者。藏氣也。神者。五藏所藏之神也。五藏爲陰。陰者主靜。故靜則神氣藏而邪不能侵。躁則神氣消亡。而痹聚于藏矣。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言腸胃傷而邪痹于府也。天居處失宜。則風寒濕氣。中其俞矣。並當節其飲食。勿使邪氣內入。如食飲應之。邪即循俞而入。各舍其府矣。淫氣喘息。痹聚在肺。淫氣憂思。痹聚在心。淫氣遺溺。痹聚在腎。淫氣乏竭。痹聚在肝。淫氣肌絕。痹聚在脾。諸痹不已。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此申明陰氣躁亡。而痹聚于藏也。淫氣者。陰氣淫佚。不靜藏也。淫氣而致下喘息。則肺氣不藏。而痹聚在肺矣。淫氣而致于憂思。則心氣不藏。而痹聚在心矣。淫氣而致于遺溺。則腎氣不藏。

痹當云不止在皮肉筋骨之合而內也

而痹聚在腎矣。淫氣而致于陰血之竭，則肝氣不[illegible]

而痹聚在肝矣。淫氣而致于肌肉焦竭，則脾氣不[illegible]

而痹聚在脾矣。是以在藏府經[illegible]不已，[illegible]

進益于內，而為藏府之痹矣。夫寒[illegible]

人經俞筋骨，風者天之陽邪，傷人皮膚[illegible]

邪中于藏府之俞，而風氣勝者，其性善行[illegible]

而散，故其人易已也。愚按下文云六府亦各有俞，蓋

言五藏六府俱各有俞，如風寒濕氣，中于[illegible]藏之俞

而藏氣淫躁，則邪循俞內入，而各聚于藏矣。中于六

府之俞，而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邪亦循俞而入，各會

其府矣。上節所謂各以其時重感于風寒濕之氣，而

為五藏之痹者，合五藏之氣而舍于內也。此節論[illegible]

中藏府之俞，循俞而亦進益于內。先言陰氣

消亡，痹聚在藏，故後止言六府亦各有俞云。○帝曰：

痹，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

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

[illegible]日經　[illegible]受邪入　[illegible]為內　[illegible]

者易已。此言五藏之痹。循俞而入藏者死也。夫風寒濕氣中其俞。其藏氣實則邪不動藏。若神氣消亡。則痹聚在藏而死矣。按邪從皮肉筋骨而內舍于五藏者。此邪于藏氣、而不傷于藏真。故痹客于藏則為煩滿喘嘔。脈不通。心下鼓。嗌乾善噫諸證。其留連筋骨間而不內舍于其合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隨氣而易散。若中其俞。則內通五藏。兼之陰氣不藏。則邪直入于藏。而為不治之死證矣。帝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此言六府之痹。乃循俞而內入者也。夫居處失常。則邪氣外客。飲食不節。則腸胃內傷。故食飲居處。為六府之病本。男兆璜曰。痹聚在五藏者。因其陰氣不藏。神氣消亡。痹舍于六府者。亦其飲食居處。此節用三亦字。與當着眼。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食飲入胃。大小腸濟泌糟粕。膀胱決瀆水

濁。蒸化精液，營養經俞，如居處失常，而又食飲[illegible]之
于內，則經脈虛傷，邪循俞而入，舍其[illegible]
邪中五藏之俞，而陰氣淫泆應之[illegible]
食飲應之，故曰六府亦各有俞，而[illegible]
樞口問篇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illegible]
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夫風寒雨濕，令[illegible]痹
矣，居處失常，則邪中藏府之俞矣，喜怒病藏，驚恐傷
陰，則陰氣消亡矣，飲食自倍，則腸胃乃傷矣，是以上
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和于陰陽，故能形與神俱，度百歲乃去。○帝曰，以鍼
治之奈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
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此論治藏府之痹，而各有法也。夫營俞治經，故
痹在藏者，當取之于俞，合治內府，故痹在府者，取之
于合也。又當循形身經脈之分，皮肉筋骨，各有所發，
各隨其有過之處而
取之，則其病自瘳矣。○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痹乎。

氣乃留著之癈榮衛以不營之氣行而不留故不爲痺

謂陽論 甚異

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臺樞

靈樞云。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于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氣篇曰。榮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是水穀之精氣。從肺氣而先和調于藏府。五藏六府。皆以受氣。而乃能入于脈也。入于脈。故循脈上下。復貫五藏。絡六府。蓋言五藏六府。受穀精之氣。營行于經脈。經榮之氣。復貫絡于藏府。互相資生而資養者也。

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衛者。水穀之悍氣。其氣慓疾滑利。故不能入于脈。不入于脈。故循于皮膚分肉之間。分肉者。肌肉之腠理。理者。皮膚

藏府之文理也。蓋在外則行于皮膚肌理之間，在內則行于絡藏絡府之募原。募原者，肌膜也，有文理之處。故曰皮膚藏府之文理也。絡小腸之脂膜謂之肓。是以在中焦，則熏蒸于肓膜，行於腸胃之上，則散于心肺之募理。行于腹中，散于腸胃肝腎之募原。是外內上下，皮肉藏府，皆以受氣。一日一夜五十而周于身。

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

榮衛之氣，榮行脈中，衛行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晝夜不休息者也。故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邪合而留連于皮膚脈絡之間，故不為痺也。蓋言痺在皮者，肺氣之所主也；痺在肌者，脾氣之所主也；痺在脈者，心氣之所主也。榮衛之氣，雖在皮膚絡脈之間，行而不留，故不與邪合。

○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

不仁，不知痛痒也。燥者，謂無汗。濕者，多汗而濡濕也。

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寒氣勝者爲痛痹。故痛者寒氣多也。終始篇曰。病痛者陰也。人有陰寒。故痛也。上寒字。言天之寒邪。下寒字。言人之寒氣。蓋天有陰陽。人有陰陽。如感天之陰寒。而吾身之陽盛則寒可化而爲熱。如兩寒相搏。凝聚而爲痛痹矣。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濇。經絡時疏。故不通。皮膚不營。故爲不仁。通當作痛。病久入深者。久而不去將內舍于其合也。邪病久則榮衛之道傷而行濇。邪入深則不痹閉于形身。而經絡時疎。故不痛也。榮衛行濇。則不能營養于皮膚。故爲不仁。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此言寒熱者。由人身之陰陽氣化也。人之陽氣少而陰氣多。則與病相益其陰寒矣。邪正惟陰。故爲寒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痹熱。人之陽氣多而陰氣

少。邪得人之陽盛。而病氣勝矣。人之陽氣盛而遇邪
之陰邪。則邪隨氣化而爲痺熱矣。兆璜曰[illegible]相
益者。言人之陰氣多而益其病氣之陰寒也。[illegible]勝
者。言人之陽氣多而益其病氣之熱勝也。[illegible]有
陰陽之邪。而人
有寒熱之氣化。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
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濕者天之陰邪也。感天地之陰
寒。而吾身陰氣又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兆璜
曰。陽熱盛者多汗出。濡濕之汗。又爲陰寒。醫者審之
○帝曰。夫痺之爲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
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
則不仁。在於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經云氣傷痛。此
論邪痺經脈骨肉之有形。而不傷其氣者。則不痛也
夫骨有骨氣。脈有脈氣。筋有筋氣。肌有肌氣。皮有皮

氣。皆五藏之氣。而外合于形身。如病形而不傷其氣則止見骨痺之身重。脉痺之血凝不行。筋痺之屈而不伸。肉痺之肌肉不仁。皮痺之皮毛寒冷。故具此五者之形證。而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此承上文而言。凡此五痺之類。如逢吾身之陰寒。則如蟲行皮膚之中。逢吾身之陽熱。則筋骨並皆放縱。又非若痛痺氣之有寒則痛。陽氣多則爲痺熱也。此言形氣之病。各有分別。故帝嘉其善焉。光瓚曰。在外者。皮膚爲陽。筋骨爲陰。如逢寒。則陽亦陰寒。故皮膚則蟲。逢熱。則陰亦陽熱。故筋骨施縱。

# 痿論篇第四十四

黄帝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痿者。四支無力委弱舉動不能若委棄不用之狀。夫五藏各有所合。痹從外而合病于內。外所因也。痿從內而合病于外。內所因也。故帝承上章而復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岐伯對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夫形身之所以能舉止動靜者。由藏氣之煦養于筋脈骨肉也。是以藏病于內。則形痿于外矣。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痿躄也。肺屬金。肺熱則金爍而葉焦矣。肺主皮毛。肺熱葉焦。則皮毛虛薄矣。夫食飲于胃。其精液乃傳之肺。肺朝百脈。輸精于皮毛。毛脈合精。行氣于藏府。是五藏所生之精神氣血。所主之皮肉筋骨。皆由肺藏輸布之精液以資養。皮膚薄著。則精液

不能轉輸。是以五藏皆熱而生痿躄矣。靈樞經云。皮膚薄著。毛腠夭焦。著者。皮毛燥著。而無生轉之氣。故曰着則生痿躄也。心氣熱。則下脉厥而上。上則下脉虛。虛則生脉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心爲火藏。心氣熱則氣惟上炎。心主脉。故脉氣亦厥而上矣。上則身半以下之脉虛而成脉痿也。夫經脉者。所以行氣血而營陰陽。濡筋骨以利關節。故經脉虛。則樞折于下矣。樞折。即骨繇而不安于地。骨繇者。節緩而不收。故筋骨懈挈不收。足脛緩縱而不能任地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攣。發爲筋痿。膽者。中精之府。其脉在筋。是周身之筋膜。由膽藏之精汁以營養。膽附于肝。肝氣熱。則膽汁泄而口苦矣。膽汁泄。則筋膜無以營養而乾燥矣。筋膜乾。則攣急而發爲筋痿也。脾氣熱。則胃乾而渴。肌肉不仁。發爲肉痿。陽明燥金主氣。從中

見太陰之濕化。是以脾氣熱。則胃乾而渴矣。脾胃之氣。主肌肉。陽明津液不生。太陰之氣不行。則肌肉不仁。而發為肉痿也。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痿。腎主藏精。腎氣熱。則津液燥竭矣。腰者腎之府。是以腰脊不能伸舉。腎生骨髓。在體為骨。腎氣熱而精液竭。則髓減骨枯。而發為骨痿也。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此之謂也。此申明五藏之熱而成痿者。由肺熱葉焦之所致也。藏真高于肺。朝百脈而行氣于藏府。故為藏之長。肺屬乾金而主天。居心主之上。而為心之華蓋。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心志靡寧。而火氣炎上。肺乃心之蓋。金受火刑。即發喘鳴。而肺熱葉焦矣。肺熱葉焦。則津液無從輸布。而五藏皆熱矣。故曰五藏因

[illegible]上論肺熱葉焦而成五藏之痿。此下論五藏各有所因而自成脈痿而論各之痿

肺熱葉焦而成痿躄者。此之謂也。躄者。足痿而不能任地也。故曰。謂下經本病篇有此語也。○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此以下復論心肝脾腎。各有所因。而自成痿躄也。胞絡者。胞之大絡。即衝脈也。衝脈起于胞中。為十二經脈之海。心主血脈。是以胞絡絕。則心氣虛而內動矣。陽氣。心氣也。心為陽中之太陽。故日陽氣。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悲哀太甚。則神志俱悲。而上下之氣不交矣。是以胞絡絕而陽氣內動。心氣動。則心下崩而數溲血矣。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為肌痺。傳為脈痿。本病。即本經第七十三篇之本病論。大經。胞之大絡也。胞乃血室。中焦之汁。奉心化赤。流溢于中。從衝脈而上。循背裏。溢于脈中。循腹右上行者。至胷中而散于胸中。充膚熱肉。生毫毛。是胞絡之血。半行于脈中。半行于皮腠。膚外之血少。則為肌痺。肉之血少。則為脈痿。是以胞之血。從大經而下。先傳

皮膚氣分之血，而後及于經脈之中，故曰大經空虛，發爲肌痺，傳爲脈痿。按皮膚之[illegible]五藏生成篇曰：人臥血歸于肝，正此血也，故臥[illegible]之。血凝于膚者爲痺，浮按男子絡唇口而生鬚，女子月事以時下者，皆經衝脈之血也。是以前後[illegible]或大吐蹶而不致于死者，心主脈中之血，一息不運，則機緘窮，一毫不續，則穹壤判矣。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此論肝氣自傷而發爲筋痿也。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思想無窮，所願不得，則肝氣傷矣。前陰者，宗筋之所聚，足厥陰之脈，循陰股，入毛中，過陰器。意淫于外，則欲火內動，入房太甚，則宗筋縱弛，是以發爲陰痿，及爲白淫。白淫者，慾火盛而淫精自出。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肝使內也。下經，即以下七十三篇之本病論，今遺亡矣。言本篇所論筋痿者，又生于所願不遂而傷肝，兼之使內入房之太甚也。有漸

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也。有漸于濕者。清濕地氣之中于下也。以水爲事者。好飲水漿濕濁之留于中也。若有濕濁之所留。而居處又兼卑下。外內相濕。以致肌肉濡漬。痺而不仁。發爲肉痿也。

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此論勞倦熱渴而成骨痿也。遠行勞倦則傷腎。逢大熱。則暑暍傷陰。渴則陰液內竭。是以陽熱之氣內伐其陰。而熱舍于腎矣。腎者水藏。水虛則不勝火。今陽盛陰消。水不勝火。以致骨枯髓虛。足不任身。而發爲骨痿也。

帝曰。何以別之。

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痿病之因。皆緣五藏熱而精液竭。不能營養于筋脈骨肉。是以有肉爍熱渠焦。致五藏熱而成痿者。有因悲思內傷。勞倦外熱。致精血竭而藏氣熱者。皆當診之于形色也。爪者筋之應。齒者骨之餘。

帝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論言。即本病論中之言也。帝以伯言痿病之因于藏熱。當從五藏所合之皮肉筋骨以治之。如夫子言可矣。然論言治痿。何獨取于陽明。

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潤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陽明者。水穀血氣之海。五藏六府。皆受氣于陽明。故為藏府之海。宗筋者。前陰也。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諸筋皆屬于

筋主束骨而利機關。宗筋爲諸筋之會。陽明所生之血氣。爲之潤養。故諸痿獨取于陽明。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谿谷者。大小分肉腠理也。衝脈起于胞中。上循背裏。爲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滲灌于谿谷之間。與陽明合于宗筋。是以宦者去其宗筋。則傷衝任。血寫不復。而鬚不生。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少陰太陰陽明衝任督脈。總會于宗筋。循腹上行。而復會于氣街。氣街者。腹氣之街。在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間。乃陽明之所主。故陽明爲之主。長，主也。皆屬於帶脈。而絡于督脈。帶脈起于季脇。圍身一周。如束帶然。三陰三陽十二經脈。與奇經之任督衝維蹻循于上下。皆屬帶脈之所約束。督脈起于會陰。分三岐爲任衝。而上行腹背。是以衝任少陰陽明與督脈。皆爲連絡。故陽明虛。則宗筋縱。陽明爲水穀之海。主潤宗筋。陽明虛。則宗筋縱。

宗筋縱弛。不能束骨而利機關。故痿躄矣。故諸痿獨取下焉。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衝陽絡脈。皆屬帶脈之所約束。如帶脈不能延引。則在下之筋脈縱弛。而足痿不用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滎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月。則病已矣。帝曰善。

此言治痿之法。雖取陽明。而當兼取其五藏之滎俞也。各補其營者。補五藏之真氣也。通其俞者。通利五藏之熱也。調其虛實者。氣虛則補之。熱盛則寫之也。和其順逆者。和其氣之往來也。筋脈骨肉內合五藏。五藏之氣。外應四時。各以其四時受氣之月。隨其淺深而取之。其病已矣。按診要經終篇曰。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三月四月。人氣在脾。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故春刺散俞。夏刺絡俞。秋刺皮膚。冬刺俞竅。春夏秋冬。各有所刺。謂各隨其五藏

受氣之時月。合其淺深而取之。

不必皮發治皮。而骨發刺骨也。

經云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大陰陽三氣腎脈下少陰腎氣獨脈列少陰之大絡入足下註據[illegible]本註經

# 厥論篇第四十五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厥。逆也。氣逆則亂。故忽爲眩仆。卒不知人。此名爲厥。與中風不同。有寒熱者。有陰有陽也。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陰陽二氣。皆從下而上。是以寒厥熱厥之因。由陰陽之氣衰于下也。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足下。足心也。熱爲陽厥。而反起于陰分。故問之。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足三陽之血氣。出于足指之端。表者。外側也。三陰之脈。集于足下。而聚于足心。若陽氣勝。則陰氣虛而陽往乘之。故熱厥起于足下也。男兆璜曰。足心。足少陰經脈之所出。陰陽類論曰。三陽爲表。二陰爲裏

而下行名井 火而出于脈 氣故曰所出 爲井從指 井而轉經上 行故陽亦起 于足五指之 表陰氣從下 足五指之裏

蓋太陽爲諸陽主氣。少陰爲諸陰主氣也。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上節論陽勝于陰。則爲熱厥。而寒厥起于陰之本位。故問之。○朱濟曰。陰陽二氣。陰爲之主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足三陰之血氣。起于五指內側之端。裏者。內側也。集于膝下者。三陰交于踝上也。聚于膝上者。三陰經脈。皆循內股而上。故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兆璜曰。陰陽二氣。皆起于足。是以傷寒病足經而不病手經也。男應略曰。陰陽六氣。止合六經。足之六經。復上合于手者也。○帝曰。寒厥何失而然也。此下二節。論寒厥熱厥之因。寒厥因失其所藏之陽。故曰失。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

前陰者聚之處此言宗筋二氣由中焦陽明太陰之府生而聚會于腎藏

宗筋根起于胞中。內連于腎藏。陰陽二氣。生于胃府。輸于太陰。藏于腎藏。太陰陽明合聚于宗筋。[illegible]中焦之太陰陽明。及下焦之少陰太陽。中下相合。而合會于前陰之關。此[illegible]曰論寒厥。而太陰陽明之所合論熱厥曰脾主為胃行其津液。是陰陽二氣本于先天之下焦。而生于後天之中焦也。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此言寒厥之因。因虛其所藏之陰而致之也。夫秋冬之時。陽氣收藏。陰氣外盛。此寒厥人者。因恃其質壯。過于作勞。則下氣上爭。不復藏于下矣。陽氣上出。則陰藏之精氣。亦溢于下矣。所謂煩勞則張。精絕也。邪氣者。謂陰藏水寒之邪。夫陽氣藏于陰藏。精陽外出。則陰寒之邪。因從之而上矣。氣因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

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此言氣因于中焦水穀之所生。然藉下焦之氣。爲陽明釜底之然。如秋冬之府。過于作勞。奪其陽氣爭擾于上。陰寒之邪。又因而從之。則中焦所生之陽亦衰。不能滲營于經絡矣。中下之氣。不能互相資生。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也。兆璜曰。滲者。滲于脉外。營者。營于脉中。營氣宗氣。皆精陽之氣。營行于脉中。諸陽之氣。淡滲于脉外。非獨衛氣之行于脉外也。

○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脉滿而經脉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於四支也。此言熱厥之因。因傷其中焦所生之陰氣也。靈樞經云。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脉。夫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酒亦水穀悍熱之液。故從衛氣。先行于皮膚。從

皮膚而先充于絡脈是不從脾氣而行于經脈故絡脈滿而經脈虛也夫飲入于胃其津液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于肺通調于經脈四布于皮毛是從經而行于絡脈從絡脈而散于皮膚自內而外也[illegible]陰先行于皮膚先充于絡脈是從皮膚而入于絡脈反從外而內矣不從脾氣通調于經脈則營氣虛矣悍熱之氣反從外而內則陽氣入矣陽明乃燥熱之經藉太陰中見之陰化陰氣虛而陽熱之氣內入則胃氣不和矣胃不和則所生之精氣竭精氣竭則不能營于四支而爲熱厥矣。此人必數醉。

若飽以入房氣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徧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也。

夫飲酒數醉則悍熱之氣反從外而內而酒氣聚于脾中矣若飽以入房則穀食留于胃中脾氣不能轉輸其精液而穀

陰陽二氣皆原于下而生于中生于中而復藏于下此以傷其腎精則中焦之溫氣日損傷中焦之陽則下焦之腎氣日衰

氣聚于脾中矣。氣聚于中。而不得散。酒氣與穀氣交相侵薄。則熱盛于中矣。中土之熱。灌于四旁。故熱偏于身也。入胃之飲食。不能游溢精氣。下輸膀胱。故內熱而溺赤也。夫腎爲水藏。受水穀之精而藏之。酒氣熱盛而慓悍。則腎藏之精氣日衰。陰氣衰于下。而陽氣獨勝于中。故手足爲之熱也。○男兆璜曰。寒厥因失其所藏之陽。而致中氣日損。熱厥因傷其所生之陰。而致腎氣日衰。當知中下二焦。互相資生者也。男應略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是人之所當調養者。陰陽精氣耳。苟得其養。可同歸于生長之門。苟失其養。則爲暴仆卒厥。○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暴不知人。卒然昏憒。或仆撲也。岐伯曰。半日氣用之半。一日氣行之周。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陰氣盛于上。謂中焦之陽氣日

損。陰氣獨盛于上也。陰盛于上。則下焦之陽氣亦虛。陽虛于下。是以腹脹滿也。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下氣。謂下焦之元陽。邪氣。腎藏水寒之邪也。陽氣盛于上。謂陰氣虛而陽氣獨盛也。陽盛于上。則下氣重上。下氣上乘。則寒邪隨之而上逆。逆則陽氣亂于上。而卒不知人。靈樞經曰。清濁之氣亂于頭。則為厥逆。或仆。此論陰陽二氣之並逆也。○此與日前論下氣上爭。則中焦之陽氣日損。陰氣虛中。則下焦之腎氣日衰。此復論陰氣盛于上。則下氣亦虛。陽氣盛于上。則下氣重上。又一徵也。○帝曰

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上節論陰陽二氣之厥。故帝復問其經脈之厥狀病能。病能者。能為奇恆之病也。夫奇恆之病。不應四時。多主厥逆。是以六經之厥。能為諸脈作病者。皆屬奇恆。因于論厥。故列于厥論篇中。原屬厥逆奇恆之病。故先提曰病能。而列于病能篇之前也。

岐

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眴仆。巨陽太陽也。足太陽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背俠脊抵腰中。下貫臀。入膕中。循膕內。出外踝之後。足以厥逆于上。則為首腫頭痛。厥逆于下。則為足不能行。神氣昏亂。則為眴仆。太陽為諸陽主氣也。此病在經而轉及于氣分。故曰發。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而赤而熱。妄見而妄言。癲并走呼。妄言妄見。陽明之脈病也。其脈循腹裏。屬胃絡脾。經氣厥逆。故腹滿。胃不和。不得臥也。陽明乃燥熱之經。其經氣上出于面。故面赤而熱。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脅痛。䯒不可以運。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從耳後。入耳中。下頰車。循胸。過季脅。出膝外廉。循足跗。故逆則暴聾。頰腫脅痛。足䯒不可以運行。太陰之厥。則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

嘔不得臥。䐜音嗔。引起也。足太陰之脈。入腹屬脾絡胃。故厥則腹滿䐜脹。食飲入胃。脾爲轉輸。逆氣在脾。故後便不利。脾不轉運。則胃亦不和。是以食則嘔而不得臥也。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足少陰之脈。屬腎絡膀胱。貫肝膈。入肺中。出絡心。注胸中。循喉嚨。挾舌本。經脈厥逆。而陰液不能上資。是以口乾心痛。肺金不能通調于下。故溺赤。水火陰陽之氣。上下不交。故腹滿也。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䯒內熱。足厥陰之脈。內抵少腹。挾胃屬肝絡膽。故厥則少腹腫痛而腹脹。其下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是以涇溲不利。陰縮而腫。肝主筋。膝者筋之會。經脈厥逆。不能濡養筋骨。故好臥而屈膝。其脈起于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䯒。厥陰木火主氣。榮會厥逆。故䯒內厥熱也。陰陽二氣皆起于足。故止論足之大經也。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

經取之。此厥在經脈。故當隨經以治之。如經氣盛者。用鍼寫而疾之。經氣虛者。以鍼補之。不盛不虛。即于本經以和調之。名曰經刺。

〇太陰厥逆。胻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此復論三陰三陽之氣厥也。夫手足三陰三陽之氣。五藏六府之所生也。藏府之氣逆于內。則陰陽之氣厥于外矣。故復論手足十二經氣之厥逆焉。中土之氣。主溉四旁。足太陰氣厥。故胻爲之急攣。食氣入胃。濁氣歸心。脾氣逆而不能轉輸其精氣。是以心氣虛而痛引于腹也。此是主脾所生之病。故當治主病之脾氣。蓋按首言陽氣起于足五指之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是以先論足六經脈之厥狀。次言陰陽二氣。出中焦水穀之所生。脾主爲胃行其精液。是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爲之行氣于三陽。五藏六府。皆受氣于陽明。故復論手足三陰三陽之氣厥也。

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少陰之氣。上與陽明相合。而主化水穀。少陰氣厥。以致中焦虛

滿而變爲嘔逆。上下水火之氣不交。故下泄清冷也。
按嘔變當作變嘔。靈樞經云。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
嘔。言苦寒之味。過傷少陰。轉致中胃虛寒。而變爲嘔
逆。與此節大義相同。且有聲無物曰嘔。故不當作嘔
出變異
之物解。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
攣者。肝主筋也。腰者。肝之表也。虛滿者。食氣不能散
精于肝也。前閉者。肝主疏泄也。肝主語。譫語者。肝氣
鬱也。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三陰俱逆。則陰
與陽別矣。不得前後者。陰關于下也。諸陽之氣。皆生
于陰。三陰俱逆。則生氣絕滅。是以手足寒而三日死
矣。此厥在氣分。故主三日死。謂三陰之氣厥絕
也。若厥在經脈。則爲厥狀病能。而不至于死矣。太陽
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太陽主諸陽之氣。陽氣厥逆。僵仆也。陽
氣上逆則嘔血。陽熱在上則衄血。此
太陽之氣。厥逆于上。以致迫血妄行。少陽厥逆。機關

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少陽主樞。是故少陽氣厥。而機關爲之不利也。頭項者。乃三陽陽維之會。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故機關不轉者。腰不可以轉行。項不可以回顧。

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少陽相火主氣。火逆于內。故發爲腸癰。不可治者。謂病在氣分。而癰腫在內。非鍼刺之可能治者。若發驚者。其毒氣干藏。故死。

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陽明氣厥則喘。上逆則欬也。陽明之氣主肌肉。故厥則身熱。經云。二陽發病主驚駭。衄血嘔血者。陽明乃悍熱之氣。厥氣上逆。則迫血妄行。此病在氣而及于經血。故皆曰善。

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太陰厥逆。肺氣逆也。肺主氣。故虛滿而欬。不能通布水津。故善嘔沫。此是主肺所生之病。故當治主病之肺氣焉。夫陰陽之氣。皆出于足。此論藏府之氣。故并及于手焉。

手心主少陰厥逆。

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心主者。手厥陰胞絡之氣也。手少陰者。心藏之氣也。胞絡爲君王之相火。二火並逆。將自焚矣。故爲死不可治。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太陽所生病者耳聾。小腸主液。故逆則泣出也。夫心主血脈。小腸主液而爲心之表。小腸氣逆。則津液不能營養于經脈。是以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蓋腰項之間。乃脈絡經會之大會也。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痺。嗌腫。痓。治主病者。手陽明者。肺之所也。手少陽者。手厥陰三焦也。陽明主嗌。肺主喉。兼三焦之火氣並逆。是以發喉痺面嗌腫也。陽明乃燥熱之經。三焦屬龍雷之火。火熱並逆故發痓也。男兆璜問曰。手之六經。獨心主少陰與陽明少陽合論者何也。曰。天之六氣。化生地之五行。地之五行。以生人之五藏。五藏配合五府。是止五藏五府。以應五方五行。五色五味。五音五數也。所謂六藏

三焦有名無之論要手厥陰有有形之胞絡無形皆屬無形之元氣元陽曰元氣陽相火也故曰壯火食氣少火生氣

六府者。心主與三焦爲表裏。俱有名而無形。合爲大藏六府。復應天之六氣。是以論手心主而兼于少陰。論手陽明而合少陽也。曰手厥陰爲心藏之胞絡。固可合并而論。手陽明與少陽並論者。其義何居。曰三焦者。中瀆之府也。中上二焦。並出于胃口。下焦別手陽明之廻腸而出。故論手陽明。而兼于少陽也

要死實曰
病能者言
明病之形
能也

# 病能論篇第四十六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按以下奇恒之名病能者。言奇病之不因于四時六氣而生經脈作病也。與五過論曰。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于終始。可以橫行。方盛衰論曰。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蓋言本經之上經。論氣之通于天。下經言病之變化。臨病之士。審證辨脈。察色觀形。分時候氣。辨正甄邪。再當比類奇恒合之病能。診可十全。方爲得道。是以本卷一十五篇。自熱病論至脈論。論疾病之變化。而以奇恒四篇。續于其後。謂疾病變化之外。而又有奇恒之病。診恒病之脈證。又當合參之于病能。庶不致有五過四失之愆。首論胃脘癰者。言榮衛血氣。出陽明之所生。血氣壅逆。則爲癰腫之病。與外感

四時六淫。內傷五志七情之不同也。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胃脈者。手太陰之右關脈也。人迎者結喉兩旁之動脈也。蓋胃氣逆。則不能至于手太陰。而胃脈沉細矣。氣逆于胃則人迎甚盛。人迎甚盛。則熱聚于胃矣。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人迎者。胃之動脈也。故胃氣逆。則人迎脈盛。熱聚于胃口而不行。則留滯而為癰矣。帝曰善。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此言胃不和而臥不安也。夫五藏所以藏精者也。精者。胃府水穀之所生。而分走于五藏。如藏有所傷。及精有所往而不受。則為臥不安矣。蓋五味入胃。津液各走其道。是胃府所生之

精能分寄于五藏則安。逆留于胃。卽爲臥不安之義。上節論胃中氣逆。則爲腨難。此言胃寄精逆。則爲有所不安。是奇恒之道。如璇璣玉衡。轉不回。如有所不轉。則失其相生之機。如有所留阻。則爲難逆之病。故人不能少空懸其病也。男兆璜曰。大凡病之所生。必起于燥濕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而又有奇恒之病。故人不能少懸其病。○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脉大。脉大則不得偃臥。論在奇恒陰陽中。此言肺氣逆而爲病也。藏真高于肺。爲五藏之華蓋。朝百脉而輸精于藏府。肺氣逆。則氣盛而脉大。脉大則不得偃臥矣。偃仰也。奇恒陰陽中。謂玉機諸論篇中。言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也。男兆璜曰。此處提奇恒二字。○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脉沉而緊。左脉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此論腎氣逆而爲病也。夫左脉主血

此篇始論之逆始傳一逆則五藏之氣皆逆矣五藏逆深已論于玉機藏中故下節復論順傳之病

當沉右脈主氣當浮。今脈不然。其所主之病安在。

岐伯曰。冬胗之。右脈固當沉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

脈合四時。故冬胗之。左右脈皆當沉緊。今左脈反浮而遲。是逆四時之氣矣。腎主冬氣。而又反浮在左。故當主病在腎。頗關涉于肺。當爲腰痛之病。

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爲之病。故腎爲腰痛之病也。

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五藏相通。移皆有次。是水穀所生之精氣。先至于手太陰。太陰肺金。相生而順傳于腎。腎當復傳之于肝。今反見浮遲之肺脈。是腎藏有病。而氣反還逆之于母藏。故當主腎病之腰痛。而頗關涉之于肺也。

○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眞安在。曰

腎移寒于肝，癰腫少氣。此言五藏相通，雖則傳行，皆
然不得相生之正氣，而反受母藏之寒邪，則發癰腫
之病。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等，類也。病雖同名，而
矣。爲病之因，各有其類。
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靈樞癰疽篇曰：血
脈之道，因息乃行。
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故癰腫。蓋
言邪客于脈絡之中，而爲癰腫者，宜用鍼開除以去
之。夫腎脈上貫肝膈，腎與肝脈，皆循喉
嚨、入頏顙，故癰腫在頸，此病因于腎也。夫氣盛血聚
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肝藏之血，行于
皮膚氣分。如腎
藏之寒邪，順傳于肝，肝氣盛而血聚于皮膚之間，而
爲癰膚者，宜石而寫之。蓋石者，砭其皮膚出血；鍼者
刺入經穴之中。故病在脈絡者，宜鍼；病在皮膚者，宜
石。是以同病異治而皆已也。男兆璜曰：臍下者又宜
灸。始言鍼灸砭石，後止言鍼石者，蓋此篇論五藏之相
傳，而腎藏之氣，已傳于肝，故止宜鍼宜石。故或有寒

太陽少陰　標本相合

陷于腎者，又當灸之。此雖不明言，蓋欲人意會。讀者宜潛心參究，不可輕忽一字。○帝曰：有病怒狂者，此病安生？經曰：肝移寒于心，狂，膈中。又肝病者善怒。此肝雖順傳于心，而不得相生之正氣，反受肝之寒邪。寒凌心火，故爲怒狂。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折，屈逆也。决，流行也。本經曰：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此言肝氣上逆，則陽氣暴折而不得出，陽氣難于流行，則肝氣亦未得而治，故善怒也。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心爲陽中之太陽，巨陽者，心之標陽也。少陽者，肝之表氣也。夫陽明乃胃之悍氣，故獨動而不休。巨陽少陽不動者

固不得出[illegible]也

也。今不動之氣，反動而大疾，故使人怒狂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則已。食氣入胃，散精于肝。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于脈，毛脈合精，行氣于府。是食入于陰，而長氣于陽也。此言巨陽少陽受氣于心肝二藏之陰，肝心之氣上逆，以致巨陽少陽之動大疾，故奪其食，則陰氣衰而陽動息矣。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夫所謂怒狂者，肝邪上乘于心，鐵乃烏金，能伐肝木，故下肝氣之疾速也。○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此言脾氣逆而為病也。夫飲酒數醉，氣聚于脾中，熱盛于中，故熱徧于身，而四支懈墮也。熱盛則生風，風熱相搏，是以汗出如浴，而惡風少氣。男晝積曰：飲濃者，先充絡脈，從絡脈而反逆于脾中。在心

玉版玉機診要經終諸篇皆論逆傳之奇病

主脈。是從心氣之傳于脾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酒氣聚于脾。肺不能上輸于膻而下輸膀胱矣。易曰山澤通氣。澤瀉服之。能行水上如澤氣之上升為雲。而復下瀉為雨也。朮乃山之精得山土之氣。能通散脾氣于四旁。麋銜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能去風除濕者也。合三指撮者。三乃木之生數。取制化土氣之義。後飯者。後以穀氣助脾也。夫奇恒之病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今論胃府所生之指氣。以太陰始。而順傳于腎。腎傳之肝。肝傳之心。心傳之脾。是五藏相通。移皆有次。而又有不得偃臥。厥痛頸痛諸病。是四時六淫。七情五志之外。而有奇恒之逆傳。奇恒之中。而又有順傳之奇病。故人不能虛懸其病也。按本經八十一篇。內論疾病者。止二十有奇。而論奇恒者有十篇。當知人之生病也。多起于厥逆。

(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摩之切之。聚者

覈曰四九卷中卷下失者不止于四九篇矣

畢也。博者大也。此論切求奇恒之脈法也。夫胃府至藏之氣能者。其氣逆者其脈沉細者
所謂沉之而細者。其應手如綫之細而沉也。再搏而
摩之。切而求之。如胃精之聚于胃。脾氣之聚于脾者
其脈堅牢而不鼓也。又如肺氣之盛。腎氣之上
搏于肝。肝氣之上搏于心者。其脈應指而大也。上經
者。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
死生也。上經者。謂上古天真生氣通天至六節藏象藏氣法時諸篇。論人之藏府陰陽。地之九州
九野。其氣皆通于天氣。下經者。謂通評虛實以下至
于脈解諸篇。論疾病之變化。金匱者。如金匱真言
要精微。平人氣象諸篇。論脈理之要妙。以決死生之
分。藏之金匱。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故曰金匱者
所以決死生也。按本經以七七四十九篇為上下經
後附論刺論穴論。五運六氣。五運四失。如易之以人
八六十四卦。分上下經。而後附繫辭說卦諸篇之義
○張兆璜曰。按新校正云。晉皇甫士安序甲乙經云

素問亦有亡失。唐人全元起注本亦無七卷。唐時王冰以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真要論。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取以補所亡之卷。是以上經下經之義。不合八十一篇之平分也。揆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揆度者。切度奇恒之脈病。奇恒者。言奇病之異于恒常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所謂奇者。病五藏之厭逆。不得以四時之氣應之。所謂恒者。奇恒之勢。乃六十首。亦得以四時之氣。而爲死生之期。所謂揆者。方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揆度奇恒。所指不同。故當切求其脈理。而後度其病處。如本篇論五藏之病能。當摩之切之。以脈求之也。太陽之脈腰椎。少陽之心脇痛。陽明之振寒。太陰之病脹。又當得其病處。而以四時度之。

# 奇病論篇第四十七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爲何也。此論奇恒之府而爲奇恒之病也。五藏別論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名爲奇恒之府。是以本篇之所論有瘖大寒內至骨髓。上逆于腦之腦髓骨病。脈解篇之[illegible][illegible]口苦之膽病。九月而瘖。及母腹中受驚之女子胞[illegible]皆奇恒之府而爲病也。蓋此六者。地氣之所生。皆藏于陰而象于地。與氣之通于天。病之變化者之不同。故所謂奇病也。張兆璜曰。一因子以病母。一因母以病子。妊娠子母性命相關。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胞之絡脈。胞絡之脈也。絕謂阻隔不通也。蓋妊至九月。胞長已足。設有碍于胞絡。即使阻絕而不通。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聲音之道。在心主言。在肺主聲。然由腎間之動

氣上出于舌。而後能發其音聲。故曰舌者。音聲之機也。胞之絡脈繫于腎。足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胞之絡脈阻絕。則少陰之脈亦不通。是以舌不能發機而爲瘖矣。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十月胎出。則胞絡通而音聲復矣。

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然後調之。刺法。謂鍼經內之法也。疹。病也。言毋損其不足。益其有餘。使成其病。而後復調治之。

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鑱。錍鍼。石。砭石也。鍼經曰。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是以身羸瘦者。不可妄用鍼石。此章重在有餘。而兼引其不足。

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泄。謂用鍼寫之

鍼經曰。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精泄則病益甚而恇。按腹中胞積。皆爲有形。在女子胞。則日益其有餘。在息積曰不可灸刺。有伏梁曰不可動之。是腹中有形者。皆不可刺泄。刺雖中病。而有形之物不去。則反泄其精氣。正氣出而邪病反獨擅于其中。故爲瘀成也。朱聖公曰。女子胞。腹中積。皆爲有餘。〇帝曰。病脇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爲導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此脇積之爲病也。脇主氣而司呼吸定息。故脇之積曰息奔。在本經曰息積。積者。漸積而成。是以二三歲不已。夫肝肺之積。皆主脇下滿。積在肝。則妨于食。此積在肺。故不妨于食也。此病腹中有形。不可灸刺。凡積當日用導引之功。調和之藥。二者並行。斯病可愈。若止用藥而不導引。則藥不能以獨治也。帝曰。人有身體髀股䯒皆腫。環齊而痛。是爲

何病。歧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于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爲水溺濇之病也。此其氣積于大腸之外而爲伏梁也。大腸爲肺之府。氣逆不通。是以身髀股䯒皆腫。此根因于風邪傷氣。留溢于大腸之間。而著于肓。肓者。即腸外之膏膜。其原出于脖胦。正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不可動者。不可妄攻以動之。蓋風氣留溢于臍下。與水藏水府相連。動之。則風行水渙。而爲水病矣。水逆于上。則小便爲之不利矣。男兆璜曰。奇恒之病。多因于積聚厥逆。前論腹中。此論奇恒。不可謂之重出。而置之勿論。應略曰。腹積有五。此論肺與大腸者。謂病在氣也。故在肺曰氣逆。在大腸。則曰其氣溢于大腸。○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爲何病。歧伯曰。此所謂疹筋。此論諸筋之爲病也。夫奇恒之勢。診有十

度變，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度陰陽氣。如心脈滿大，肝脈小急，脈來懸鉤，脈至如榮之類，皆所以受數也。如肺滿、腎滿、肝滿則為腫，肝氣予不足，木果落而死，腎氣予不足，去棗華而死，皆所以度藏也。如肌氣予不足，膚脹身腫，大腹胃下，皆所以度肉也。診筋之病，所以度筋也。如十二俞之予不足，水凝而死，所以度俞也。如正月太陽，三月厥陰，五月陽明，十月少陰，所以度陰陽氣也。皆為病之異于恒常者也。夫內有陰陽，外有陰陽，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是以筋病急而尺脈數也。是人腹必急，白色黑色見，則病甚。諸筋之俞，系于宗筋，衝脈者，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于宗筋，是以筋病而腹必急也。夫十二經之筋病，惟手太陰甚則成息賁脇急吐血，足少陰筋病甚者死不治。是以白色黑色見者，則病甚也。○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數歲不已，此安得之？名為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

腦爲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病名曰厥逆。帝曰善。

此論腦骨髓之爲病也。夫在地爲水。在天爲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故所犯大寒之氣。而內至骨髓也。諸髓皆屬于腦。故以腦爲主。髓邪上逆。則入于腦。是以頭痛數歲不已。齒乃骨之餘。故齒亦痛也。此下受之寒。上逆于巔頂。故名曰厥逆。

〇帝曰。有病口甘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

五氣者。土氣也。土位中央。在數爲五。在味爲甘。在臭爲香。在藏爲脾。在竅爲口。多食甘美。則臭味留于脾中。脾氣溢而發見于外。癉。熱也。按金匱要略曰。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爲內所因。二者四支九竅。血脈相傳。壅塞外皮膚所中也。更能無犯王法。禽獸災傷。房室勿令乏竭。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如此人數食甘美。而致口甘消渴者。乃不內外因之病也。故列于奇病之中。

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爲

甘者其味重其臭香　且寒熱者制其有偏矣

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爲消渴。釋言脾行其津液者也。五味入口。津液各走其道。苦先入心。酸先入肝。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美者香美。肥者厚味也。厚味令人內熱。甘者主于留中。津液不能輸布于五藏。而獨留在脾。脾氣上溢。發爲口甘。內熱不清。轉爲消渴。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蘭香草。陳氣積氣也。蓋味有所積。以臭行之。從其數而治之也。○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膽病者口苦。陽陵泉。膽之合穴也。帝言有病口苦。取陽陵泉而口苦者。病名爲何。何以得之。按靈樞經曰。其寒熱者。取陽陵泉。夫寒熱。實熱也。此係膽虛氣溢。當取募俞。不當

本經口[illegible]狂則[illegible]在胃[illegible]液滿則口苦目[illegible]逆則咽[illegible]之[illegible]汁從[illegible][illegible]而出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取其合穴。故口苦之不愈也。岐伯曰。病名曰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為之使。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夫謀慮在肝。決斷在膽。故肝為中之將。而取決于膽也。肝脈挾胃貫膈。循喉嚨。入頏顙。環唇內。故咽為肝之外使。是以肝病而亦證見于口也。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為之苦。謀慮不決。則肝氣鬱。而膽氣虛矣。膽之虛氣上溢。而口為之苦矣。上節論脾氣實。此論膽氣虛。虛實之氣皆能為熱而成癉。治之以膽募俞。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王冰曰。胸腹曰募。背脊曰俞。膽募在乳下二肋外。期門下。同身寸之五分。俞在脊第十四椎兩旁。相去脊中各一寸五分。其所治之法。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今經已亡。愚謂七十二篇係刺法論。抑或在此篇中。今所補遺篇二篇。乃後人偽譔者也。○帝曰。有癃者。一日

上論首論溲於上癃熱喉逆此皆求諸太陰不得受胃行其精水穀曹樞救逆之故皆得有逆受于五臟而心死其治逆在脾胃即死矣

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為何病。

此論陰陽二氣。生于太陰陽明。陰陽不和。而為死證也。夫水穀入胃。脾主行其津液。太陰為之行氣于三陰。陽明為之行氣于三陽。太陰不足。則陽明甚盛。太過不及。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則表裏之氣皆絕矣。夫入胃之飲。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今太陰病而不能轉輸于上。頻在肺而不能通調于下。則病癃矣。天地氣升而為雲。天氣降而為雨。今地氣不能上升而惟下泄。是以一日數十溲。此太陰之不足也。陽明者表也。身熱如炭。陽明盛也。陽明脈挾喉。其腧在膺中。頸膺如格。胃氣強也。陽明盛強。則人迎躁急。頗[illegible]在肺。故當息氣逆。此陽明之有餘也。陽明盛強。則與脾陰相絕。太陰不得受水穀之精。是以脈微如髮。此太陰之不足也。

岐伯曰。病在

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病在太陰與胃肺也夫陽明乃燥熱之經從中見太陰之濕化太陰不足則胃氣熱而人迎燥盛矣胃氣上逆頗關在肺而爲喘息氣逆矣胃氣盛強不能遊溢精氣而太陰不足矣太陰不足則五藏六府皆無所受氣而爲厥逆之死證也兆璜曰傷寒論云胃氣生熱其陽則絕蓋胃氣生熱則陽明與太陰絕而太陰不足矣太陰不足則太陰與陽明絕而胃中燥盛矣陰陽表裏之相關也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氣之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此言有餘不足之皆爲病也五有餘者謂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而氣逆此五病氣之有餘也二不足者病癃一日數十溲太陰脈微細如髮亦病氣之不足也兆璜曰在陽明曰五病氣在太陰曰亦病

氣足先因有餘。而致病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陽明者表也。外得五有餘不能行氣于表之三陽衰陰主裏內得二不足。不能行氣于裏之三陰矣。其其身之表裏陰陽。皆爲斷絕。亦正死也明矣。○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爲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爲巔疾也。○此女子胞之爲病也有所大驚。則氣暴上而不下。夫精以養胎。而精氣并居者也。母受驚而氣上。則子之精氣亦逆。故令子發爲巔疾也。愚謂巔當作癲。按嬰兒癲癇。多因母腹中受驚所致。然癲疾者。逆氣之所生也。故因氣上逆而發爲癲疾。光瓚曰。胎中受病。非止驚病。妊娠女者子。飲食起居。大宜謹慎。則生子聰俊。無病長年。○帝

善于分別作
巢與奇病

腎風非死證
風病生在腎
並傷其兩[illegible]
故死

日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脉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爲何病。痝然。浮腫貌。如有水狀者。水氣上乘。非有形之水也。足少陰寒水主氣。大則爲風。緊則爲寒。故其脉大緊也。夫病風水者。外證骨節疼痛。此病在腎。非外受之風邪。故身無痛也。水氣上乘。故形不瘦。風木水邪。乘侮土氣。故不能食。即食而亦不能多也。兆璜曰。邪干上焦。則不能食。在中焦。則食少也。

歧伯曰。病生在腎。名爲腎風。腎爲水藏。水生風木。此腎藏自生之風。非外受之邪。故曰病生在腎。兆璜曰。天有六淫。人亦有六氣。奇恒之病。多不因于外邪。

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巳心氣痿者死。帝曰善。水者火之勝。不能食者。水邪直入于上焦也。善驚者。水氣薄于心下也。夫心不受邪。驚巳而心氣痿者。心受邪傷也。

# 大奇論篇第四十八

此承上章記奇病之廣大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為腫。滿謂藏氣充滿也。夫五藏者藏精氣而不瀉。故滿而不實。如滿而皆實。是為太過。實即為腫。此論藏氣實而為腫。與氣傷痛形傷腫之因證不同也。

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腎雍。脚下至少腹滿。脛有大小。髀䯒大跛。易偏枯。雍者謂藏氣滿而外壅于經絡也。蓋滿在氣則腫。在肌肉壅在經。則隨經絡所循之處而為病也。肺主呼吸。其脈從肺系橫出腋下。故喘而胠滿。肝脈環陰器。抵小腹。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脇肋。故兩胠滿而不得小便。藏氣壅滿。臥則神魂不安。故發驚也。腎脈起于足下。循內踝上腨內。屬腎絡膀胱。故自脚下至少腹滿。腎

可扭之痰
參采用遂
遂者新深
圖書集會

主骨而寒水主氣故足胻有大小。精髓大而虛變於為偏枯。此論藏氣壅于經脈而為此諸病。與邪在三焦之不得小便虛邪偏客于形身而發為偏枯之因證不同也。○心脈滿大癇瘛筋攣。癇瘛抽掣也。攣拘攣也。心為火藏。火熱大過足以脈大而癇瘛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肝主筋而主血。小則為虛。急則為寒。此肝藏虛寒而不能榮養于筋故為攣瘛之病。此論筋之為病有因心氣之有餘有因肝氣之不足。與風傷筋脈筋脈乃應之為病不同也。○肝脈驚暴有所驚駭。驚音務。○驚疾奔也。又亂馳也。言肝脈之來疾而暴亂者必有所驚駭故也。此言因驚駭而致肝脈暴亂非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也。兆發曰七情之中。心肝主驚。問驚駭而致肝脈驚暴者。所謂病生于情也。東方肝木。其病發驚駭者。所謂情生于病也。○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脈絡阻于下。則音不出于上。脈絡與通。其音自復。故脈不至而瘖者。不須治之。其病自已。

上生九月而 / 下之陰相[illegible] / 一經皆負脈 / 此之病在肝 / 又有脈阻 / 之病者

諸經之脈木 / 餘沉澀

此條經脈所俱之病，與邪擣于臟，則爲病之不同也。

○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爲瘕。小急，虛寒之脈。瘕，聚也。寒氣凝所留聚，故脈見小急而不鼓。

○腎肝并沉爲石水。肝乃東方春生之木，主遊散。令閉藏之氣，如肝腎之脈并沉，是二藏之氣，皆閉逆于下，而爲石水矣。石水者，腎水也。如石之沉，腹滿而不喘。并浮爲風水。并虛爲死。肝主風木，腎主寒水。如肝腎之脈并浮，是二藏所主之氣，皆發于外，故名曰風水。如浮而并虛，是藏氣不藏而外脫，故死。此言肝腎之氣，過于閉藏，則沉而爲水；過于發越，則浮而兼風。皆本藏所主之氣，而自以爲水爲風，與本經之熱病論、水熱穴論、靈樞論疾診尺篇及金匱要略諸經所論石水風水之不同也。

并小弦欲驚。小者，血氣皆少。弦則爲減，爲寒。肝藏之氣生于腎，脈并小弦，是二藏之氣皆虛，而欲發驚也。前論肝雍之驚病有餘，今弦小欲驚病不足，皆本藏本氣之爲病也。上

節言虛脫于外者死。○腎脈大急沉。肝脈大急沉。皆此言本虛于內者驚。

爲疝。大則爲虛。急則爲寒。沉爲在下在裏。故皆爲疝。心脈搏滑急爲心疝。肺脈沉搏爲肺疝。心疝之有形在少腹。其氣上搏于心故心脈搏而滑急也。肺脈當浮而反沉搏。是肺氣逆聚丁內。而爲肺疝矣。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此言疝瘕之病病三陰三陽之氣而見于脈也。予孫曰。瘕者假也。假物而成有形。疝字从山。有艮止高起之象。故病在三陽之氣者爲瘕。三陰之氣者爲疝。○二陰急爲癇厥。二陽急爲驚。二陰少陰也。癇厥者。昏迷仆撲卒不知人。此水氣乘心。是以二陰脈急。二陽陽明也。陽明者土也。土氣虛寒。則陽明脈病。故發驚也。○脾脈外鼓沉爲腸澼。久自已。腸澼下痢也。著至教論曰。三陽者至陽也。積并則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并于陰。則上下無

玉師曰此節腸澼皆在三陰三陽之氣分首節論陽熱之氣傷脾藏之津液而為腸澼大論陽熱之氣傷肝腎心藏之血而為腸澼下血後論三陽之氣盛陷三陰之氣[illegible]者死

常薄為腸澼。此三陽并至。下薄於陰。所謂[illegible]之下痢與外受六淫之邪。迫於經絡。而為下利膿血者不同。故病見於藏脈。而各有死生之[illegible]皆中央。受三陽盛之氣。迫而上行則[illegible]而下沉。則為腸澼下痢。蓋言陽氣上下之[illegible]為陰中之至陰。故雖受陽熱之氣。其病久而自已。

肝脈小緩為腸澼易治。經云。緩者多熱。小者血氣皆少。此陽熱之氣。干薄於陰。致肝藏之血氣下泄而虛。故其脈小緩也。肝主藏血。故雖受陽邪。尚為易治。腎脈小搏沉為腸澼下血。腸澼下血者。或下痢赤色。或下血也。腎主藏精。為精血之原。陽熱之氣。下薄於腎。故為腸澼下血。陰血傷。故脈小。熱邪干腎。故沉而搏也。血溫身熱者死。夫陰陽相和則生。偏害則死。三陽為陽。三陰為陰。氣為陽。血為陰。三陽之熱薄于陰血。血受熱傷。故血溫也。身熱者。三陽盛而三陰之氣絕也。心肝澼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此承上文而言陰血盛者

上節分論
五藏此節
總言其脈
後日七日
死者言病
在氣也
因于外感
者用發熱
因于內傷
者以身熱
救當急
用大承氣
湯以抑陽

雖受陽薄。尚爲可治。蓋重陰血以待陽也。夫心主生血。肝主藏血。是以心肝二藏。受陽盛之氣而爲陽痺者。亦下血。如二藏同病。則陰血盛而可以對待陽邪。故尚爲可治之證。其脈沉小濇爲陽痺。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上節分血氣爲陰陽。此復以三陰三陽之氣論陰陽也。脈小沉濇者。三陰之氣。爲陽薄所傷也。其身熱者。陽盛而陰絕也。七日死者。六藏之陰氣終也。按此係奇恒之病。緣于陰陽不和。非關外淫之氣。醫者大宜體析。如因表邪而發熱者。其脈必浮。或見滑大。初起之時。必骨痛頭疼。或惡寒喘急。表證始盛。裏證尚微。蓋先表而後入于裏也。此係三陽之氣。直并于陰。陰氣受傷。是以脈小沉濇。一起之時。裏證即急。或禁口腹痛。或下重洩甚。或發驚昏沉。或喘乾喉塞。身雖熱而熱微。外證輕而裏急。此三陽之氣。疾起如風。至如霹靂。當急用抑陽養陰之藥以救援。若見身有微熱。而用表散之藥。濟因脈小濇。而用和調之藥。方三日之後。即成不救矣。有德好生之士。當合參

疑細本篇婦方以養陰不死之病勿藥未可勿不識病之責輕健以枳皮湯誤人性命此之謂醫靈殺人

方言胃脈而後言胃外是病之從內而外也

詬辭。細心體認。勿以人命爲輕忽也。男沁瓊曰。瓊驗之難。當用順勝之藥以急救。若用平和湯而念者。原不死之病也。服平和湯而後成不救者。皆醫之罪也。男應咎曰。當汗而急汗之。正所以養陽也。當急下而大下之。正所以養陰也。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爲偏枯。此言榮衛血氣虛逆而成偏枯也。夫經脈者。所以行氣血而榮陰陽。濡筋骨以利關節。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是故榮衛調則筋骨強健。肌肉緻密如血氣虛逆。則皮膚筋骨。失其榮養而成偏枯之患矣。榮衛之氣。由陽明之所生。血脈乃心藏之所主。陽明氣血皆多。其脈當浮大。今脈沉而鼓動帶濇。靈樞經曰。濇爲少氣。傷寒論曰。濇則無血。是血氣虛于內矣。推而外之。胃外以候形身之中。其脈鼓大。大則爲虛。此血氣虛于外矣。是以成爲偏枯。爲者。裏之爲輿前連于肩。旁連于脇。後連于脊之十一椎。蓋營衛血氣皆從此內膈而外達于形身。營衛不足。則爲氣虛

矣。膈氣虛，是以胸脇脊背之間，而成麻痹不仁之證。故名曰膈偏枯也。夫心主血脈之氣，小則血氣皆少。堅急爲寒。心氣虛寒，則血脈不行，筋骨無所榮養，而亦成膈外之偏枯。夫邪之偏中于身，及風之傷人而成偏枯者，乃外受之邪。當主半身不遂。此由在內所生之血氣虛逆，故主于膈偏枯。膈偏枯者，止病在胸脇腰脊之間，而不及周身之上下也。

男子發左，女子發右。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男子血氣從左而轉，女子氣血從右而旋。是以男子之病發于左，而女子之病發于右也。

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

夫營衛氣血，雖生于陽明，主于心藏。然始于先天之腎中，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不瘖舌轉，是先天之根氣不傷，故爲可治。偏枯而至三十日起者，言其愈之速也。

其從者瘖，三歲起。

從，順也。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陰陽血氣歸順。而瘖者，至三歲之久而後能復也。米積日不瘖舌轉，先天之氣在也。其從者瘖，後天之氣逆也。

年不滿二十者，三歲

玉師曰。搏者陰陽相搏。血衄身熱者。血氣皆脫。故死。懸鉤浮脈乃血衄之常脈。故不死。不死者只有衄之衄也。

如字接上文而言。

死。年不滿二十者。藏府正盛。血氣方殷。而反有此衰敗之證。此及三年。五藏精神之氣漸次消散而死矣。兆璜曰。如外感風邪者。值此必[illegible]二年。○脈至而更易愈矣。此因于內損。故名曰[illegible]。

搏。血衄身熱者死。脈來懸鉤浮為常脈。[illegible]出于[illegible]搏擊而血衄者。經熱盛而迫血妄行。血脫。故身熱。血衄脈來懸鉤者。心之脈也。浮者。肺之脈也。心主血脈。肺主皮膚而開竅在鼻。心脈來盛。上乘于肺而致衄者。此血衄之常脈也。夫因外感風寒。表陽盛而迫于經絡之衄者自愈。若心脈盛而迫于皮膚之血。以致衄者。為常脈。此表裏陰陽外內出入。而皆為衄病之常。若藏氣不守。經血沸騰。脈至而搏擊應手者。此熱盛而血流妄行。一絲不續則穹壤判矣。○脈至如

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如喘者。脈來滑急也。此痰水上壅。故脈來急滑。名曰暴厥。暴厥者。一時昏厥而不能與人言。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

對頭言從
現死脈期
以九十日
而死若與
督之不備
時間矣後
之文脉亦
張是也

四日自巳。夫有形之邪上乘。則脈至如喘。無形之氣上逆。則脈至數疾。邪薄心下。故發驚也。蓋心不受邪。至三四日。邪自下而驚厭之病自巳。非比外淫卒厥之難愈也。○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此論藏府經俞之氣不足。而各有死期也。浮合者。如浮波之合。來去之無根也。浮合如數。而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之不足也。微見此脈。至九日十日之交而死。蓋九者陽之終。十者陰之盡。此三陰三陽。十二經脈之氣終也。予與同夫五藏相通。移皆有火。藏府之氣。各傳與之。如五藏有病。而逆傳其所勝者死。如順傳其所生。而受所與之氣不足者亦死。故曰氣予之不足也。又五藏各以其時而至于手太陰者。藏氣傳與之俞。俞氣傳與之經脈。脈與之絡。絡與之肌。此經脈之氣受五藏所與之氣不足。故脈至如此虛數之極也。兆璜曰。絡與之肌。肌絡之氣外內相通。故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

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奪也，草乾而死。如火薪然者，心氣不兼。虛炎之極也。精者五藏主藏精。謂所與之氣。精氣也。日奪日虛日不足，是謂奪其所與之精氣。以致虛而不足也。草乾冬令之時。當遇勝尅之氣而死。所謂脈至者。槩左右三部而言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散葉。飄零虛散之象。肝木之氣虛。故當至秋令之時而死。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脈塞而鼓。謂脈始來充塞于指下。旋即鼓動而去者。如省問之客。方及門而即去也。懸。隔也。懸去棗華者。謂相隔于棗華之時而死也。男兇貴日。藏府之氣。升令五行之生尅。而草木之榮枯。止以四時之氣候之。火土之氣。皆主于夏。故曰懸去棗華者。謂相去棗華之初夏。而死于土令之長夏也。應咎曰。脈始于腎。故腎氣虛而脈至如省客。脈至如丸泥

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而死。丸泥者。如泥丸而不滑也。胃爲陽土。位居中央。其性柔。其體圓。故曰脈弱以滑。是有胃氣。蓋往來流利如珠曰滑。如丸泥者。無滑動之象。胃將死敗之徵也。榆莢至春而落。木令之時也。藏府之氣。生于胃府水穀之精。故曰精予不足。

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膽屬甲子。主一陽初生之氣。膽氣升。十一藏府之氣皆升。如橫格者。有如橫拒而不得上下。是膽氣虛而不能升也。靈樞經曰。其膽乃橫。是膽氣橫而脈亦見其橫格也。禾熟秋深之時也。兆璜曰。人生于寅。天三生木。故在人藏府陰陽之生死。應四時草木之榮枯。

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弦縷者。精血虛而如縷之細也。胞精。胞絡之精氣也。胞絡者。繫于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善言者。胞氣泄也。[illegible]兆而[illegible]霜。九月之候也。九月萬物盡衰。則氣去陽而之陰。應收藏之氣

而反泄于外。故死。胞主藏精血。故曰精予不足。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旁至也。微見三十日死。此承上文而言衝任之脈絕也。衝任起于胞中。循腹上行。爲經血之海。胞精不足。衝任將絕矣。交。交紋也。如紋漆者。左右旁流。無中通一貫之象。是循中而上之衝任絕矣。精血爲陰。故至三十日而死。三十日者。月之終也。兆璜曰。衝任爲經脈之原。故亦曰微見。吳氏曰。微見始見也。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英而死。至如涌泉。來盛而不返也。浮鼓肌中。無根外脫之象也。太陽者。巨陽也。爲諸陽主氣而生于膀胱之水中。是以標陽而本寒。夫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少氣味者。太陽之標本皆虛也。蓋言太陽之氣不足。而水府未虛。陽生于陰。尚有根而可復。如標本皆少。不免于死亡矣。韭乃肝之菜。至春而英。韭英之時。更疏泄其本氣。則死矣。兆璜曰。太陽爲諸陽主氣。故六氣之中。獨舉太陽。衝任爲經血

之海。皆起于胞中。故六府之中。特提胞脈。膀胱者胞之室也。脈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足也。五色先見黑。白壘發死。頹土傾頹之頹土也。脾主肌肉。如頹土而按之不得者。無來去上下之象。是肌氣受所予之不足也。土位中央而分王于四季。當五色具見。而先王黃。若五色之中。而先見黑。是土敗而水氣乘之矣。馬氏曰壘作藟。葛之屬也。葛色白而發于春。白藟發時。木氣旺而頹土之氣絕矣。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懸雍者。如懸雍也。揣。度也。先輕浮而度之。再重按而切之。其本益大。有如雍之懸于上而本大也。藏府十二俞氣之不足也。夫經俞之氣。皆由環轉。俞予之不足。是以脈雍滯而有如雍之象也。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雍滯之脈。再爲凝泣。絕無生動之機矣。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

張應略曰：為精氣之傳乎，故邪亦從而傳之。因受藏五藏之精，故寒熱亦并于腎。

之堅大急，五藏菀熟，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菀音鬱。○偃，仰也。脈如仰起之刀，口利鋭而背堅厚，是以浮之小急，而按之堅大也。夫五藏相通，精氣各循序而傳于之。腎為水藏，又獨受五藏之精而藏之，是以傳與之外，而又有邪氣獨并于腎之為病也。有如此之脈病者，其人當至立春而死。靈樞經曰：腎是動病，咳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其人不得坐者，腎氣傷也。冬令閉藏，以奉春生之氣，腎氣已傷，所至春而泄之，腎氣絕矣。○張兆璜曰：菀熱，久傳之氣。寒熱，所積之邪。鬱久則熱，亦化熱，故曰菀熱。按此與病能之義，大略相同。病能篇論五藏之邪氣，循序相傳，此論五藏之寒熱，獨并于腎。蓋精氣之有傳有并，而邪亦隨之。此論氣予不足中，突提邪并一節，經義微妙，學者大宜體會。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棗葉生而死。直值

同。如丸滑而不直手者，圓活流利，似于無形，故按之不可得也。大腸為肺之府，而屬庚金，其脈宜更肩輕浮，氣予不足，故脈至若乩，素禁生于夏，火旺則金鑠矣。

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予不足也，季秋而死。

脈至如華者，如華之輕微也。小腸為心之府，而屬丙火，其脈當來盛，反如華者，氣予不足也。府氣不足，則藏氣亦虛，神虛，則悲懼自失，神志不寧，故坐臥不安也。小腸之脈入耳中，屬聽宮，常有所聽者，如耳作蟬鳴，或如鐘磬聲，皆虛證也。遇金水生旺之時而死，下經曰，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定五度之事，如此乃足以診。夫五中之情，決奇恒之病也。五度之事，度奇恒之脈也。本篇先論奇恒之病，後論奇恒之脈，與經常之脈證，大不相同，故曰大奇，論兆瀆曰大奇脈解二篇，皆無君臣問答之辭，而曰論，曰解者，乃伯承上章解論奇恒之脈病也。

# 脈解篇第四十九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

也。此篇論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蓋以三陰三陽之氣各主六十日為首。六六三百六十日以終一歲之周。陰陽六氣。各有盛衰。而能為經脈作病。故名之曰脈解篇。然此篇之論。與諸經之論陰陽。各不相同。乃解奇病之脈也。太陽為諸陽主氣。生于膀胱水中。故以太陽之氣為歲首。正月陽氣雖出于上。而陰寒之氣尚盛。陽氣未得次序而出。故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因太陽之氣。尚為陰氣所鬱。故腫腰脽痛也。此論陽氣之微也。○兆璜問曰。奇恒之勢六十首。已釋于診要篇中。但藏府陰陽之氣。與此篇各有異同。請明示其旨。曰診要篇中。論五藏之氣。各主六十日為首而取刺諸俞。各有淺深之法。所謂度藏度俞也。此篇

論二陰三陽之氣，分主一歲，各有盛衰。而能為經脈作病。所謂度陰陽氣，度人脈也。陰陽之道，有名無形，數之可十可百。推之可萬可千。明乎陰陽常變之理。然後可與言醫。病偏虛為跛者，正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為跛也。此言太陽之氣，生于冬令水中，寒水之氣有所不足，以致太陽之氣亦虛，而為偏枯跛足也。夫正月陽氣解凍，從地氣而上出，則陽氣當自次而盛矣。言有所謂偏虛而為跛者，又從冬令寒水之氣，頗有不足，以致所生之陽氣，偏虛而為經脈作病。上節論陽氣微而為背所遏抑，此論根氣不足而所生之氣亦虛，以下論陽氣之漸盛。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強上引背者，頭項強而引于背也。太陽之脈，上額交巔，從巔別下項，挾脊抵腰中。陽氣大上而爭擾于上，故使其強上也。所謂耳鳴者陽氣

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此言陽氣之更盛也。春三月所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地萬物之氣。皆盛上而躍。人之陽氣。亦盛于上。是以經脈上壅而耳鳴也。所謂甚則狂巔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狂巔疾也。此言陽氣之盛極于上也。所謂狂巔疾者。乃陽氣盡甚于上。而陰氣從之于下。不得與陽氣相和。下虛上實。故使狂巔疾也。本經曰。陽盛則狂。又曰。氣上不下。頭痛巔疾。以上論陽氣之從下而上。自微而盛。由盛而極。太過不及。與時消息。而皆能為病。所謂浮為聾者。皆在氣也。此申明經氣之有別也。如陽氣盛上。而所謂耳鳴者。因氣而病經也。若所謂浮為聾者。皆在氣也。按此篇名曰脈解。而篇中止論三陰三陽之氣。並不言及經脈。蓋解釋經脈之氣。三陰三陽之氣也。經脈之病。三陰三陽之氣所致也。故曰所謂。曰者。言所謂有如是之病者。乃陰陽氣之盛衰。而證見于有形也。若

也自相關合之辭以辟釋首相之脈故日厥解

所謂浮爲聾者。皆在氣而不涉于經也。兆璜曰。曰所謂曰者者。釋脈解篇之解字而言也。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故爲瘖也。此言陽盛于外。而後歸于陰也。陰陽離合論曰。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是陽氣離陰而出于地。盛極于外。當復歸而與陰相合。所謂入中爲瘖者。陽盛已衰。入中之氣不足。則陰虛而爲瘖矣。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內奪者。謂陽盛于外。內奪其所藏之氣。則腎虛矣。俳當作痱。痱之爲病。四支不收。蓋不能言而兼之四支不收。此腎虛厥逆之所致也。兆璜曰。陽受氣于四末。陽盛已衰。故四支不收。腎氣不足。則爲瘖也。少陰不至者厥也。少陰之氣。腎所主也。承上文而言腎虛以致少陰之氣不至者。則手足厥冷也。兆璜曰。少陰之氣。陰中之生氣也。陽盛已衰。則腎虛。腎虛。則少陰之氣不至矣。○少陽所謂心脇痛者。言少陽盛也。盛

少陽之上，相火主之，心主語為相火，代君行令。

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脇痛也。按少陽之氣，當主七月八月為首。九月水陰之發王，氣。少陽為君火之相，故主九月而為心之表，其氣更盛者也。然此時天之陽氣盡歸于下，而陰氣正盛，君相之火，為時所遏，故心脇痛也。兆璜曰：少陰主心脈，少陽主脇痛。診要經終篇曰：九月人氣在心。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九月之時，萬物之氣俱收藏于陰。物藏則不動矣。是以少陽之氣，亦不能相轉，故不可反側也。上節論少陽正盛之氣，為時氣所遏。此言少陽之氣隨萬物收藏，而不能轉運其樞。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謂躍。此言少陽之氣正虛，不肯隨時而藏于陰也。夫九月少陽為心之表，其氣正虛。然此時萬物草木盡

皆衰蒼則人之氣亦當去陽而之陰矣。但少陽之氣正盛。陽氣入之于下而仍欲上長。故病多跳躍也。夫天人之陰陽升降。隨四時寒暑往來。此氣獨與天地萬物之氣相作。故謂之首。兆璜曰。所謂六十首者。三陰三陽之氣。各以六十日爲首。自微而盛。盛而極。極而衰。非僅主六十日也。故少陽之氣至九月而正盛。

○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陽明乃盛陽之氣。故主五月爲首。五月陽盛而一陰始生。故爲盛陽之陰。陽盛之氣。爲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于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也。五月陽氣始衰而下。一陰始生而上。陰與陽交爭。以致經脈不和。而爲脛腫不收也。所謂上喘而爲水

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于藏府間，故為水也。下而復上者，謂冬至一陽初生，陰氣下降，至五月而陰氣復上也。邪，水邪也。謂陰氣下歸于水藏，至陰氣從上而漸盛，則水邪隨氣而上升。上客于藏府之間，故當而為水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胸痛少氣也。水火者，陰陽之兆徵也。在天呈象，在地成形，故曰水者陰氣也。上節論有形之水邪，上客而為當，此論無形之水氣，上乘而為胸痛少氣。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也。所謂甚者，謂陽氣下之甚，陰氣上之甚也。甚則陰陽相薄，水火相惡，而陽明之氣厥矣。陽明氣厥，則陽明之脈病矣。陽明脈病，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

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此言陽氣盡歸于下。陰氣獨盛于上。故欲獨閉戶牖而居。夫陽明之氣。至五月爲首。五月之時。陰氣始上。陽氣始下。至于甚時。則當秋分之候矣。甚至陽盡陰盛。又當冬極之時矣。是陽明之氣。但以五月爲首。而非獨主于五月六月也。六氣皆然。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于陽。故使之棄衣而走也。此申明陰陽之氣。有上下而復有表裏也。陰陽復爭者。謂陰陽之氣。上下相薄。而復交爭于外內也。陰陽之氣。外并于陽。則陽盛而爲病矣。陽盛。故使之乘高而歌。棄衣而走也。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腫者。陽明并于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腫也。此承上章而復申明陰陽之氣。上下升降。內外出入。行于

脈外之氣分也。氣分者，皮膚肌脈之間。上謂皮膚之上也。夫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足太陰之脈亦見于皮膚之上而無所隱。是以陽明之氣并于上，則逆于陽明之孫絡，與太陰之經脈也。逆于陽明之孫絡，則頭痛鼻鼽。逆于太陰之經脈，則腹腫也。○太陰所謂病脹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于中，故曰病脹。太陰爲陰中之至陰，故主陰盡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萬物之氣皆藏于中，故主病脹。脹，謂腹脹也。兆璜曰：十一月律起黃鍾，爲一歲之首。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故以太陰示于也。所謂上走心爲噫者，陰盛而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也。陽明者，太陰之表也。太陰爲陰中之至陰，陰極則復，故上走于陽明。陽明絡屬心，故上走心爲噫。噫者，嗳氣也。靈樞經云：脾是動病，腹脹善噫。口問篇曰：氣出于胃則爲噫。五氣論曰：心爲噫。是太陰之氣從陽明而上出于

心。則為噫也。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于中。則盛滿而上溢。故嘔也。經云。足太陰獨受其濁。太陰之清氣。上出則為噫。陰之濁氣。上溢則為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得後青。尋後便也。氣者。轉失氣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至十二月陽氣且出。陰氣從下而衰。所謂藏中之氣。得以下行故快然如衰也。夫土位中央。上走心為噫者。厥逆從上散者。得後與氣者。厥逆從下散也。夫奇恒之陰陽各以六十日為首。而始于太陰。故論太陰之氣曰十一月十二月。則陰氣可知。先哲曰。太陽為諸陽主氣。太陰乃陰中之至陰。以正月起太陽。十二月終太陰。用周一歲之氣。○少陰所謂腰痛者。少陰者腎也。十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也。少陰之氣

主九月十月爲首。十月寒水用事。故主于足少陰腎
少陰之上。君火主之。故九月主手少陰心。然陰陽六
氣。止合六經。皆從下而生。故不及于手。惟少陰主水
火陰陽之氣。有標本寒熱之化。故九月主手少陰。而
十月主足少陰也。其餘藏府陰陽。止論足而不論手
張兆璜曰。九月雖屬心火主氣。然止論足少陽之表
氣正盛。其義微矣。張應略曰。身半以下。地氣主之。陰
陽之氣。皆從地而出。故厥論曰。陽氣起于足五指之
表。陰氣起于足五指之裏。本輸篇曰。六府皆出足之
三陽。上合于手者也。是以六氣止合足六經。而不及
于手。所謂嘔欬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
浮。無所依從。故嘔欬上氣喘也。此言上下陰陽之氣不相交合而爲病也
少陰寒水在下。君火之氣在上。上下水火不交。則諸
陽之氣上浮。而無所依從矣。是以陽熱上逆。而爲喘
欬氣喘
之病。○所謂色色不能久立久坐起則目䀮䀮無

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目䀮䀮無所見也此節論少陽主七八月爲首爾上章論少陽爲心之表其氣正盛在九月故不復提少陽二字七月之交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陰陽不定而未有所主是以色色不能而亦未有定也秋氣始至則陽氣始下而未盛于內陰氣正出而陰氣內虛則陰陽之氣奪于內矣陰陽內奪故目䀮䀮無所見也高士宗曰色色猶種種也色色不能猶言種種不能自如也久立久坐而起則目䀮䀮無所見非絕然不能之謂然○男兆璜問曰少陽主一陽初生之氣奚復始于秋曰少陽主初生之氣者乃三陽之次序也以七月爲首者論陰陽之化運也是以少陽主甲子而復主于寅申在初生之氣其運風鼓其化鳴紊啓坼在相火主氣其運暑其化暄囂鬱燠氣化在申其運涼其化霧露清切陰陽之道有常有變此論陰陽之變易者也所謂

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煎厥。爲樞經曰少陽主氣秋時陽氣下降。而不治于外。則少陽之氣。亦不得出故少氣也。厥陰肝氣。與少陽膽木相合。少陽之氣不得出。則肝氣當治而亦未得矣。肝氣內鬱。故善怒。煎厥者。焦煩顛倒也。按陰陽繫日月論曰。戌者九月。主左足之厥陰。故至七八月少陽王氣。而厥陰肝氣。將當治矣。○男兆璜曰。因首不言少陽。故特提出肝字。

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有畢去。陰氣少。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也。秋時陽氣雖入。而陰氣尚少。故萬物雖衰。而未盡去。陰氣少。則陰氣正出矣。陽氣入。則與所出之陰相薄矣。陰陽相薄。則少陽厥陰之氣皆傷。肝氣虛則恐。膽病者。心下澹澹。如人將捕之。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惡聞食

標非獨言
陽明之一精
氣厥逆云
病篇未論
脾不家氣
胃行其津
液

臭也。秋深之時。陽盡而陰盛。是以胃無氣而惡聞食臭也。論少陽而提胃氣者。言奇恒所主之四時亦皆以胃氣爲本也。所謂面黑如地色者。秋氣內奪。故變于血也。秋時陰氣正出。則內奪其所藏之陰。陰氣上乘。故面黑如地色也。所謂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盛于上而脈滿。滿則欬。故血見于鼻也。陽氣未盛于上者。言至九月而少陽始盛也。夫血隨氣行。氣未盛而脈先滿。則血留而上逆矣。兆璜曰。少陽主氣。心主血脈。少陽爲心之表。故脈滿當于陽氣盛時。○厥陰所謂癩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爲癩疝少腹腫也。厥陰木火主氣。故主于三月四月之交。三月陽盛之時。而厥陰主氣。故爲陽中之陰。邪謂陰氣也。厥陰之氣在內。而不得盡出。故爲癩疝腹腫也。○張兆璜曰。有因

陽氣正出而爲時氣所遏抑者有因時氣正盛而又當陰氣所主者當知奇恒之陰陽與四時相逆而爲病

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三月陽氣振發萬物榮華草木繁茂枝葉下垂。一惟俯而不仰人爲萬物之靈是以腰脊痛而亦不可以俯仰也

所謂癲癃疝膚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脹不通故曰癲癃疝也陰亦盛者。厥陰之氣亦盛于外也。至盛而脈脹不通故癲癃而膚脹也。癲癃疝者陰器脹而不得小便也按此篇係伯承上章解釋奇病之脈氣乃自相問答之辭。故末節添一日字以申明自相問答之意男非黄日日所謂日者者是設爲之問辭下文是答辭故增一日字以別之

日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故嗌乾也所謂甚者謂陽氣甚盛也厥陰之氣與甚陽相薄則陰亦爲熱矣熱甚故嗌乾而熱

中也。夫人之藏府陰陽與天地四時之氣交錯往來，交相順序錯奇恒之勢，各以六十日爲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氣相逆而爲病。故聖人持陰之道，先後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先陰陰陽之序，後於陰陽之奇，審于終[illegible]通于[illegible]變。

陰道乃具

方可攢行